

儀禮正義

冊三

儀禮正義九

南菁書院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

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有志於中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上文命張侯倚旌疏

云同是西階前至此未有他事當亦西階前命之也盛氏世佐云下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正謂此也張氏云西階前命之非敖氏繼公

云使之執旌于侯中以示射者若謂中侯則舉此而言獲然郝氏敬云旌先倚侯三耦將射乃命獲者執旌北向背侯立侯司馬命也

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侯

侯待也今文侯為立

疏正義曰注云侯待也者賈疏云待司馬命去侯云今文侯

為立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大射儀云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鄉射禮三耦侯于堂西南面東上鄭以彼此互決故皆從

古文胡氏肇斯云今文侯為立蓋侯之壞字此經當今文作侯古文作侯說文侯大也从人矣聲侯待也从立矣聲古文多假借故作

侯今文用本字故作侯說文於禮經多用今文云侯待也蓋本今文也此經及大射儀三耦侯于次北今文侯作立皆即侯之脫壞也大

射儀皆適次而侯今文侯作待字雖異而義同知此亦不為立字也經典侯字少見唯爾雅釋詁云侯待也左傳哀元年日可侯也用侯

字爾雅釋文云侯又作侯詩齊風侯我于著乎而漢書地理志引作侯是侯侯古相通用也後世不知侯之本訓為大而以待義當之則

侯失其本義而反以侯為侯之古字故漢書侯待之字多作侯而師古於賈誼終軍彭宣司馬遷等傳皆云侯古侯字釋玄應衆經音義

亦云侯古文侯侯祀三形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還左還也幾不知侯侯之為二字矣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當謂上下射之閒張氏爾岐云三耦在司射之西南東面今欲西面命射故知左還蔡氏德晉云還左轉而西

向也時三耦猶在西階下西南與司射俱東面立司射還向上耦二人使之升堂而射也褚氏寅亮云經明云當上耦作上耦射敖氏云

當上下射之閒與經違矣作之必正對之而後作獨作上耦則下耦亦隨之而並行矣下經司射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獵

獲亦專命上射亦正對上射而下射自喻若在上司射反位上耦揖下射之閒則宜云階閒而何以云西階之東邪

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

等中猶**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在左以其當就上物也上射差閒也**疏**尊故先升中等空一等也同階升者前後相當宜空一等

以相遠為敬與異階升者之義不同其降亦然則凡升階者必於其中央與吳氏廷華云揖進時東行以北為左當階轉北以西中等

者上揖已升三等下射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併東行乃升一等中空一等也

疏正義曰云少左者賈疏云辟下射升階也敖氏繼公云為下射升堂則皆在右也吳氏廷華云北面以西為左東行以北為左升階

少左蓋略向西讓下射升位也既升並行則轉而東行也張氏惠言云上下射並行中閒相去如兩物容弓升階相隨行及上堂而後左

右併階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當物上射當右物下射當左物履物還視侯中皆倣誘射之儀敖氏繼公云云不云不方足省文耳合足左右並

立於橫畫即上所謂正足也吳氏廷華云當物時上下射尚東向上射先當左物乃俱轉身北面揖畢乃北行及物並揖以左足履物尚

北向也既履物乃轉身西向即南面向侯所謂還也還即視侯中乃并足正立侯者侯司馬司射兩命然後射也此當與誘射參看又大射言執弓右挾之此無文可知盛氏世在云合足猶正足也謂俯察其足之縱橫必合於所畫之物胡氏肇晰云左足履物右足還不及方足也至視侯中乃合足而侯合足而侯即併足而立也上文所謂方足也盛氏謂合於所畫之物解合字義迂曲賈疏云侯侯司馬命去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不決遂因**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惟司射之南也云執弓是亦不挾也不決遂不挾弓變於大射也云袒執弓則固不決遂矣乃先言之者嫌執弓者袒必決遂也經文亦或言袒以包二者故以此明之褚氏寅亮云注云因不射不備蓋此經之不挾矢而并不決遂與大射之雖決遂而仍不挾矢者俱以不射故也其不挾矢與大射同而不決遂與大射異者變於君禮也方氏苞云教射而會鄉民儀可略不與射則不決遂執弓而不挾可矣大射則擇士以祭君親臨之故不射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而決遂執弓而右挾禮宜嚴也

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閒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鉤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簫

弓末也大射曰左**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去離也命去侯者令辟射執附揚猶舉也且當獲也郝氏敬云時獲者南負侯所居之在

西故西南面命之注云鉤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者賈疏云于西楹西而北東行過由上射之後也云簫弓末也大射儀曰左執附

揚猶舉也者敖氏云右執簫為欲揚弓也至是乃云執簫則初執弓之時左執附右執弦矣南揚弓以弓之上端南向而舉之也必南之

者為獲者在侯故也吳氏廷華云去侯以將射也司馬不徑從堂西至階下升階乃從堂西南行出司射之西南然後轉東至當階乃轉

北行升階既升又不徑從階上東行乃從西楹西而北始轉東由上射之後立于其後俱與司射示威儀之義同上射在西下射在東司馬從西來故止由上射後立于其中也獲者在侯中面南面者令去侯至乏乏在西也在物閱易隱故揚弓示之南揚者獲者在南也方氏苞云命去侯則揚弓揮之使行故高舉以為招也命取矢則揖弓俯拾于地故下指以示意也胡氏肇晰云禮記曲禮云凡遺人弓

者右手執簫注簫弭須也釋名云弓其末曰簫言簫梢也是簫為弓末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

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疏**正義曰賈疏云

發矢當坐故下云獲者坐而獲也注云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已鄉射威儀省者賈疏云大射云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

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是其威儀多此不者威儀省故也敖氏繼公云此去侯亦宜趨直西乃折北而就乏東面偃旌是旌亦東首矣胡氏

肇晰云蔡氏德晉以執旌許為句諾字屬下讀蓋以大射之諾以宮又諾以商也然考鄉射大射二篇如賓許諾大史許諾皆以二字連

讀蓋諾者應之聲僅云執旌許則文義不了當以舊讀為是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

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圍下射者明為二人命去

侯疏正義曰襲敖氏繼公云復衣也此襲對袒而言上衣雖袒猶為襲也玉藻曰尸襲執玉龜襲非是則皆褻矣凌氏釋例云凡有

事于射則袒無事于射則襲鄉射禮司射請射三耦將射三耦拾取矢眾賓將射賓主人大夫將射賓主人拾取矢大夫就其耦兼取矢

皆袒決遂司馬命獲者去侯命取矢司射命飲不勝者皆袒執弓大射儀司射請射三耦射司馬正命獲者去侯命取矢三耦拾取矢君

與賓射諸公卿將射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拾取矢皆袒也遂
再射司馬命取矢司射命斂不勝者皆袒執弓是有事於射則袒也
鄉射司馬命去侯訖命取矢加楅馵賓主人大夫卒射斂畢賓主人
大夫拾取矢訖射畢司射退射器皆襲大射司馬正命去侯訖命取
矢加楅馵三耦卒射君諸公卿卒射衆耦拾取矢訖斂畢射畢司射
退射器皆襲是無事於射則襲也鄉射司馬獻獲者大射司馬正獻
服不皆襲鄉射大射司射獻釋獲者亦襲此皆飲酒之禮無事於射
者也司馬乘矢襲司射數獲襲者皆既射以後之事也斂罰爵勝者
皆袒決遂示能射也不勝者皆襲說決拾示不能射也鄉射三射司
射請以樂射則襲大射不云襲文不具也與前初射再射請射袒決
遂不同者禮射異於能中故袒襲不相因而相變也反位立於司射
之南者敖氏云反謂復其故道也司射之南皆指其虛位言也是時
司射不在此反位而著其在司射之南則前此猶在解南之位也方
有此位而言反以向者由是而往故也褚氏寅亮云經先言出於下
射之南則是由物闕而出從下射南向東行也繼云還其後則是過
下物折向北又折向西而還下射之後也疏似倒釋經文且失注中
圍下射之義又襲復衣也對袒而言故謂之襲與聘禮之襲有別司
射之南之位司馬至此時乃改解南之位而位於是焉不曰復初位
而曰反位者位雖其位於此始立焉爾盛氏世佐云云反位則其在
此位也不自此始矣方其爲司正也位在解南及爲司馬則位在司
射之南反爲司正復就解南之位蓋解南之位當階闕中庭故射則
遷之也必於司射之南從其類也不於其爲司馬時著之者以司馬
之位取節於司射彼時未見司射位故至此始言之也敖云前此猶
在解南之位非注云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者敖氏云圍下
射而降者往來交變以爲儀也盛氏世佐云圍下射者威儀之法宜
爾也下文司射命取矢之時上下射皆不在亦圍左物而降則可見

矣鄭解似迂當以敖說為正方氏苞云司馬升降皆紆道而由司射之南何也升降經由堂東西者惟賓主人大夫不敢上擬又司馬位在司射之南三耦衆賓卒射而降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故司馬先為之儀又云司馬命去侯升由上射之後立于物闕故降還下射之後以適堂西與再射命去侯升自右物之後降還左物之後同理當如此別無深意注推說似迂遠 司射進與

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

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

射獲謂矢中人獵矢從傍

疏

正義曰相左者賈疏云相左之時在西階之西

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各以左相近故云相左也敖氏繼公云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著其進之節也相左著其行之方

也司馬南行司射北行而相過故謂之交司馬在西司射在東故謂之相左蓋南行者以東為左北行者以西為左也盛氏世佐云凡升

堂者皆自其位東行當階前乃直北至階反位亦如之上經云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是其徵矣若然則相左之說當如敖解疏誤也

江氏筠云仍是司馬由東而南行司射由西而北行蓋司射由其位進行至堂塗則折而北及行至近階始折而東耳由堂下西階之東

者敖氏云由堂下者自堂下而少東行也西階之東當上物之南也其於堂中為少西故取節于西階也惟命上射者以其先發而下射

從之且下射共聞之矣故不復戒戒其射獲獵獲而不及其他者獲近于侯舉近以見其遠也揖以揖受其戒○注獵矢從傍校勘記云

陸氏曰傍或作旁案敖氏作旁 云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傍者賈疏云人謂獲者郝氏敬云司射不升堂由西階東北向上射命曰

射無計獲善射者正己無爭勝之心則發必中度獵猶爭也不由拾發獵次爭勝射者所戒蓋初射誘習不釋算計獲故以此曉之盛氏

世佐云無射獲戒其傷人也無獵獲戒其驚人也郝說非胡氏肇所云射獲獵獲皆射不中度之最甚者故舉以為戒射主于中不得戒其無計獲且射無計獲亦不得云無射獲也獵之言捷也文選景福殿賦獵捷相加注獵捷相接之貌矢從人傍而過是與人相接之兒皆恐其傷人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后也故戒之

也當疏正義曰敖氏繼公公云弓字衍文挾矢則挾弓可知不必言也從后疏大射儀無弓字既發而挾矢是射時乃傳矢也此亦可以見

其節矣云拾發者亦見下射既發挾矢而後上射射也古之射者其序整齊而不紊其儀從容而不迫大抵類此張氏爾岐云上射發第

一矢復挾二矢下射乃發矢如是更發以至四矢畢盛氏世佐云弓字非衍也謂上射既發第一矢復于帶閒取第二矢傳于弓而挾之

也大射儀無弓字省文耳蔡氏德晉云上射先發一矢俟再挾矢于弓而後下射發拾更迭也下射既發再挾矢于弓而後上射又發各

行四矢也○校勘記云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而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徐本如是與單疏標目合要義節錄注云古文后作後

非通解與今本同案依疏當作孝經說說然而后曰各本少一說字云后後也當從后者案此注缺脫當從徐本賈疏云引孝經說者取

孝經緯援神契文臧氏琳云案說文先後字作後君后字作后儀禮古文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借字胡氏承珙云案經

傳多借后為後鄭非不知后為後之假借聘禮記君還而后退注云而后猶然後也此注必云當從后者正以古文多假借當本作后孝

經亦古文故引以為證又大射儀而后下射射彼今古文蓋皆作后故以此古文作后者為非謂是傳古文者之誤古文當本作后不作

後也胡氏肇所云此說是也鄭君於禮經多從古文許君於禮經多從今文古文多用假借字今文多用本字此經古文作後故鄭君辨

之謂古文當作后不作後也云后者後也非以後釋后謂后即後之假借耳亦以通古今字之異也古人訓詁多有此例如毛詩汝墳怒如調飢傳云調朝也非以朝訓調謂調即朝之假借耳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朝飢最難忍是毛詩作調用假借字韓詩作朝用本字也又采繫于沼于汜傳云于於于於二字經典多通用而有古今文之別故經文多用于傳注多用於於以於釋于所以通古今字異也舉此而此注之從后不從後獲者坐而獲武師田之類是以中為獲也以後釋后之故可推矣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獲者於射時則坐以俟其中也中乃獲之必坐而獲者旌在地須坐乃舉之以獲也且示有所變○注則大言

獲敖氏集說載鄭注作坐言獲講武田之類集說田上有師字案校勘記不載各本有如此者敖以意增改耳舉旌以宮偃

旌以商宮為君商為臣**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此一中而兩言獲也聲和律呂相生蔡氏德晉云舉旌之聲高為宮偃旌之聲

下為商蓋一唱而聲再變也獲而未釋獲但大言獲未釋其算**疏**正義曰注大言獲敖氏集

公云是時未立釋獲者則未釋獲可知張氏爾岐云釋算所以識中之多寡注上下文皆言大言獲賈疏乃以宮為大言獲商為小言獲

是一矢而再言獲恐未是或一聲漸殺各有所合與盛氏世佐云大射儀云去三侯皆許諾以宮及乏南又諾以商此獲者受去侯命之

聲也亦宮商為二聲非一聲而漸殺注兩言大言獲者據第一聲而言也張氏以此非疏誤章氏協夢云上獲唱獲也下獲獲之算也未

釋獲者三耦之射不主於中也蔡氏德晉云初射雖有中否而不計勝負但唱獲而不釋算故曰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

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不挾亦右執**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不挾者變於大射吳氏廷華云卒射承上

將乘矢但每發必唱獲故夾敘之如升射者前揖處皆當揖也

上行上射于左降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堂上並行下射在左今降階

射先降少左下射降乃並行而上射於左也上射必於左者進時上射在左退亦宜然堂上各發於其物不可得而變降時有先後故因

既降而為之此將適堂西也上射乃不於右便其反位者以有釋弓等事而未即反故也吳氏廷華云卿大夫階五等降三等即是有釋弓

與大射又不同又云從之隨上射後降階也中等並行者既降乃並也上下射離物南行轉西當階轉南時上射在西南下射在東南以西

為右少右隨上射後降階也既降中等下射乃前至上射之西並行上射在左褚氏寅亮云當發位並行向西階時上射南下射北上射

已於左矣不待降階時始易位經於階下著之者明仍在左也張氏爾岐云並行既降階而並行盛氏世佐云上經云上射升堂少左此

云下射稍右從之互文也凡獨升者中階而升也共升則差尊者左左差卑者在右雖閒一等如其並行之節也並行上射于左兼在堂

上堂下言也張云既降階而並行敖云堂上並行下射在左皆非胡氏肇昕云上經云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此既升堂而

並行也此經云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乃既降階而並行也張說不誤盛氏駁之非是與升射者

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進退者交則相揖以其事同也張氏爾岐云相左者降者由西升者

由東也蔡氏德晉云相左交者初耦自堂上降次耦自堂下升交遇乃于西階前南下就西以東為左北升趨東以西為左也凌氏釋例

云凡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揖鄉射禮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

儀禮正義九 五 中華書局聚

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
 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再射三射皆如初此
 鄉射之射後二揖也大射儀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
 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
 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再
 射諸公卿卒射降加三耦三射如初此大射之射後二揖也大射卒
 射北面揖不同鄉射南面揖者君在堂上故也司射誘射卒射北面
 揖注不南面者為不背鄉考下文諸公卿大夫卒射亦揖如三耦此
 時鄉已降矣則非為鄉可知敖氏繼公云北面揖者為下射與君同
 物不可南面揖于楹閒嫌也鄉射賓主人卒射南面揖皆由其階階
 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及位升及階揖升
 堂揖皆就席賓主人分階故多階上一揖既降復升就席故又有及
 階升堂二揖也又大夫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階階耦少退皆釋弓
 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大夫降無與升射者交于階
 前之揖者大夫既降復升就席然後繼射者始升也鄉射司射誘射
 卒射南面揖揖如升射降此無升射故無交于階前之揖也大射司
 射誘射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卒射揖後復有降階揖
 者大射諸侯禮威儀多也誘射無耦而亦揖者教眾射者以行禮之
 節也

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
 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

射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疏正義曰升堂北面校勘記云北字誤在司射
 射刑器即尊者之側疏正義曰升堂北面校勘記云北字誤在司射
 射刑器即尊者之側疏正義曰升堂北面校勘記云北字誤在司射

射刑器即尊者之側疏正義曰升堂北面校勘記云北字誤在司射
 射刑器即尊者之側疏正義曰升堂北面校勘記云北字誤在司射
 射刑器即尊者之側疏正義曰升堂北面校勘記云北字誤在司射

用時也侯侯司射命也三當作二字之誤也二耦謂次耦下耦也下耦與此異者無與升揖者相左相揖之事耳胡氏肇昕云下三耦拾取矢節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敖氏亦云三當作二考大射三耦卒射亦如之作三二耦拾取矢亦如之作二細繹經文當以作二耦爲是蓋三與二字畫相似又涉下三耦卒射而誤耳蔡氏本義本之徑改經文爲二耦注云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卽尊者之側者敖氏云扑刑器也將告尊者必去之敬也士賓揖以揖之射禮賓主之故司射獨以是告賓賓揖以揖然之

右三耦射

司射降摺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取矢

揖推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射將反位司馬將升堂而交于階前之也疏則是其去扑與袒執弓之事亦相接爲之褚氏寅亮云司馬

適堂西在司射未降先司射甫降而司馬已至階故於此得相交琦案義疏云司射降自西階司馬方升南北相值故曰相左則司馬在

東司射在西也盛氏世佐云命取矢命取彘誘射及三耦射之矢注云揖推之也者賈疏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故周禮司儀天揖時

揖士揖鄭注皆以推手解之揖弓者向侯而推之以其命取矢故也揚弓者向之而揚之以其命去侯故也敖氏云揖弓與揚弓相變爲

文則揖者其推而下之之謂與去侯取矢之事異故上下其弓以別之揖弓繼西南而言是弓亦西南鄉矣蓋以獲者與弟子皆在西南

故也揖弓者蓋右執弦盛氏世佐云揖弓與揚弓相變揚者舉之向上也揖者推之向外也論語曰上如揖蓋揚則高而揖則平與敖以

揖為推而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侯侯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疏**正

曰敖氏繼公云獲者許諾者取矢之事已主之也獲者審於視矢雖不親取而主其事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

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幅之南命弟子設幅幅猶

所以承筥**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馬立于所設幅之南示弟子以

齊矢者設處也凡言所設某者皆謂器之未設者也鄉者射器

納于堂西幅在其中今司馬北面命設之則是時弟子已奉幅而出

與弟子在西司馬北面不必鄉而命之張氏爾岐云所設幅謂所擬

以設幅之處墳案先命取矢後命設幅者蓋幅自堂西一設即是矢

則合三耦及誘射者總二十八矢須一一取之不能促致故必先命

之使二事並舉於一時及設幅後又釋弓堂西襲而反位弟子乃得

取矢加幅遂進撫而乘之庶幾禮成於敏焉其獲者負侯本為弟子

取矢而設注所謂以旌指教之也若北面負侯侯在其背何能指之

以旌意必轉而向侯始可指示之又命取矢不言弟子應諾者可知

已又弟子方委矢于幅及不備又命升堂西南命之者據下云弟子

自西方應諾則委矢後弟子已西反故也韋氏協夢云下射履左物

此云出于左物之南即上出于下射之南也弟子位在西南此時奉

幅而出已至堂前但未即設耳故司馬北面鄉而命之注所以承

筥齊矢者校勘記云徐本無齊字聶氏通解楊氏俱有朱子曰注脫

齊字據疏補之云幅猶幅也所以承筥齊矢者賈疏云義取若布

帛有邊幅整齊之意故云所以承筥齊矢胡氏肇昕云大射儀總衆

弓矢幅注幅承矢器說文無幅字本字作箠箠弩矢箠也周禮司弓

矢曰中秋獻矢箠注箠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蓋承矢之器本以竹

木為之而以獸皮為飾故其字从竹為箠箠或从木為幅服與畱偏旁

古多通用詩生民覃實匍匐釋文匐本亦作服爾雅釋鳥蝙蝠服翼
方言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皆其證也故輻通作輟猶覆訓為服

也偏通作伏猶服通作伏也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東肆統
福通作備猶服通作備也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中庭東西節也南當洗不言北文省也東肆龍
首在西也必東肆者以上射在西也司馬不以弓為畢者辟大射禮

也盛氏世佐云中庭兩階之閒也南當洗亦南北以當深也東肆向
東陳之首在西也褚氏寅亮云陳祥道云考之於禮奉楅者坐奠委

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東矢者坐說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楅
有足誤矣竊謂楅應有足但不高耳南當洗亦大判言之未必尺寸

不爽如在洗西而稍南亦可云當凌氏釋例云凡設楅于中庭南當
洗東肆鄉射禮初射畢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

于階前相交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
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侯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

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
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大射初射畢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

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
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侯司馬正降自

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注鄉射禮曰
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是大射設楅之處與鄉射同也鄉射既

設楅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
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

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
復求矢加于楅大射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

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
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

撫之與反位蓋福者承筭齊矢之器故設于中庭以備取矢委之且為行禮之節又鄉射再射畢取矢加福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三射同大射再射畢取矢加福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三射同此則與衆耦異者也又案鄉射記云福髮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洗此言設福之儀也

取矢北面坐委于福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福南北面坐左右撫矢

而乘之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上既疏曰敷言襲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即袒也凡事升堂乃袒

氏繼公云司馬所由者亦其位南也是時司射在其位之北故以司射為節盛氏世佐云委加矢于福上也北括則於福為橫也福之東西設也於茲益信注云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者賈疏云撫者撫拍之義以右手撫四矢於東以左手撫四矢

於西是四四數而分之也胡氏肇晰云釋名云撫敷也敷手以拍之也拍搏也手搏以上也是左右撫矢而乘之者左右手相撫拍而四四數分之也云上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即袒也者敷氏云司馬是時不執弓無嫌於不襲此襲字蓋衍胡氏肇晰云上襲以命第

子設福退而釋弓是無事即襲也此進則有事矣而云襲者以在堂下也故曰嫌有事即袒也經文所以詳言之敷氏謂為衍文非是云

凡事升堂乃袒者賈疏云堂下雖有事亦不袒若司射不問堂上堂下有事即袒司馬與司射遞行事恐同故明之也凌氏釋例云凡射

者之事及釋獲者之事皆司射統之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

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

見鏃于附右巨指鉤故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
士御于大夫此初射請射也鄉射司射倚扞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
初賓許諾大射司射適西階西倚扞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
此再射請射也鄉射司射去扞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大
射司射倚扞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此三射請射也
鄉射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
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大射畫物畢司射西面誓之曰公
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于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
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
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此初射比三耦也鄉射賓主人
大夫若皆與射司射則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
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又
云司射降摺扞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大射司射適西階上
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後告司射自
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摺扞反位大夫從之降適
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大夫與大
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
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正命
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命衆耦如命三耦
之辭此再射比衆耦也鄉射大射司射誘射皆將乘矢此誘射也鄉
射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大射初射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再
射三射作射如初此作射也鄉射大射初射司射命曰無射獲無獵
獲再射命曰不費不釋三射命曰不鼓不釋此命射也鄉射司射去
扞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大射適阼階下北
面告于公此告卒射也皆射者之事也鄉射禮請射後司射降自西
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大射儀司射請射

後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此命納射器也鄉射司射命三耦拾取矢再射三射如初大射同此命拾取矢也亦射者之事而司射命之也故曰射者之事皆司射統之也又鄉射司射立于中南北面視算大射同此視算也鄉射大射再射畢司射襲適洗洗爵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與取肺坐祭遂祭酒與司射之西北面立斂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此獻釋獲者也皆釋獲者之事也鄉射司射命釋獲者設中大射同此命設中也鄉射數獲後司射命設豐三射如初大射同此命設豐也鄉射三射畢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大射同此命退中與籌也亦釋獲者之事而司射命之也故曰釋獲者之事皆司射統之也凡獲者之事皆司馬統之鄉射禮初射後弟子取矢委楅訖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無矢而乘之再射三射司馬乘矢如初大射儀初射後小臣委矢于楅訖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再射司馬正坐左右撫之三射司馬師乘之此乘矢也鄉射斂不勝者後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二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與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斂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篚大射斂不勝者後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

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中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筐此獻獲者也皆獲者之事也又鄉射禮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綱大射張三侯亦不繫左下綱將射不云司馬命張侯者文不具也此命張侯也鄉射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大射不云亦文不具此命倚旌也鄉射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大射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此命負侯也鄉射耦升堂履物後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闕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于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再射三射去侯皆司馬命之大射耦升堂履物後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闕左執附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又諾以商至乏聲止再射三射及公射去侯皆司馬命之此命去侯也鄉射初射畢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闕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再射三射皆如初大射初射畢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闕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再射三射皆如初此命取矢也鄉射司馬命弟子設楹大射司馬正北面命設楹此命設楹也鄉射畢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楹大射畢司馬正命退楹解綱小臣師退楹中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此命退楹說侯者去侯至射畢取矢委楹時獲者又許諾負侯故取矢設楹退楹亦司馬命之也又案射器九注所云弓矢決拾旌中籌楹豐是也弓矢

決拾四者射者之器也旌獲者之器也中籌二者釋獲者之器也取
矢必獲者許諾以旌負侯然後設福則福亦獲者之器也飲不勝者
必釋獲者數獲然後設豐則豐亦釋獲者之器也凡射者之事統於
司射如請射比耦誘射作射命射告卒射皆司射之事而納射器拾
取矢亦司射命之也凡獲者之事統於司馬如乘矢獻獲者皆司馬
之事而張侯獲者倚旌負侯去侯及取矢設福退福說侯綱退旌亦
司馬命之也凡釋獲者之事亦統於司射如視算獻釋獲者皆司射
之事而設中設豐飲不勝者退中亦司射命之也射禮繁縟鄉射大
射二篇司射與司馬迭為進退學者幾於心目俱眩昌黎所以苦儀
禮難讀也今比其例而觀之雖微文瑣節井井然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始知禮經廣大精深非聖人必不能作也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

矢不索索猶盡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此自適堂西以至揖弓皆如初

耦二十四矢乃備方氏苞云必餘於所用之數以備鉤折不可索盡
及時求之而莫給也至此而後發命何也初射惟三耦矢有定數再
射則衆耦皆辯又初射之矢或有鉤折故宜多取以備乏匱也案此
宜以取矢為句不索為句命曰取矢即上文之命取矢也矢有定數
取之者不容不給此云若矢不備者恐有鉤折之虞不可不備也不
索者不令矢之盡也矢僅給所用之數則盡矣不索乃復命取矢之
故 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福增故曰加屬獲者許諾至此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弟子已應即往取矢司馬乃降由司射之南
執弓反位如初弟子既加矢于福司馬進撫之如初此經文略也

褚氏寅亮云不盡之矢必棲於隱蔽處須求乃得索求亦取也孟子
勿求於心趙注求者取也注云屬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同

互相明者敖氏云此時獲者猶負侯而取矢之弟子已退在西方之位故獨應之

右取矢委福第一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

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為耦言若者或射或不

己之志君子務焉大夫遵者也告賓**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

曰主人御于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疏**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言賓

主大夫衆賓耦射釋獲升飲之儀射之第二番也司射請射比耦三

耦取矢于楅衆耦受弓矢序立乃設中為釋獲之射三耦射賓主人

射大夫射衆賓射司馬取矢乘矢司射視釋獲者數獲設豐飲不勝

者獻獲者獻釋獲者凡十三節○請射于賓如初者敖氏繼公云請

射請三耦之外皆射也其辭亦曰有司請射耳如初升自西階階上

北面告也此請射與下請釋獲亦示聽命於賓之意韋氏協夢云鄉

射以賓為主故卒射必告始射必請則遂告於賓敖氏云言遂者謂

承賓許諾之後也賓若不與射則雖許諾而司射亦不告然則上言

請射于賓者非獨為請賓射明矣○注云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

耳射者釋己之志君子務焉者敖氏云若皆與射而後告是其或欲

或不欲固已前告司射矣主人與賓為耦禮也假令或有一人不欲

射則缺此一耦蓋不可與餘人為耦故爾焦氏以恕云記云衆賓不

與射者不降是凡在堂上者或射或否各順其欲初無一定也義疏

云案主人以射故而請賓賓以射故而應主人之請必無不與之事

而經云若者蓋不為必然之詞且為大夫及三賓言之耳愚案射者

釋己之志君子務焉是射者其宜也特此禮為鄉人習射則賓主大

儀禮正義九

夫及衆賓無妨以不能自謙也云必無不與者明與經戾矣又義疏云案大夫與三賓之或射或否疑已前定於納射器之時故此時司射得據以告于賓愚案納射器在初請射之後司射堂下命之弟子納之堂西及東西序也當請射于賓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則賓一己之射否尚未定也蓋姑陳射器而射否則俟其自擇前定之說恐未然也然則與射及否直定於司射升階再請射之後未告賓之前而經不具言之耳大夫三賓蓋亦如之胡氏肇晰云初請射節司射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此云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是賓之或射或否即于賓對司射時明之經文固顯著之矣至若主人與大夫衆賓之射否蓋即繼賓而告于司射注所謂在時欲耳是也下文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若者承賓許諾言之許諾則告有一不許諾者則不告其人也蓋主人大

夫衆賓之許諾與否皆於賓許諾中括之經文簡而義該當以意推之也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大夫皆與士爲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嫌自尊別也大夫

爲下射而云御于子尊大夫也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下齒於鄉里疏云告于大夫曰

告上石經徐陳通解楊氏敖氏俱有以耦二字○注及羣士來觀禮者也來徐誤未云大夫皆與士爲耦謙也者敖氏繼公公云大夫不

自爲耦者變於君所之射也此賓主人皆士於衆耦之上下射不敢俱以大夫爲之郝氏敬云主人耦賓尊賓爲上射也大夫耦士以貴

下賤也章氏協夢云大射大夫與大夫爲耦此大夫與士爲耦在大夫則爲自謙在主人則爲尊君兼鄭敖兩說乃備云士謂衆賓之在

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下齒於鄉里者敖氏云士謂衆賓也大夫宜與衆賓長爲耦若衆則以次而爲之不足乃及於堂下

者焉盛氏世佐云士謂命士來觀禮者非衆賓也敖云衆賓長亦非然觀此注所言則士之來觀禮者亦與衆賓齒可見矣讀鄉飲酒禮者亦當參考也褚氏寅亮云有大夫則以公士爲賓然則衆賓之中無士矣蓋既爲士則不在詢衆庶之中也若堂下一命之士齒於鄉里者有之故鄭以此士解與大夫爲耦蓋亦觀禮而非習射者也敖氏誤以衆賓爲士不知此固秀民而非士矣方氏苞云士當爲學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注疏必以爲在官之士非也鄉大夫之尊可與所興之學士爲賓主州之良士卽異日所賓興也大夫雖尊而爲導則有主道焉故可與學士耦而爲下射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作疏正義若在官之士而居大夫之右則悖矣

曰敖氏繼公云作衆賓射使之降而爲射事也盛氏世佐云衆賓謂堂上三賓也案衆賓盛氏專謂堂上三賓以下文衆賓將與射者皆降衆賓在堂上故降也然此節爲司射比衆耦當兼堂下衆賓言之爲是

司射降摺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耦大夫耦及衆賓也命大夫之耦疏正義曰敖氏繼

謂立於此爲比衆耦耳比之事俟衆賓降而後爲之盛氏世佐云是時衆耦猶未比也先言之者明司射立此之意耳經中此句閒有之如鄉飲酒及此篇獻賓禮皆云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亦非謂遽已洗也敖說是此注若移於下經司射乃比衆耦之下則得矣吳

氏廷華云上倚扑升此復摺之也衆賓在堂乃至堂西比之者蓋將比未比俟皆降始比之下經衆賓皆降適堂西司射乃比衆耦是也此注疏宜在彼下又大夫之耦上經已告大夫衆賓將與射者皆降不待比注兼及之以其與比者一時同命之也

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

則北上言若有者大夫士來觀**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將與則或有禮及衆賓多無數也

降是也降者由司馬之南適堂西而堂下之衆賓皆從之不言者可

知也此雖未執弓矢亦必由司馬之南者異於大夫也繼三耦而立

居其西也衆賓之立以齒則大夫之耦為上可知乃著之者嫌其不

與耦並立則或變於有耦者也衆賓若多堂西南面之位不足以盡

之則當東面於西壁而北上也言若有者見堂下之士多寡無定數

也張氏爾岐云司馬位在司射之南若有東面者或賓多南面列不

盡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尊者

降後有降階之理故下云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與

耦俱升射也注云見其志在射者盛氏世佐云注意蓋曰經不言

不降而言未降者見其志在於射俟三耦卒射乃降也此於義未為

失疏家不曉而為之說曰言志在射者以其射在堂上故也郝氏遂

從而詆之其誣鄭公也實其故特為白之大射儀云諸公卿皆未降

鄭注亦云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疏云言未者後當降故云未若終

不射不得言未則得注意矣司射乃比衆耦辯衆賓射者降**疏**正義曰敖氏繼公

事也衆耦謂衆賓自為耦者也大夫之耦亦存焉是時衆賓皆已立

于司射之北若西然後可比之不言命之之辭者如上耦可知也大

夫之耦則先命之其辭曰子與某子射

與他耦上射之辭異云辯者為下節

右司射請射比耦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反位者俟其袒決遂來**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遂

命者承上比耦畢遂命

之也郝氏敬云始誘射三耦命司射共矢二十八箇是三耦餘一乘也皆收委於楅馵故就楅馵取之拾取上射取一下射取一彼此更迭至四也注云反位者俟其祖決遂來者蔡氏德晉云反立西階東面司馬北之位也三耦拾取矢皆祖決遂執

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必祖決遂者明將有射事正義曰朱子曰此拾取矢疑

三耦拾取矢則自皆祖決遂以下皆言三耦拾取矢之事故承上文以起下文曰三耦拾取矢言三耦之拾取矢也始而祖決遂執弓以

待拾取矢既而上耦拾取矢既而中下二耦相繼拾取矢是之謂三耦拾取矢矣三耦拾取矢五字之意直貫至下文三耦拾取矢亦如

之句非特為皆祖決遂三句而設也皆祖決遂之時尚未拾取矢也而其事歸於拾取矢則統謂之三耦拾取矢且下文眾賓未拾取矢

皆祖決遂執弓與此三耦拾取矢皆祖決遂執弓相對為文不得以為衍字吳氏廷華云祖決遂在堂西乃至司馬西南之位蓋即上射

時立於司射西南之位也盛氏世佐云於此言拾取矢者明其祖決遂執弓擬為此事耳即上文司射立比眾耦之例也韋氏協夢云三

耦拾取矢題下事也下乃序其事而言之與前一入洗舉解于賓同意敖氏繼公云惟云執弓是亦不挾也亦變於大射者與此所立者

即其故位更以司馬為節近故爾鄉者司馬未在此故以司射為節賈疏云案上司射位在中西南司馬位在司射南今立於司馬之西

南亦東面北上也案義疏云三耦取矢位即前番射位司馬已就位故經云司馬之西南賈疏以為異位非也注云必祖決遂者明

將有射事者賈疏云始取未有射事而祖決遂者以其取矢訖即有射故豫著之司射作上耦取矢作之者

耦如正義曰上耦射作射時左還當上耦西作射面作上耦射今作上耦取矢亦如之司射反位上耦揖進

當楛北面揖及楛揖當楛楛正南之東西**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當楛北面揖

也及楛揖者為上下射將折而西東也張氏爾岐云上耦發位東西

時一南一北並行及至楛南北面向楛亦一東一西相並也姜氏北

錫云及楛揖不言北者下賓主人及楛揖注所謂當楛之東西主西

賓東面相揖也前後互推之可見盛氏世佐云及楛揖謂及楛之東

西而揖也姜說得之下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即謂此揖之時也經

文句法倒耳敖說非凌氏釋例曰凡拾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

楛北面揖曰及楛揖曰上射進坐揖鄉射禮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上

耦揖進當楛北面揖及楛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又云上射東

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此揖唯上射有之下射進坐不揖也再射

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云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

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東與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大夫為

下射故耦進坐揖大夫不揖也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此鄉射拾取矢

前之四揖也賓主人拾取矢皆進階前揖及楛揖拾取矢如三耦此

時賓東面主人西面故無當楛北面揖也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

矢一耦出西面揖當楛北面揖及楛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又

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此上射之進坐揖也再射畢三

耦拾取矢如初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

弓皆進當楛進坐說矢東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

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東退反位耦揖進坐

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此大射拾取矢前之四揖也諸公卿大夫耦進

當楛進坐不云揖者文不具也蓋拾取矢耦進揖猶射時耦進之揖

也當楛北面揖猶射時當階北面揖也及楛揖猶射時及階揖也拾

取矢在庭不升堂且無物故無升堂當物及物三揖也進坐獨上射

揖者亦猶射時司射命射上射揖也然命射之揖唯第一耦之上射

也

有之此拾取矢進坐之揖凡耦之上射皆有之則與射時異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

在西下射在東如其物之位也胡氏肇晰云經文此二句盛氏以為與上及楅揖為倒裝句法是也蓋經文於此必倒引者上以明及楅

揖為上射在楅之西而東面下射在楅之東而西面下以領起上下射之進坐亦一東面一西面也上射揖進坐橫弓

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射順羽且與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

橫弓者南踏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

之便也兼并矢於射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

整理也不言毋周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進坐不言北面可知也矢在阼非君周可也南鄉人于楅南北面取之便也盛氏世佐云此

揖進謂自其楅西東面之位揖進就楅也此時上射仍東面于楅西

取矢敖說非取矢必坐者以楅卑故也以下記楅制考之則其不高

大可見矣注云橫弓者南踏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

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者敖氏曰橫弓踏弓也此橫弓覆手也覆

手橫之以上端向下射敬之也弓下弦射之下也盛氏世佐云橫弓

注云南踏弓是也蓋東西向者以南北為橫卻仰也手右手也弓下

弓弦之下也東面坐而南踏弓則執弓之手必覆覆者手在弓背之

儀禮正義九

十三中華書局聚

射事則尚敬。福處侯之北，亦統於侯也。故上射，卻手取矢，則覆手執弓。下射，覆手取矢，則卻手執弓。並以弓之上端，鄉侯亦所以著其敬。而不徒相變為容之謂矣。褚氏寅亮云：拾取矢時，經無北面之文，因不必還。周異於大射，故於反位時，著其面位。而曰：東面揖，然則取矢，東西面位不改，不過進而近福耳。非北面也。唯取矢者，一向東，一向西，故左手踏弓有卻手覆手之異，勢右手取矢亦有弓上弓下之不同。若皆北面，則其儀不異矣。敖氏以上端向人為敬之說，似是實非。吳氏廷華云：東西面以在福之兩旁也。言進者從福兩旁，東西面至福也。疏云：卻仰也。謂左手執附，右手取矢也。弓上下者，福橫矢直北，括而南，鐵括有羽，未向括取矢者，執鐵則羽順出於當，而無損。執括則逆矣。東面者，右手當鐵，便於弓下取之。仰手者，以手在矢下，也不覆手者，弓下矢上無餘地也。西面者，右手羽不可執，故必從弓上向上。左執鐵，順羽而出之。矢在手，下故手覆也。右手仰，則左手當在弓上，而覆右手覆，則左手當在弓下，而仰也。兼矢于附，便再取也。順羽者，以手順之，悉委矢或逆也。且興者，隨順隨興也。左還者，上射左手向外轉，而南乃西，反東面位。下射轉左，向南乃東，反西面位也。又上射東面當西，踏弓而橫于南北。若南踏弓，則弓在福外，尚何弓上下之可言。云兼并矢於附，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者，敖氏云：兼諸附，明左手并執矢也。凡執弓者，左執附，兼矢於附，即順羽興，則是橫弓者，惟取矢之時，則然也。執弓者，言不披也。盛氏云：兼并也。附弓，把也。并矢于左手，弓把闕，而以右手順其羽。且興者，疏云：謂順羽之時，則興也。郝氏敬云：矢羽在北，右手仰取矢，身左轉，向南羽順在北，非執弦亦右手也。云不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者，大射云：左還，毋周。反面揖，注云：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此對彼為言，彼有君在阼，周則背君。此在阼，非君，故周可也。敖氏曰：左還者，以左體向，右而還也。于

楅前必左還者以楅東肆宜順之反位不言毋周是亦左還也此與
順羽且與皆變於大射云盛氏世佐云左還向左而還也敖氏云以
左體向右而還非反位反其楅西東面之位也復云東面者嫌其因
左還而變也蓋東面者以北爲左左還則面北矣於是遂西轉南向
至其故處而仍東面焉此則左還而周也與大射異者大射威儀多
此則惟取其便故也注在作非君之說似迂焦氏稟說曰通解朱子
曰燕禮司正右還疏云以右手向外者以奠觶處爲內也此三耦左
還疏云以左手向外者以所立處爲內也大射云毋周者既以左手
向外繞其所立之處及至將匝之時乃復以右手向外而轉身也此
注云周可也則以左手向外繞其立處以至於匝乃不復以右手向
外而卽便轉身也燕禮則右還而未至於匝故不言周與不周案朱
子此條論還周最爲明析而注家下射背阼之由正可由此思之也
又曰燕禮司正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及少立左還南面坐取觶鄭
云右還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北面而左還者亦從觶西也敖氏
謂堂上堂下背君毋嫌而南面右還北面左還皆從觶東往來則不
惟鄭異解而鄭之右還正敖之左還敖之右還乃鄭之左還其左右
適相反也然考毋周之戒大射於上射下射皆詳之不言其他如上
射也此必非無關得失而但取相變爲容者矣況皆內還者言東西
殊面而內還則同故特辭以明之也如皆北面則當言左還而無取
乎異其文而曰內還也又曰大射毋周義疏云毋周變於鄉射之周
者也君在堂上取矢者在堂下固無背之之嫌且司射司馬師亦時
有南面者不嫌也案司射與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此只一人微背
於君則何所嫌若取矢于楅先弟子之三耦繼乃諸公卿大夫之衆
耦多人還周而背君安得不爲嫌邪敖之立義其與鄭異而失之者
莫此爲甚矣又曰天體至圓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
少遲故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行尤遲一日不及天

十三度二十八宿左轉故春則中星南方朱鳥七宿也夏為東方蒼龍秋為北方玄武冬為西方白虎中星迭移是從東而左行也依此言之則鄭之左還為合教之左還與鄭正相反者謬可知矣未知何所依據也教箋燕南面右還而北面云從解東而行及北面左還而南面云亦從解東而行是直目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左還為右還目右還為左還耳

與其他如上射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疏**正義曰注云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

之亦便者張氏爾岐云亦南踏弓左手執弓仰而向上故右手覆矢為便也朱子曰上文東向覆手南踏弓則弦向身此云西向卸手

南踏弓則弦向外教氏繼公云此橫弓卸手也卸手橫之亦以上端向上射也人北向弓東西向于手于弓皆為橫也弓上弦附之上也

凡覆手卸手而橫弓其弦皆向身與盛氏世佐云下射進謂自其福東西面之位而進也不云揖者文省耳坐西面坐也橫弓亦南踏弓

也西面坐而南踏弓則執弓之手自仰矣仰手執弓者在弓下而弦向上也執弓之手既仰則取矢之手不得覆亦取其便也弓上

弓弦之上也案朱子弦向身向外之說即自注中手在弓表弓裏悟來今不從者蓋以卸手與覆手相對卸手取矢則執弓之手必覆覆

手取矢則執弓之手必卸若謂上射橫弓之法手在弓表而弦向身是左手未全覆也謂下射橫弓之法手在弓裏而弦向外是左手未

全卸也與經覆卸相對之意未合故不敢棄經而任傳也教云凡覆手卸手而橫弓其弦皆向身亦非其他如上射者教氏云他謂兼諸

附而下也惟西面揖異爾吳氏廷華云此東踏弓也如上射者左還退反位是也惟揖則西面與上不同盛氏云所異者位面耳西面者

以南為左則其左還之法正與上射相反也凌氏釋例曰凡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射各一揖鄉射禮初射畢二

上射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射各一揖鄉射禮初射畢二

耦拾取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附順羽且與
執茲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此上射取第一矢之揖也又云下射進
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與其也如上射此下射取第一矢之揖
也取第二第三第四矢經雖無文皆揖可知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
初賓主人拾取矢如三耦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是鄉射拾取矢上射
下射各四揖也又再射畢大夫與其耦拾取矢大夫進坐說矢束與
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與反位揖此上射兼取四矢
之揖也又云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此下射兼取四矢之揖
也三射畢如初是鄉射兼取矢上射下射各一揖也大射儀初射畢
三耦拾取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附與順羽
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上射取第一矢之揖也又云下射進坐橫弓
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附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下射取
第一矢之揖也亦四矢皆揖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諸公鄉大
夫拾取矢如三耦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是大射拾取矢亦上射下射
各四揖也又再射畢諸公鄉大夫拾取矢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
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
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上射兼取四矢之揖也又云大夫進坐亦兼取
乘矢如其耦此下射兼取四矢之揖也三射畢如初是大射兼取矢
亦上射下射各一揖也大射毋周者恐背君也上射取矢自弓下下
射取矢自弓上禮相變也以禮例考之與相敵者為耦則拾取矢卑
者與尊者為耦則兼取矢示不敢與之拾也又案鄉射大射初射三
耦拾取矢畢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是誘射
之矢未耦之下射代為取之亦兼取矢也鄉射記取誘射之矢者既
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注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
不相因也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摺

三挾一个 福南鄉當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拾取乘矢更遞而取各

還亦變於大射進謂東西行而相近也盛氏世佐云進謂各自其福

東西之位而南行也當福南將折而西矣故以是為摺挾之節也吳

氏廷華云四矢俱拾畢左還反位然後南面揖並左還上射東南行

下射西南行將至福南並左轉而北摺且挾然後轉而南行下經左

還上射于右是也敖氏謂上當福之地尚在南北特上及福之地以

經言少進則去福近也若向當福處則遠矣不可言少進也褚氏寅

亮云北面上下摺三上大射儀有揖字此似脫方南面揖時上下射皆

已離東西之位一在福西南一在福東南矣至少進則西南者向東

東南者向西仍俱至鄉者當福揖之處於是皆左還北面揖而摺三

挾一焉當北面時上射在西是于左也下射在東是于右也至再左

還而並行向西以反位下射乃退而從上射之南並行則反在上射

左矣故經於皆左還之下而明之曰上射于右注云下射左還少南

行乃西面也敖氏云上射固已居右殊不可解又取矢時上射在北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拾取乘矢更遞而取各

得四矢也敖氏繼公云不捆矢不兼挾皆左

還亦變於大射進謂東西行而相近也盛氏世佐云進謂各自其福

東西之位而南行也當福南將折而西矣故以是為摺挾之節也吳

氏廷華云四矢俱拾畢左還反位然後南面揖並左還上射東南行

下射西南行將至福南並左轉而北摺且挾然後轉而南行下經左

還上射于右是也敖氏謂上當福之地尚在南北特上及福之地以

經言少進則去福近也若向當福處則遠矣不可言少進也褚氏寅

亮云北面上下摺三上大射儀有揖字此似脫方南面揖時上下射皆

已離東西之位一在福西南一在福東南矣至少進則西南者向東

東南者向西仍俱至鄉者當福揖之處於是皆左還北面揖而摺三

挾一焉當北面時上射在西是于左也下射在東是于右也至再左

還而並行向西以反位下射乃退而從上射之南並行則反在上射

左矣故經於皆左還之下而明之曰上射于右注云下射左還少南

福南鄉當

得四矢也

盛氏世佐云

進謂各自其

福東西之位

而南行也

當福南將折

而西矣故以

是為摺挾之

節也吳氏

廷華云四矢

俱拾畢左還

反位然後南

面揖並左還

上射東南行

下射西南行

將至福南並

左轉而北摺

且挾然後轉

而南行下經

左還上射于

右是也敖氏

謂上當福之

地尚在南北

特上及福之

地以經言少

進則去福近

也若向當福

處則遠矣不

可言少進也

褚氏寅亮云

北面上下摺

三上大射儀

有揖字此似

脫方南面揖

時上下射皆

已離東西之

位一在福西

南一在福東

南矣至少進

則西南者向

東東南者向

西仍俱至鄉

者當福揖之

處於是皆左

還北面揖而

摺三挾一焉

當北面時上

射在西是于

左也下射在

東是于右也

至再左還而

並行向西以

反位下射乃

退而從上射

之南並行則

反在上射左

矣故經於皆

左還之下而

明之曰上射

于右注云下

射左還少南

行乃西面也

敖氏云上射

固已居右殊

不可解又取

矢時上射在

北是居左反

位時上射仍

在北是居右

猶升階進射

時上射在西

是居左及南

面射時上射

履西物是居

右也注云福

南鄉當福之

位者張氏云

福南前者進

時北面揖之

位也今退至

此皆左還北

面摺三矢而

挾一个胡氏

肇晰云敖氏

以當福南為

屬及福之位

故與鄭異

不知經明云

當福南是為

鄉當福之位

無疑以為及

福之位固已

與經文相揖

皆左還上射

于右

上射轉居右

便其反位也

疏 正義曰注

云上射轉居

右便其反位

也居右便其

反位也者張

氏爾岐云摺

挾已而揖皆

左還西面並

行前者進時

上射在北是

在左今仍在

北是于右取

其反位北上

為便也敖氏

繼公云上射

固居右矣復

言之者嫌或

當如卒射而

退轉居左也

凡每耦既射

若既取矢而

退者其曲折

皆與進時同

云下射左還

也

居右便其反

位也者張氏

爾岐云摺挾

已而揖皆左

還西面並行

前者進時上

射在北是居

左今仍在北

是于右取其

反位北上為

便也敖氏繼

公云上射固

居右矣復言

之者嫌或當

如卒射而退

轉居左也凡

每耦既射若

少南行乃西面者賈疏云以其初北面時東西相當今西行宜並故
下射少南行乃西面也吳氏廷華云揖為將左還也左還者左手向
外自北面而西而南也南面以西為右上射本在西又言之者嫌降
在左也又上射本在右嫌降或居左故特明之注云上射轉居右若
上射本左至此始轉而右者誤矣下射左還少南行云云
其說亦合但係西折時事此時方南行亦不可遽以為說與進者相
左相揖退反位相左皆由進者之北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經文揖下唐石經有

云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較此文稍
詳此處退字亦不可少○敖氏繼公云相揖者亦以事同也盛氏世
佐云位司馬西南之位注云相左皆由進者之北者張氏爾岐云
進者自南東行反位者自北西行故得相左凌氏釋例云凡拾取矢
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揖曰北面摺三挾一個揖曰既退與
進者相左揖鄉射禮初射畢三耦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
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摺三挾一個揖皆左還上射于右與進者
相左相揖退反位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云衆賓繼拾取矢皆

如三耦此鄉射拾取矢後之四揖也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既拾取矢
捆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福南皆左還北面揖摺三挾一個
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
拾襲反位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云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如三
耦又云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此大射拾取矢後之四揖也鄉
射三射畢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
兼諸致射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大射三射畢三耦及諸公
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致面兼退適

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矢不挾則無北面摺三挾一個之揖射禮
終故節文亦異也鄉射再射畢賓主人拾取矢卒北面摺三挾一個

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賓主人拾取矢畢皆升就席故無與進者相左之揖而有及階升堂二揖也又云大夫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摺三挾一个揖退耦及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此大夫獨升耦不升故并無及階升堂之揖也大射再射畢拾取矢若士與大夫為耦大夫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摺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矢拾襲反位此即鄉射大夫與其耦兼取矢之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例故亦無與進者相左之揖也

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取誘射之矢挾

於東面亦當作二大射云二耦是也朱子曰後者遂取誘射之矢

則是下耦之下射也張氏爾岐云以授者以誘射之矢授之也注

云取誘射之矢挾五个第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者賈疏云第子即

納射器者下耦將司射乘矢來向位西面第子即往逆受之下射乃

反東面敖氏繼公云下耦之下射於既拾取之後又兼取誘射之四

矢皆兼諸附至福南乃北面摺三挾五个至西方以四矢授有司而

挾一个以反位此見其異者也此西方即堂西也士喪禮以東堂下

西堂下為東方西方亦其徵也有司即第子之納射器者因留主授受于堂西故此下射出于其東面位之後以乘矢就而受之也大射儀曰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亦謂就而授之盛氏世佐云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則是下耦之下射就而授之也注云第子逆受非褚氏寅亮云逆受者卑賤之分也此往則彼逆矣未有傲然俟其至而受者胡氏肇昕云經云以授就後者言注云逆受就第子言相互成文也蓋後者就而授之第子第子逆而受之與經文義正相成敖氏說殊偏而盛氏反據以駁注非也

右三耦拾取矢

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

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

有射者後乃射疏正義曰注云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

有拾取矢禮也疏矢也者賈疏云以第一番唯有三耦射無賓射法

不得云未是以轉爲不以其全不拾取矢也敖氏云未拾取矢謂于

堂西取矢不拾也堂西取矢固不拾矣乃言之者以繼三耦拾取之

後嫌當如之也其後取矢于楅乃拾故此云未也是時雖未拾取矢

亦讓取弓矢拾如鄉者三耦之爲進立射位以射事至也張氏爾岐

云衆賓初射當于堂西受弓矢于有司故不拾取矢案三耦初射時

亦云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則衆賓不拾取矢又不僅以未射也盛

氏世佐云此衆賓于堂西受弓矢于有司皆如三耦初取弓矢之儀

其取之之法亦更迭取之上經云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是其

徵也云未拾取矢者謂不如三耦之拾取矢于楅耳不言不而言未

者以第三番射時亦有拾取矢于楅之事故也張云衆賓不拾取矢

不僅以未射非云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後乃射有拾取矢禮

也胡氏肇昕云此節賈疏說多未明析詳注意蓋以經言衆賓未拾

取矢者以上言三耦拾取矢此繼言衆賓受弓矢事嫌與三耦同倫

以衆賓亦拾取矢也故經特著之曰衆賓未拾取矢拾取矢之禮必

初時有射者後乃有此禮故上有三耦射後乃有三耦拾取矢之禮

此時衆賓未射故不拾取矢至第三番衆賓射乃亦有拾取矢之禮

也經文衆賓未拾取矢對上三耦拾取矢爲言至三射衆賓亦拾取

矢是不以其全不拾取矢故不曰不而曰未注就本節言之故轉未

儀禮正義九

十七中華書局聚

為不而下又推言之以盡其義也

右衆賓受弓矢序立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

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猶有故之辭司

射既誘射恆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疏正義曰如

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疏初者蔡氏

德晉云謂與誘射之儀同也方氏苞云射事畢皆以弓矢授有司于

堂西誘射之矢三耦之後者以授有司則司射之射事畢矣故再射

第舉作射如初示不復誘射也三耦三射皆與賓主人大夫與再射

三射司射則一射而止何也誘射者教之射也賓大夫主人與焉則

不敢教也弟子筋力方進故三射皆與以強教之賓大夫主人三賓

則有年長者矣故射止於再而不欲與者亦聽焉皆禮之曲盡乎人

情也命去侯不言如初者敖氏繼公云可知也胡氏肇昕云賈疏云此臣禮威儀省司馬初命去侯時獲者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于之再番

三番命去侯直許諾無不絕聲故不言如初大射君威儀多故第二番與前同獲者亦宮商趨之故言如初於第三番禮殺復不以宮商直許諾又不得言如初賈氏推究頗詳較敖說為精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者敖氏云先去扑乃進與司馬交于階前則去扑當于西方而不及于階下矣不言相左不言升及堂上所立處亦文省吳氏廷華云司馬降反位司射將升故交于階前亦當相左去扑亦當倚于西階釋獲者郝氏敬云釋籌於地計射者所中獲射中也堉案大射以弓為畢此經無文辟君禮也○注衆足以知之矣校勘記云侯徐本

通解楊氏俱作矣陳本作矣案矣即矣之譌今本據此遂誤作侯胡氏肇昕云疏述注亦作矣云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恆執弓挾

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者敖氏云司射于誘射之後改挾

一个至此時猶然也必云猶者嫌既久則可以不挾也官以司射為

名故執弓必挾矢以掌射事也云今三耦卒射眾足以知之矣猶挾

之者君子不必也者言君子不必人之已知而遂不挾也故必猶挾

一个備尚未知當教之也賓許降摺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

中遂視之視之當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西面立於所設中之東亦

西故北面命之既則復西面視之中實算之器也名之曰中者取其

中於侯而後釋算也此不以弓為畢亦辟大射禮注云視之當教

之者賈疏云謂教其釋算安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鹿中

置左右及算數告勝負之事於謝也於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中形如伏獸擊其背以受入算算

於謝也於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中形如伏獸擊其背以受入算算

君禮注云鹿中謂射於謝也於庠當兕中者敖氏曰鹿中者以主

人士也記曰士鹿中盛氏世佐云鹿中特為諸侯之州長言耳若天

子之州長射于序亦兕中吳氏廷華云鄉大夫州長皆大夫其待賓

大概皆大夫禮至射則各有其算主人及大夫同兕中士用鹿中賓

衆賓不在三等士中則攝用鹿中可也二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

者當兼有經筵言鹿中者蓋據賓言之

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

俟興還北面受算疏正義曰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者盛氏

反東面實之世佐云中蓋東西設之首在東也知此以經言

儀禮正義九

六中華書局聚

餘算委于中西其末在南而于中為橫則中之東西設可知矣下記
 云鹿中釋獲者奉之先首而此云釋獲者坐設中東面則其首在東
 亦可知矣凌氏釋例云凡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鄉射禮再射
 司射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
 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與受
 算坐實入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大射儀再射司射命
 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
 面退大史實入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注鄭射禮云設
 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是大射設中之處與鄉射同也又鄉射大射司
 射命射訖釋獲者坐取中之入算改實入算于中與執而俟乃射若
 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個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
 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入算改實入算于中與執而俟此釋獲也卒
 射取矢加福訖司射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
 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
 有餘純則橫于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東面坐
 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
 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
 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
 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此數獲也蓋中者實算之器設
 之當西序以為行禮之節也算者郝氏敬曰籌也中制擊背可容八
 算一耦八矢一算直一矢也南末者敖氏繼公云南末象矢之北括
 而南鏃也褚氏寅亮云實算者東面算于庭為縱于人為橫矢北括
 則南首算則南末與矢相變吳氏廷華云東面言實獲者東面設之
 也大射執中先首則中亦東面也南末末在南也算有本末下記握
 素其本也又云中當西序西序之西為西堂又西為西堂下釋獲者
 來自西堂下當東南行及東面設中執算者亦應東面隨其後釋獲

者當西南取之蔡氏德晉云南末則算縱矣而曰橫委者統于中而言也蓋算于庭則縱于中則橫也共而俟者敖氏云待其將射乃執算注云與還北面受算反東面實之者賈疏云以其所納射器皆云當西執中與算皆從堂西來向西序之南南面故執中者既東面坐設訖與還向北面受算迴而東面實之也胡氏肇昕云注知北面受算者以設中既東面而必與者知還北面而受算也敖氏謂與受算東面並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貫猶中也不中正貫猶中也不中正

作關也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司射亦於西階之東視上射命之經文省也注云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者敖氏繼公云貫謂中

而不脫言此者明雖中而不貫猶不釋算褚氏寅亮云中而又脫則巧力俱全安有不釋算之理命辭蓋期其貫不期其必脫也敖氏求深反失郝氏敬云不貫矢不穿布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布則釋算不中不貫則不釋盛氏世佐云鄉射射實不貫實不釋算方氏苞云注謂不中正不釋是也而於貫之義尚未切著蓋必射甲革槲質而後可貫必矢貫於鵠的而後有白矢襄尺刻注并儀之形故詩曰四鏃

如樹也王制鄉簡不帥教者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州長之習射黨正正齒位正簡不帥教者之法也曰尚功則當以貫革為賢尚書傳所云貫革之射閑于蒐狩者謂甲革也周官甸人充槲質以習射于澤宮州長習射宜用澤宮之禮則所貫槲質也疑士大夫雖畫布為侯必以木為匡蒙以布實草於其中而著於侯之背面以受矢故以剪草之工充槲質也若但畫布以為正則數貫之後不可復射且所謂

貫者特穿之而過無所謂白矢襄尺刻注并儀之式矣古文貫作關者惠氏棟古義曰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即儀禮所謂不貫也貫與關古字通史記伍子胥傳云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

一曰貫謂上弦也古串與患通又讀為貫故古文患作悶从心關省聲也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惠說非是鄭注云貫猶中也中不正不釋算也此貫即貫革之貫詩猗嗟射則貫兮傳亦云貫中也貫从皿說文皿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凡皿之屬皆从皿禮記注云貫革謂射穿甲革也古文作關者亦穿物橫持之義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禮記雜記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輟輪者疏云關穿也若呂覽之中關史漢之貫弓則皆彎字之借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故孟子越人關弓而射之文選注引作彎弓賈誼書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史記陳涉傳引作貫弓要皆非訓中之義也胡氏肇昕云字有正義有借義有引申之義而皆以聲為主聲近而義亦隨之也古音貫與關相近滿張弓謂之貫亦謂之關因之而張弓中革謂之貫亦謂之關義本相成此經當用中革義如惠說謂不滿張弓者則不釋獲其義未顯胡氏駁之是也戚氏學標用惠說以解孟子關弓本不誤而依惠氏云即儀禮所謂不貫也牽合禮經則不惟誤解儀禮并誤解孟子矣又案張弓本字作彎彎亦有橫持之義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是也又說文皿讀若冠皿可讀為冠猶貫可讀為關也

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與執而

俟執所疏正義曰賈疏云八算者人四矢一耦八矢雖不知中否要取算須一矢則一算改實八算擬後來者用之敖氏繼公公云右

取算以予左手執二手共執之也俟謂俟射中乃釋算

右司射作射請釋獲

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

若有餘算則反委之

委餘算禮尚異也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乃射謂堂上拾發矢也若中則

獲者言中此則釋之釋謂置算於地獲則用此算故因名此算曰獲坐而釋獲既獲則與云每一個釋一算覆言釋獲之法也一個謂一

矢中也于右于左象其堂上南面之位也下言數獲謂奇者縮之然則此每釋一算亦縮之與蓋中西之算橫則釋者縮亦宜也餘算釋

之不盡者也於一耦卒射乃反委之既則與共而俟吳氏廷華云釋者釋於手置地以待算也上二耦射射上射在右下射在左尊右也

故釋亦如之入矢不必盡中故有餘反委之者釋算于中西之位委之也亦南末張氏爾岐云釋猶舍也

以所執之算坐而舍於地中首東向其南為右其北為左中西其後也注云委餘算禮尚異也者謂餘算釋之不盡者委之於地別取中內入算以禮尚異不用其餘

也云委之合於中西者敖氏云中西謂中西之算胡氏肇昕云中西中之後也中後故云反委之每一個釋一算上射釋于中之右下射

釋于中之左此謂矢之中者矢不中則不釋算故手中得有餘算餘算則反委之合於中西也合於中西謂不於左右於中西為宜也賈

疏謂橫委其餘於中西手中餘者與之合夫中西本無算以手中餘者委之方有算也而云與之合非已又取中之八算

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言此者著繼射者之節也自上耦乃

射至二耦卒射皆不言其儀亦不以如初蒙之者亦以其可知故省文也吳氏廷華云改後言興則取時坐也俟俟下耦射也下耦射與

中耦同故經不言第言卒射也卒射下當有司射告賓之文與第一番同

右三耦釋獲而射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

賓于堂西亦如之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射不告賓主人射者辟君禮也皆由其階謂主人東階賓大夫西階也

堂東東堂之下也堂西亦然賓主人之弓各倚於其序矢在其下而二人乃皆於堂下執弓挾矢蓋有司取以授之大夫亦降者別於不

與射者也盛氏世佐云賓主人之弓矢本在東西牆之外堂廉之上豈得於堂上取之哉敖說殆誤矣

皆由其階階下

揖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

復言皆由其階者賓主射禮嫌主人從之而升降於西階也既揖乃升階乃豫言之耳主人為下射者尊賓且不失其位也不言履物及

射之儀者如三耦可知盛氏世佐云復言皆由其階者三耦同階而升嫌此亦如之也增案義疏云眾射者升降皆由司馬之南惟賓主

入第言階而無司馬之南之文則升降皆近於堂與眾別也

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凡耦之升降皆上射先而下射後此賓為上射主人為下射乃分階而行又不別見其升降之序則是主人先

而賓後如常禮亦與其他為耦者不同也

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

階揖升堂揖皆就席

或言堂或言序亦為庠謝互言也賓主人射大夫止於堂西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賓序

西主人序東自釋弓於故處也反位升謂反位而後升也位者主人階東賓階西當序之位也反立於此相待而升也此升堂揖揖就席

也凡自側階升降者經皆不見之江氏筠云鄭謂此賓主人俱釋弓于堂之下敖氏則謂為堂上案經於賓主人之袒決遂則言堂東堂

西於大夫則執弓釋弓俱言堂西至下拾取再射加于楅之矢賓主人之袒決及襲亦俱言堂東堂西其言序者獨此大夫之取矢揖進耳記云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惟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蓋以尊者宜逸故也然則既有有司主授受何以勞賓主大夫之自釋前後釋弓已明見優尊之法何以獨此時不然乎則鄭謂堂序互言自是不易之論矣蓋說者多泥序東序西惟堂上得稱不知經固不專以目堂上也士喪禮襲經于序東注序東東夾前疏釋曰經云主人降自西階更無升降之文而云序東東夾前者謂嚮堂東東西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觀此說可以知之矣

注云或言堂或言序亦為庠謝互言也者經義聞斯錄云

注意蓋以堂屬庠以序屬謝然考古人鄉與州黨之學皆有堂有序平地謂之庭尚上謂之堂有階為堂無階為庭此篇州序之禮而屢言升階降階當階及階阼階西階是有堂矣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此篇凡言序端東序西序東序西皆非州序之義乃堂上之東西牆耳士冠禮主人首東序賓直西序亦與此篇之序同觀納射器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主人堂東賓堂西以弓矢在序東序西也故射畢而主人與賓釋弓仍在序東序西後文又云賓堂東主人堂西皆釋弓矢襲與此經文異而事正同不然豈賓主大夫之弓矢據州學言衆賓之弓矢又據鄉學言乎堂東堂西指堂廉下言序東序西指堂廉上言倚于東西序則在序外堂廉之上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則弓在堂廉下而矢在堂廉上耳云賓主人射大夫止於堂西者案

記云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注以此決之也

大夫降右賓主人射三射一由堂西出平同儀之西徹其跡大夫

大夫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

為下射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大夫與賓同降止于堂西至是乃袒決遂執弓矢亦尊者事至而後為之也大夫執弓亦有司

授之于堂西就其耦亦由其西而立于其南也大夫為下射者以貴下賤之義也大夫于士尊固尊矣若復為上射則大不敵故與士為

耦則必為之下射方氏苞云大夫雖尊為尊則有主道故於眾賓亦遜焉案義疏云大夫尊與賓主等乃一升一降由司馬之南者蓋就

其耦於射位不得不與眾射者同至釋弓堂西其耦已止則大夫自當徑至階下如賓主之禮不必由司馬之南也又大夫弓矢倚于序

此執搯挾乃在堂下者案賓主人有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司自東西堂上授之大夫當亦然

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

于堂西大夫升就席

耦於庭下不並行尊大夫也在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此經

言士與大大為耦之儀其異於三耦者惟於庭少退耳則其他皆同可知褚氏寅亮云耦先升三等而大夫從之上射之禮也皆釋弓于

堂西亦過司馬之南而後為之以與耦俱行故也○注耦於庭下校勘記云徐本通解楊氏俱無下字云耦於庭下不並行尊大夫也

者謂揖進耦少退降階耦少退不與大夫並行所以尊之也云在堂如升射之儀近其事得申者謂及階耦先升升三等而大夫從之揖

如升射謂堂上三揖耦先降與先升同皆上射之儀也以近射事故得申上射之禮也

右大夫與耦射

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大射三耦卒

射司射請疏正義曰衆賓繼射韋氏協夢云此衆賓謂不與大夫爲於公及賓耦者敖氏繼公云不言如三耦可知也釋獲皆如初敖

氏曰皆皆賓主人以下也注云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者敖氏曰嫌作射亦在如初中故以明之韋氏曰司射作上耦

則二耦三耦至賓主衆賓皆與聞矣故不必更作之案經言司射所作唯上耦在衆賓繼射下明衆賓射非一耦而所作唯上耦其餘耦

不更作也唯上耦對衆耦言不對賓主言也注推及賓主明餘耦不作賓主亦不作也引大射者賈疏日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

是雖不作猶爲擯相之但不請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

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不告卒射

者釋獲者於是有所事宜終之也餘獲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後射者餘算也無餘算則空手耳俟俟數也疏既由司馬之南而適堂西釋

獲者乃告卒射也執獲以告己所有事者也不升堂降於司射也左右猶言上于射也此亦據其所立之物而言之注云司射不告卒

射者釋獲者於是有所事宜終之也者以前番射司射告卒射此不告是使釋獲者終其事也云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空手耳者以一耦

入矢盡中則釋入算無餘算則空手以告無所執也云俟俟數也者敖氏云謂俟司射視算乃數之

右衆賓繼射釋獲告卒射

司馬祖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

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兼束大夫矢優之是

以不捨也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於賓也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肅慎氏貢楛矢銘其

括今文疏正義曰敖氏云禮無決而不遂者此決字當為衍文上經上作尚疏云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此宜如之也司馬降亦由

司射之南釋弓于堂西襲乃反位注貢楛矢校勘記云楛釋文作枯云字又作楛云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捨也者郝氏敬云大

夫之矢束以茅使大夫并取不煩拾取也盛氏世佐云矢兼束之以茅者大夫之禮宜然非以其不捨取故也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

矢皆異束之以茅而其取之也亦捨則可見矣大射云異束以每人各一束而言也此云兼束以四矢共一束而言也姜氏北錫疑此誤

當從大射作異束非云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者朱子云注疏上握之說未明宜束之處當在中央手握處之下

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敖氏云上握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矢以鏃為上括為下下經云面鏃是也盛氏云上矢鏃也

四寸曰握下記云箭籌八寸長尺有握是也上握焉者謂束之之處去鏃四寸也矢筈長三尺羽六寸刃二寸束之去鏃四寸則去羽尺

有八寸矣必於此者恐其傷羽也褚氏寅亮云取矢必先脫束然當其束時亦必遠羽而近鏃斯不損羽故云上握焦氏以恕云大夫為

下射則西面取矢所謂覆右手自弓上取北括之矢者也然必進坐說東而後取之則敖氏上於手握之說為得之胡氏肇昕云握在手

之中央故云握謂中央也束於握上謂以茅束之於手所握處之上即敖氏所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盛氏據穀梁注握四寸之文解說雖

新然非經上握之意矣云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於賓也者韋氏協夢云兼束大夫矢者以異爵尊之也主人士也安得束之注以不束

主人矢爲不殊於賓殆指鄉大夫賓賢能時行此禮者亦不東主人
矢與盛氏云雖鄉大夫爲主人亦不東者以賓故俯從士禮也云言
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者敖氏云周官鄉師職曰黨共射器州共
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然則古之射于學宮者其射器亦皆公家
共之與此大夫之矢未必大夫所自有也但於衆矢之中取乘矢而
兼束之卽爲大夫之矢矣胡氏肇晰云案盛氏謂當從敖說今案前
弟子納射器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
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賓大夫主人衆賓弓矢各分
別言之是其弓矢皆必有所題識始可知也雖其弓矢不必皆其人
所自有然其有識別而不混於所施則有可懸擬者注云未可非也
肅慎氏貢楛矢銘其括事見國語注引以證矢之有題識也云今文
上作尚者胡氏承琪疏義云案上下字作上尊尚字作尚鄭於上握
從古文作上於觀禮尚左從今
文作尚者皆取其當文易曉耳
司馬乘矢如初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
則是不進束矣亦
異於大射禮也

右司馬命取矢乘矢

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

釋弓

射事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遂者由釋獲者之西而北行也由中東
明于階西直進也盛氏世佐云司射視設中命上射訖卽反

中西南之位至是云遂適西階西者謂自其位而北行也進由中東
則于階西東行而出于中之北矣注云釋弓去扑射事已者視算

既在射之後射訖而視其算故云射事已也敖氏云釋弓并矢去之
去扑而視算爲算中有尊者之獲不敢佩刑器以視之敬也必釋弓

矢者射事已矣因去扑之時可以并去之也不執弓則不宜袒故襲不言說決拾文省韋氏協夢云司射命取矢之時本未決遂故此不

云說決拾教謂文省非褚氏寅亮云注云射事已明甚教氏謂不釋敢佩刑器以視之迂甚中西之地有算而釋獲者又在故由中東釋

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右獲

上射之獲教氏繼公云二算為純**疏**正義曰耦陰陽者一先數右獲尊上射也耦陰陽

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疏**正義曰

公云取謂以右手數即取之委之當在所釋右獲之南注云於數者東西為從者賈疏云凡言從橫者南北為從東西為橫今釋算者

東面則據數算東為正故云於數者東西每委異之**疏**正義曰

為從也云古文縮皆為覺者詳鄉飲酒禮每委異之**疏**正義曰

公云異之者有餘純則橫于下又異之也**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則以

又在其南又異之也**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則以

云有餘不成十者也下謂委之西橫之者宜變於上純自二以上則亦每純異之以次而西此橫者亦南末也其縮者東末與盛氏世佐

云橫南北設也下中西少南也純之縮者順中而設故亦以西為一下教氏云縮者東設非注云自近為下者謂以近釋獲者為下也一

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奇猶虧也**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與自前

適左東面起由中東就左獲少**疏**正義曰起由中東案集釋本由中端故三字當是教氏所添注云少北於故者賈坐兼斂算實于左

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

變於右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十誤作實注云變於右者張氏爾岐云於右獲則自

地而實于左手數至十純則委之于左獲則自左手而其餘如右獲委于地數至十純則異之是其變也其縱橫之法則同

謂所縮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謂如其所縮所橫及每委異之也異之則次而北與盛氏世佐云敖說每委二字當作十純

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

賢獲勝黨之算也

疏

正義曰注云賢獲勝黨之算也者敖氏云勝黨齊之而取其餘

猶多也賢獲所多之算云齊之而取其餘者敖氏云既數左獲少退當中之正西校其算之多寡卒進取其其餘者二手共執之以升

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

亦曰奇

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為雋也假如右勝告曰右勝于左若于純若干奇

疏

正義曰賈疏云若

凡數法一已上得稱若干奇則一也一外無若干鄭亦言若干者因純有若干奇亦言若干奇言若干者衍字也孔氏穎達投壺正義

曰勝者若雙數則曰若干純雙數則曰若干奇猶十算則云五純九算則云九奇也朱子曰孔說差勝然或是九算則曰四純一奇也盛

氏世佐云孔疏與注合若朱子所言則奇仍不可言若干矣又案投壺曰遂以奇算告曰某黨賢于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若干然則釋獲

之取賢獲無論多寡止一算而已亦不盡所餘而執之胡氏肇昕云投壺某黨賢于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純言若干奇不言若干者承

純而省之也蓋所餘之算盡純數則曰若干純若有奇數則不除其純數而唯曰若干奇也賈疏疑為衍文非是褚氏寅亮云告則分左

右而總計之飲則仍視各耦之勝負假令十算則曰五純假令九算則曰四純一奇蓋算有二節曰純矣孔氏穎達謂九算則曰九奇恐未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算實

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將為第三番射故豫設之或實或委一

如前法敖氏繼公云兼斂算者兼斂左右之算及橫于中西者而執之也○凌氏射禮數獲即古算位說一篇今錄於後曰鄉射大射數

獲之位即古籌算之位也禮記投壺卒投請數鄭氏亦引射禮以注之考鄉射禮第二次射畢數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

算為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鄭注縮從也于數者東面為從孔氏穎達投壺疏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每十雙則東西縮

為一委經又云每委異之鄭注易校數案此籌皆東西直引也經又云有餘純則橫于下鄭注又異之也自近為下孔穎達投壺疏有餘

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于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案此籌皆南北橫引也經又云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鄭

注奇猶虧也又從之孔穎達投壺疏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案此籌又東西直引也數右獲畢則數左獲

亦東面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鄭注變於右賈疏右則一一取之于地實于左手此則總斂于左手一一取之于左手

委于地是變也必變之者禮以變為敬也經又云其餘如右獲鄭注謂所縮所橫楊信齋曰釋算之法先數右獲其算在地以右手取之

于地二算為純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于地有餘純則橫于下奇則又縮諸純下及其數左獲也總斂其算于左手以右手取之二

算為純即委之于地十純則異之其餘如右獲謂有餘純則橫于下奇則縮于純下如右獲之法也是數右獲左獲雖有于地于手之異

而其先直列次橫列又次復直列則皆同也大射儀數獲亦然其法
滿十位則直橫遞列恐其易淆也蓋古九數布籌列位之本法凡算
皆用之不獨射禮數獲也故既夕禮云讀書釋算則坐鄭注必釋算
者榮其多然則數多皆釋算可知也元郭若思授時草乘除之位正
如此唯其位平列為小異耳自珠算盛行古算籌算位皆已不傳僅
此見于禮經者尚可推見聖人遺制梅氏古算器考但引周易撰著
以證古算籌而不及此蓋未之深考也

右數獲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

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

正義曰敖氏繼公公云命設

豐乃不摺扑者以尊者亦當飲此豐上之觶故也褚氏寅亮云敖說
非也賓主大夫之飲固執爵者酌授于席前卒觶而授執爵者也不
在豐肴案設豐不言面位據大射儀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
設于西楹西則此亦北面設之也注云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
蓋似豆而卑者蔡氏德晉云豐以木為之其形似豆所以承罰爵者
聶氏崇儀禮圖曰舊圖引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
坐酒亡國戴杆以為戒張氏鎰云鄭注鄉射與燕禮義同以明其不
異也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且聖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其所以備
酒禍也豈獨於射事而以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
亡國之豐為戒哉恐非也

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

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

能也酌者不授爵略之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

疏正義曰注酌者不授爵校勘記云授誤作校云勝者之弟子其少

者也者賈疏云以其執弟子禮使令故知少者也敖氏曰弟子不待
司射命之而洗觶升酌者設豐實觶其事相因可知也此不命之而
弟子知其爲勝黨者蓋於釋獲者升告之時已與聞之矣勝者之黨
實觶者主于飲不勝者也然亦惟發端以見其意耳故後有執爵者
爲之云耦不酌下無能也者方氏苞云注非也非獻非酬本無親酌
之義投壺禮勝者曰敬養而亦使他人酌則非下無能審矣蓋勝者
張弓而先升不勝者弛弓而先降彼此相形實有難爲情者雖法行
於有司而同儕猶略見獻酬之意故使子弟洗酌坐奠于豐亦曰敬
養之義耳吳氏廷華云少謂勝者之少者卒射已立于堂西升酌畢
降立于堂西與衆射者同奉司射北面之命遂俱袒決拾執張弓反
于司射西南之位不言決拾張弓可知又云耦不酌說可解不可解
罰爵自取飲故不授非略之也凡射者儀節皆俟有司之命行之第
子之升酌因設豐之命也則執弓反射位亦當在下射命之後與
衆俱袒而反位也云酌者不授爵略之也者敖氏云辟飲尊者之禮
也云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者敖氏云反位反堂西之位
此時袒執弓於禮無所當疑衍大射儀無之盛氏世佐云勝者之第
子亦與于射者也其洗觶升酌也自堂西而來則其反位也亦反于
堂西耳注乃以爲反射位者因經袒執弓三字在反位之上而誤也
夫衆射者之弓皆釋于堂西禮未育于階前袒執弓者敖氏所以有
衍文之疑也以愚考之則亦非衍也蓋云降袒執弓則其適堂西可
知矣反位者反南面東上之位就其耦也先袒執弓而後反位者爲
其耦已執弛弓而俟也經言此者遂著司射遂袒執弓以下事與此
洗觶升酌同節也且以見此弟子之亦與射也不言決遂文省也褚
氏寅亮云經云勝者之弟子則卽射賓中之年少者矣以是勝黨故
袒執弓降時始執者前洗酌有事也先反射位者事畢也注皆因依
經立訓敖氏以此弟子爲設福設豐之輩位在堂西而不與射故以

袒執弓三字爲衍文而以司射遂袒執弓挾一個揜扑北面于三耦反位爲反堂西之位非也

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司射袒亦決遂經文省耳方氏苞云不言決遂下適階西釋弓矢說決遂有明文也 注云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

如之也 執張弓射時執弓之常法也 亦不勝者皆襲說決拾

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附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

者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 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之袒決遂也敖氏

拾矣此復言之者以不勝者之襲說決拾起勝者之袒決遂也敖氏

曰不勝者固襲脫決拾矣復言之者承命勝者之後宜明言之不然

則嫌亦袒決遂與之同也云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者案說文張弛

弓弦也弛弓解弦也是張弓爲弛弦之弓故言能用之也弛弓爲解

弦之弓故言不能用之也云兩手執附又不得執 司射先反位居前

來 **疏** 正義曰侯所命來者張氏 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

位北上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三耦以下皆如司射所命而後進也大夫

之位司射與司 馬位之西南也 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

先升升堂少右 先升尊賢也少右辟 **疏** 正義曰凌氏釋例云凡飲不

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鄉射禮再射飲不勝者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三射飲不勝者如初經云揖如升射則亦當如射時未升堂之前耦進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之三揖也注云先升尊賢也者敖氏云先升道之勝者升三等而不勝者從之也上下射在庭如初儀至階乃以勝負分先後蓋屈信之節然爾章氏協夢云耦不酌不授而同升者不敢自矜其功也但勝者先升則已有別矣云少右辟飲者也者朱子曰右自北面而言則東也所以辟當飲者使當升取觶也敖氏云少右辟飲者變於射時也云亦相飲之位者賈疏云相飲者皆北面于西階授者在東飲者在西朱子曰相飲之位謂飲之者立於飲者之右也

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與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爵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

曰敖氏云進固北面矣乃言之者嫌南面奠觶則亦當南面取觶也少退者欲與勝者並乃飲也豐下豐下之南方氏苞云投壺禮不勝者奉爵勝者跪曰敬養主賓相歡無所謂榮辱也此則同耦相視絕無禮與辭有司行法私禮無所施注云右手執觶左手執弓者賈疏云此無正文以祭禮皆左手執爵用右手以祭此亦可知也

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略

後升者先降亦變於射時也此禮以勝者為主故勝者先升不勝者先降勝者從降亦中等不勝者若下射也則既降而少右上射則少左庭中之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行如射時

釋弓襲而俟侯復正義曰凌氏釋例曰凡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曰卒觶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

揖鄉射禮再射飲不勝者耦進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耦出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又云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三射飲不勝者如初是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也此二揖猶射時卒射揖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及拾取矢時既拾取矢揖既退與進者相左揖也拾取矢在庭故曰進退射與飲在堂故云升降也此飲在西楹之西勝者不與故無升堂揖當物揖及物揖三揖與升射時不同也又鄉射賓主人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鄉射記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疏云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賓主人飲罰爵其禮異於衆耦者優之也敖氏繼公云不勝者釋弓而已勝者又說決拾而襲也經文省耳注云俟復射者謂侯第三番射敖氏曰俟謂南面東上以俟司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於既

疏正義曰注

射之後命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於既
贊者代弟子酌也者案弟子亦與於射者故主人使贊者代之贊者
不射者也方氏苞云尚有二射弟子多與焉如每耦之弟子皆升洗
酌費時而失事矣故別使執爵者代之惟於初升之一耦見其義執
爵與獲者同稱則亦州之屬士耳云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於序
端者敖氏繼公云執爵者之升似當在上耦未升飲之時立於序端
以俟之也胡氏肇昕云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以後階上
弟子無事遂降至上耦升飲既訖將飲衆耦於是取觶實之之事
而執爵者代弟子以升自西階立于序端以執其事不必於上耦未

升飲之時而立以俟之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也

初每者輒酌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取觶北面奠之亦南面注云以至於徧

執爵者輒為酌疏三者輒酌以至於徧者敖氏曰注意蓋每人既飲則之以至於徧也

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優尊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勝則酌

前賓主人則於其右大夫則於其左皆邪鄉之注云優尊也者郝氏敬云賓主人大夫飲不執飛弓不親取觶必洗必授之席前不

反奠殊尊也方氏荀云雖優尊者實與不勝者同罰蓋古者武事莫重於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則以決戰

勝所以保國衛民將於是乎在大夫外長身有事時之軍帥師帥也故老病不能射者可辭於請射之初而與於射則不敢寬其罰蓋法

不行於貴者則無以肅其下也又曰騰酬爵以奠而不敢授為敬舉射爵則反之何也以飲為罰非獻酬以將愛敬之比故奠于豐俾自

取飲使尊者自降而取飲則義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受罰爵不安故又使執爵者升授也

自尊疏正義曰敖氏云西階上亦楹西少南此飲罰爵者之正位也別以是禮主于罰爵故雖尊亦當就此而飲郝氏敬云飲不于

席于西階亦北面亦立飲其示罰同也胡氏肇斯云執爵者實觶授于席前優尊者若不敢罰之也受觶以適西階上不敢以尊者自別

故不于席飲而必適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以賓西階上從其罰也

飲耦在上疏正義曰敖氏云不升立于射位也大夫既飲則徑適堂嫌其升疏西而釋弓與褚氏寅亮云耦不升堂徒執張弓立于射

位甚無謂也況大夫之耦不勝大夫並不執張弓也而謂大夫不勝耦乃執張弓乎既不執又何釋敖氏說似臆撰胡氏肇昕云上文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是大夫與賓主人同禮也大夫既飲亦反就席不執弓也敖說非郝氏云大夫飲耦不升賓主人飲勝者同升可知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尊者可以孤無能對**疏**正義曰敖氏明大夫在席自若也大夫飲而耦不升則耦飲而大夫不與亦宜爾執弛弓而升飲衆賓之不勝者其禮然故不得以所與爲耦者之異而變也郝氏敬云大夫耦飲大夫不升則賓主人耦飲同可知○注無能對校勘記云徐本無對字云尊者可以孤無能對者盛氏世佐云注意蓋謂不勝者特升飲是以前無能而孤之也衆賓繼飲射大夫與其耦尊卑不敵故可耳其敵者則必與之偕也

右飲不勝者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鄉人獲者賤明其主**疏**正義曰

獲者受命于司馬故司馬主獻之注云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爲功得獻也者敖氏云是時獲者負侯未退就而獻之辟君禮也獻

時蓋西南面大射之禮獻獲者于侯西北三步吳氏廷華云大射服不與獲者並稱則二者等耳鄉大夫不備官此獲者亦當以其屬攝

之周禮服不下士攝者雖卑未必賤於下士但大射設尊此不設尊

大射獻服不于侯西三步此即獻之于侯者彼諸侯禮詳此大夫禮

略也注以賤為說非是堵案獲者之位入負侯也右个也左个也侯

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也薦右也再負侯也乏南也入者以負侯始

亦以負侯終方氏荀云獲者不宜得獻且有俎獻于侯示以侯而得

獻也大射則服不先受獻于侯之西北設薦俎而後轉以祭侯示不

寧侯本不當祭而服不私獻之也示獲者以侯得獻宜於鄉人校射

見之明不寧侯本不宜祭宜於諸侯之大射見之禮之變必有義而

置之各有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為其將祭

其所如此氏云先設薦俎乃受爵亦變於君禮也其設之亦當侯中在獲者之

前注云皆三祭為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也者賈疏云三處下文

右與左中是也敖氏曰皆三祭為其將祭於侯之三處也薦有三祭

謂脯之半職者三也俎祭謂肺也薦俎皆北面設之俎在薦南吳氏廷華云諸經獻後乃設薦俎此在獻前者蓋將設猶未設下左右中及西北三步乃設之下注薦之於位是也薦祭脯醢俎祭肺脯則下記祭半職橫于上是也祭祭食也禮食必有祭也三祭者注所謂獲者以侯為功也侯有中及左右故必歷三處祭薦俎及酒示三處皆其所也又經明言獻服不其受爵乃祭酒祭薦祭俎皆獻禮耳注因此經祭字遂以祭侯言之周禮注亦以此為說據夏官射人祭侯則為位則祭侯固有其禮但不可以獻服不即為祭侯據此爵及薦俎皆一蓋專為獲者設耳若謂祭侯三處則應三爵三薦俎不應止用一爵一薦俎為移此就彼之計且獲者亦不應代侯卒爵以尸禮言則侯北面尸亦不應南面也又據經先獻獲者後獻釋獲者兩獻俱有祭若以此祭為祭侯豈下釋獲者亦可謂之祭中乎張氏爾岐云皆三祭脯之半職俎之離肺皆三也蔡氏德晉云三祭謂祭侯之

左右中三處故俎之肺與脯之半臠皆用三也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侯

負侯中也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其設薦俎西面疏正義曰執

錯以南爲上爲受爵於侯薦之於位古文曰再拜受爵疏氏云固負

侯北面矣復言之者明其還而倚旌乃拜且嫌受獻或異面也注

云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者賈疏云上文正主獻賓獻衆賓皆

北面與受獻者同面今此與受獻者不同面故云辟正主也敖氏云

拜送爵不同面明其異於常禮也云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爲上爲

受爵於侯薦之於位者賈疏云此云負侯北面拜受爵是受爵於侯

下云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是薦之於位也經云東面注云西

面錯者據設人而言盛氏世佐云注蓋謂上文設薦俎之法設者

西面錯之以南爲上俎在薦南也知西面錯者以送爵者亦西面故

也先設於此者爲其受爵於侯故亦於其負侯之位薦之也獲者北

面而設俎在薦南者以其暫錯於此且變於祭侯也疏誤吳氏廷華

个設薦俎獲者以侯為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疏正

曰郝氏敬云侯北向以東為右偏則為个姜氏北錫云獻爵於侯負

侯拜受謂居侯北三步而不西耳若謂於侯拜受則侯中與左右个

皆一侯之內也相去幾何何以云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邪

惟去其侯三步東往右个故曰執而從之又曰適盛氏世佐曰經云

獻獲者於侯又云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則其於侯中明矣侯中與

右个在一侯之內乃云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而適者禮以變易為

敬不徑自中而移於東也下經云適左个中亦如之然則自右而移

於左自左而復移於中皆使人執其薦俎從之而適也豈必去侯三

步而後可云適哉姜說誤矣注云獲者以侯為功是以獻焉者敖

氏曰獲者因射侯而得獻故就侯而祭其薦俎與酒焉示不忘本也

云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者也者以前使為獲者設薦俎是主人贊者故知此亦同也云簋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者賈疏云侯以北

面為正依特牲少牢皆簋在右故知簋在東右廂豆在西左廂也敖氏云下言獲者南面坐祭薦乃祭俎則是俎在侯北薦在俎北而獲者又在薦北如常禮矣其設薦之位亦脯西而醢東蓋上右也薦俎不統於侯者此獻主於獲者非為侯故耳焦氏以恕云祭侯之祭以今時例之亦如旗纛神之祭相似但今則加嚴敬而古之祭侯頗略直與始為飲食之祭相準然始之設薦蓋設之於侯而不在西北三步之位繼之設薦宜統於侯以北面為正而簋在右者得之矣至於獻獲之禮不參祭侯者殆非禮意也經云獻獲者於侯乃通下文而言之不必過泥此一語也云言使設新之者賈疏云鄭意嫌更使人設之其實薦此者仍前人而云使人設薦俎示新之而已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為侯祭也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

疏正義曰注反注校勘記云反徐本作及通解楊氏俱作反○敖氏曰必云執爵與者見其所取者非離肺也取離肺者必奠爵乃與

注云為侯祭也者賈疏云此正祭侯故獲者南面鄉侯祭也云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者大射儀云獲者左執爵又祭薦俎二手祭

酒此不云二手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

亦如之校勘記云亦唐石經徐本楊氏俱作皆通解敖氏作亦案敖云謂適左个又適侯中皆如適右个而祭之儀也則敖所見本亦作

皆刻集說者誤改為亦耳注云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也者敖氏曰先右次左後中禮之序然爾士喪禮曰主人

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中亦如之其序正與此同

東面立飲不拜既爵不就乏者明其享侯之餘也立**疏**正義曰敖氏

北三步獲者受獻之正位也鄉以有為而受於侯今執爵宜居正位故執爵先立於此而東面執薦俎者又從之而西面設於其東也薦

右脯南也飲於薦右亦變於大射禮也以違其位而南故復言東面盛氏世佐云東面設薦俎謂主人之贊者東面設也舊說獲者東面

設者西面非張氏句讀以此五字為句今從之褚氏寅亮云左个西

北三步獲者之位也注以為受爵於侯薦之於位獻薦異處敖氏謂獻薦皆在侯細玩此經及大射儀其言獻也則異其文此則曰獻獲

者於侯又曰獲者負侯北面拜爵明其在侯也大射儀則曰獻服不氏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明獻之於位也兩處經文不同也

至其言薦也則同於獲者將祭時俱曰薦俎從之於既祭後俱曰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並無異詞然則兩禮所設薦俎俱在其位明矣如薦俎先設於侯中乃獲者不先祭中反令徹其薦俎先祭

右个左个然後仍設故處而祭中何邪故當以注為正至所以獻薦雖主獲者實兼為侯是以俎有三祭既有三祭則當為侯祭矣故注於其祭酒而曰反注反注者向身內注與凡禮外注異所以明其為侯祭也然則祭侯時薦俎之設亦當順侯北面之位而不當從南面之位矣敖氏亦誤又大射之獻亦當在侯因大侯前參于二侯故移獻就其位異於此注云立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者

欽定義疏云是時獲者東面司馬必北面乃得受爵於獲者之右也受爵必於其右者以送爵時由其右故也司馬受爵奠

于籩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遷設薦俎就乏

言辟之者不使當位時舉旌偃旌也設疏正義曰敖氏云司馬於此於南右之也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疏方言復位則是既獻獲者

於侯之後即北面立於侯之西北以俟獲者之來與獲者於此自執其薦者已授爵則不敢徒手而勞人也注云遷設薦俎就乏明已

所得禮也者賈疏云前設近侯見享侯之餘此近乏者已所有事之處遷近乏是明其已所得禮故也云言辟之者不使當位時舉旌偃

旌也設於南右之也者敖氏云辟如辟奠之辟謂離於故處也此改設于乏南故云辟設必就乏者宜近其位也不當其位時旌云凡他

薦俎皆當其位之前者凡他薦俎謂燕及食獲者負侯而俟疏正義并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與射異也

氏云事未畢而受獻故反而卒之俟侯命去侯張氏爾岐云俟後復射也

右司馬獻獲者

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

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不當其位 **疏**正義曰敖氏云釋弓矢

禮也不執弓矢則當襲矣去扑者獻則不可佩刑器也說決拾襲當

於堂西不言者文省也釋獲者聽命於司射故司射主獻之獻時蓋

西北面既授乃北面也折上當有設字蓋文脫也亦有祭脯與切肺也

獲者與釋獲者皆賓之弟子以有勤勞之事於此乃得獻則其他第

子於獻衆賓之時亦不與明矣盛氏世佐云司射作升斂者訖即為

此獻釋獲者之事亦與司馬獻獲者同節也經中此類甚多若必一

事畢乃為一事則一日之閒有不能終禮者矣階西司射倚弓矢與

扑之所說決拾襲當于堂西不言者從省文方氏苞云賓主人大夫

而外衆賓薦惟脯醢而獲者釋獲者乃有俎有祭何也以祭侯宜有

薦俎也獲者釋獲者有俎而司馬司射無俎何也事有所專以主祭

侯而有加俎猶大射所先薦者惟司正與射人而司馬則與羣士徧

獻薦燕所先薦司正射人司士執幕者而大射正則與羣士徧獻薦

也特牲少牢衆賓兄弟皆有薦齊何也祭自尸食以後皆與祝備賓

兄弟獻酬之時三射禮成餘時無多人入皆備祭肺祭酒之節日亦

不暇給矣燕禮若射則不獻庶子義可類推也堉案釋獲者之位

在中西本位也少南就其薦也薦右也司射之西也辟薦少西也注

云不當其位辟中者賈疏云以釋獲者位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

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與取肺坐祭遂

祭酒與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筐釋獲者少

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為復射 **疏**正義曰敖氏云就其薦謂於

妨司射視算也亦辟俎 **疏**薦西也司射之西則又少南

於薦西之位矣蓋與司射俱北面則宜並立也拜受立飲不同面者
異於堂上之獻也獲者亦然注云亦辟俎者據上獻獲者獲者執
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是辟薦兼辟俎也此但云辟薦不
云辟俎省文耳以與獲者同故云亦辟俎敖氏云辟與上經辟設之
意同惟云辟薦據釋獲者所
執而言也辟俎則有司為之

右司射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搯扑以反位

為將復射

疏正義曰張

氏爾岐云司射獻釋獲者事畢反位自此下至退中與算而俟言以
樂節射之儀司射又請射命耦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皆拾取矢司
射作上射升射請以樂為節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卒射又命取矢
乘矢又視算數獲又設豐飲不勝者又拾取矢授有司乃說侯網退
旌退福退中與算共九節射之第三番也○韋氏協夢云司射既奠
爵于筐即適堂西釋獲者亦即辟薦此二節蓋同時為之經因敘獻
釋獲者禮而先言釋獲者辟薦之儀非
謂釋獲者既辟薦然後司射適堂西也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

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搯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

袒決遂執弓就位

位射位也不言射者以當序取矢

疏

正義曰注云位射位者賈疏云下云各以其耦反于射位

故知此是射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者也

張氏爾岐云位司馬之西南東面位也

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衆賓也既命

之節反位不俟之也羈不言先

疏

正義曰注云羈不言先三耦未有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者張氏爾岐云

初三耦在司射西南及司馬立司射之南三耦拾取矢移位於司馬之西南是拾取矢時射位始定故注云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也又射者堂下凡三位堂西南面比耦之位司射西南東面三耦初射之位司馬西南東面則拾取矢以後至終射之位也盛氏世佐曰上經于三耦初取弓矢之時已云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及其將斂不勝者也又云司射先反位并此凡三言先矣其義一也第二番將射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不言先文有詳略耳注說非又案射者堂下止有二位堂西南面比耦之位一也司射之西南射位二也司馬之西南即司射之西南也疏以此位分爲二非章氏協夢云疏謂鄉射有堂西取矢及比耦之位有三耦射位在司射西南有拾取矢及再番射位是三位考經文初番射時射位在司射西南再番射時射位在司馬西南拾取矢位亦在司馬西南疏以司射司馬之文異遂分爲二位不知司馬西南之位即司射西南之位觀司馬既命去侯之後立于司射之南面再番射時遂云立于司馬之西南蓋始射司馬未有定位故以司射爲節再射遂以司馬爲節也若然則三耦鄉射唯有二位而已較大射少一位者大射有次此無次故也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疏**正義曰注

正義曰注

云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者賈疏云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爲與則平敵之義也胡氏承珙云疏說是也上文主人以賓揖大射儀以耦左還注皆云以猶與也胡氏肇昕云敖氏云以其耦進謂上射先而下射從之也進亦並行若大夫之耦則亦以序而獨進下文云大夫就其耦是也敖蓋因經以字因有先後之別不知以與一聲之轉故古多通用鄭君以今文之與注古文之以其音義相同不煩改字也

右司射又請射命耦反射位

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

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南面相俟而揖行也疏正義曰蔡氏

取矢就射位西南使之也所作亦惟上耦其餘以次進也郝氏敬云

前射委福惟二十八矢故三耦拾取餘皆取諸堂西今賓主大夫衆

耦矢皆委福故自三耦至衆賓皆取矢于福三耦為正先拾如初反

射位注云南面相俟而揖行也者盛氏世佐云賓主人各於堂下

之東西方袒決遂執弓訖乃皆進賓進而東主人進而西及階各於

其階前南面揖而行蓋福在中庭之南當洗故自堂東西來者皆須

南行就之也疏云各於堂上南面相見而揖非及福揖拾取矢如三耦及福當福東西也主

拾取矢不北疏正義曰注云及福當福東西也者賓主人東西行及

面揖由便也疏福所主人乃西面賓乃東面拾取矢敖氏曰階前揖

而南及福揖而止所止之處即拾取矢之位也是其位猶未離乎階

珍傲宋版印

疏正義曰注云亦於三耦爲之位者張氏爾岐云與三耦摺三挾一之處同也敖氏云此儀異於三耦者蓋退於北與退於南者不同

也案盛氏以揖退皆已揖左還各疏正義曰賈疏云賓主北面揖退

堂東西之位盛氏世佐云賓主入北面揖訖各由其故道而反堂東

西之位此進而北行也乃云退者自福而言也注云已揖左還非案

拾取矢以上經固以如三耦說該之矣迨既拾取矢據三耦當有南

面揖少進當福之文經第言北面摺三挾一个揖退而已省文可知

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將祖先言主人

賓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賓主人釋弓矢不於序之西東者變於卒射時

也疏不言說決拾者可知也○注尊賓也校勘記云尊閩誤作是

敬之事也此將襲先言賓襲是修容之禮也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

耦降袒決遂於堂西就其疏正義曰敖氏云袒決遂蓋揖皆進如三

耦疏於庭無堂上堂下之異故不得如升射之儀也耦東面大夫

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者盛氏世佐云注

蓋原大夫說矢束之意亦欲如三耦之拾取是以敵者之禮待其耦

反位而后耦揖進疏正義曰而後校勘記作后云后作後○敖氏云

方氏苞云自大夫以上矢有束必矢與其人之志慮血氣相應而不可混也脫東以矢當拾取也其自為耦則並行至福南而脫之以拾

取而同升就席也與士為耦則脫東而反位其耦乃進取矢俟耦反其位而後大夫釋弓矢以升故取矢時即分先後也大夫先脫東示

欲與耦拾取也耦進而兼取乘矢示不敢與之拾疏正義曰敖氏云耦也然後大夫亦兼取焉則尊不陵而卑不偪矣

而興反位揖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疏正義曰敖氏云耦也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兼取乘矢不敢拾

取者以其非敵也凡敵者共取矢于福則拾以為儀言順疏大夫進坐羽是亦兼諸附矣此與三耦異者惟不拾取矢耳餘則同

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為之位揖退耦反位大夫

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大夫不序於下尊也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耦反

夫不與耦同反位故遂釋弓矢于序西而升即席優尊者也堉案言耦反位大夫不反位可知言大夫適序西耦不適序西可知反位者

反射位也必取道于司馬之南上經大夫與其耦射其可證者此大夫獨適序西則揖退之後耦自南行轉西以反位大夫則自轉而西

行北折至堂西眾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右三耦賓主人大夫眾賓皆拾取矢

司正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彙言還當耦西面是言進

終始互相明也今

疏正義曰敖氏云進由司馬之東面進也此以適南為進者凡進退之文無常大抵以有事於彼

為進卒事而反為退也

注云舜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者賈疏云上番將射時云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不

言進明還當上耦時者進近上耦乃作之此直進作射不言還當上耦明進時亦還當上耦而作之故言終始互相明也云今文或言作

升射者敖氏曰經文上字似衍否則其下當有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蓋後人亦疑其誤而易之矣胡氏承瑛曰敖謂上字衍是也疏云

此直進作射似經文但云作射如初本無上字鄭不從今文作升射者大射儀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亦不言作升射也司馬

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

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

疏正義曰敖氏云司射惟去扑耳其決遂執弓挾矢自若也似不宜襲此言

襲蓋衍文以樂樂者用樂為歡樂也以此請之於賓故曰請以樂樂于賓大射儀曰請以樂盛氏世佐云此襲字非衍也蓋射武事也故

請射則袒樂文事也故請樂則襲言襲則其說決拾可知矣不釋弓矢者射未畢也方氏苞云初射再射欲其容體比於禮也至三射又

欲其節比於樂初射再射欲其不失正鵠也至三射又欲其循聲而發射之初弓矢未調三射而後樂作俾循序而益致其精也射之終

筋力既乏三射而樂始作俾嚴終而彌斂其氣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其事至難故聖人陶冶羣材而磨礪其德性者如是其曲

盡焉其辭曰請以樂賓不敢質言之也賓喻其意故不辭而遂諾案義疏云凡司射升堂惟去扑而已其袒決遂如故未聞變袒而為襲

也注疑襲為

衍文是也

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

於東面

儀禮正義九 西中華書局聚

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於賤者遙疏正義曰敖氏

號命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疏云必摺扑而

後命樂正者辟併敬也義疏云大射司射東面命樂正樂正應曰諾

此經亦諾可知注謂樂正猶北面未還蓋上遷樂時樂正立於正南

北面至是聞命許諾位猶未變與大射同也疏注號命之可也校勘

記云命徐陳通解楊氏俱作令云樂正亦許諾者據大射儀有樂

正曰諾也云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者賈疏云樂正位東階東南北

面大射位東北西面賓在堂南面樂正猶北面不還西面是以下文

特云東面命大射明此時不西面受命矣吳氏廷華云經不言樂正

受命面位下東面命大射是正面向向以示所命之重也則受命亦

當西面向司射與大射同可知但文不具耳司射遂適階閒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

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疏正義曰注云

八矢一節之閒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鄉射之鼓五
節歌五終所以將入矢者周禮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
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鄉射為大夫士禮故鼓五
節歌五終者下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也云一節之閒當拾
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者賈疏云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
節以盡乘矢則同其餘外皆以聽以知樂終始長短也王九節者五
節先以聽諸侯七節者三節先以聽鄉大夫士五節者一節先以聽
皆四節拾將乘矢但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少優至尊先
知審故也敖氏云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
之閒拾發乘矢焉射人職所謂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射九節五正
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盛氏世佐云此當以疏說為正敖氏
奸立異而引周禮射人職為證以愚考之則不然蓋自敖說推之則
王之九節五正五節之閒拾發乘矢而其先以聽者四節也諸侯之

七節三正三節之閒拾發乘矢而其先以聽者亦四節也夫天子以下降殺以兩禮之大凡也今其先以聽者天子諸侯同爲四節而大夫士僅減其一焉固已不倫矣且其拾發乘矢一也而有五正三正二正之不同是節之多者似促數而節之少者反舒長此亦理之不可通者蓋射人所云九節七節五節者以其樂節言也

所云五正三正二正者以其侯采言也鄭注蓋不可易矣

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也東面者進還鄉大師

詩篇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壹發五祀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

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樂正東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閒若一者重節

上○敖氏曰言命大師者見所命者必其長也此惟據有大師者言之注云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壹發五祀五縱于嗟騶

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者朱子曰據詩但取壹發五祀之義耳騶虞則爲仁獸之名以庶類蕃殖美國君之仁

如之也樂官備云者諸儒有以騶爲文王之囿虞爲主囿之官故立此義而鄭注因之與其詩箋自相違異胡氏肇昕云周禮鍾師疏引

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文選魏都賦注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賈誼新書禮篇云騶者天子之囿也

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凡此諸說皆與毛詩異而與射義合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書王會

云備者取其壹發五祀言多賢也考異義許慎從毛說而鄭無駁亦以毛爲是注禮則用韓魯說者以與樂賢之意相近也褚氏寅亮云

詩孔疏謂射義注引詩斷章斯言最的可釋朱子箋注相異之疑然注云思得仁如騶虞之人以充其官則未始以騶虞爲官與箋義亦

無大異至賈誼新書云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又云騶廡官
 虞山澤之官二者皆不失人官備可知則以官備釋騶虞與小序異
 鄭固未嘗取其說以注禮也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
 賢之志取其宜也者案鄉射得奏騶虞說者不一郝氏敬云國風小
 雅上下或可通用也高氏愈云意其音節有可相借用者也蔡氏德
 晉云周官射人王射以騶虞九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蘋皆五節今
 雖奏騶虞而仍如采蘋采蘋之五節則其等未嘗辯且周南召南為
 鄉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天子歌騶虞亦不必天子獨用不可以僭
 禮律之也盛氏世佐云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士無大射大
 夫以下無燕射有鄉射射義及射人職所言以樂節射之差皆賓射
 也故與此異鄉射得歌騶虞者二南為鄉樂騶虞篇次在召南內故
 得用之且大夫士去天子遠無嫌於僭也若諸侯之大射與賓射同
 大射儀云奏狸首是也以是推之則天子及大夫之大射亦與其賓
 射同樂可知矣又投壺云命弦者曰請奏狸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
 類是也乃奏狸首者燕禮殺故變而與諸侯之賓射同所謂禮窮則
 同也然但以瑟奏之而不用金石之樂亦異也鄉射與投壺雖奏騶
 虞狸首而其節則止於五下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也胡氏
 肇晰云騶虞為鄉樂故鄉樂得用之且與樂賢之志相宜也盛氏推
 論說多未確不如蔡說為精矣云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者賈
 疏云采蘋是鄉大夫樂節其他謂賓射與燕射若州長他賓客自奏
 采蘋此篇有鄉大夫州長射法則同用騶虞以其同有樂賢之志也
 云閱若一者重節者賈疏云閱若一謂五節之閱長短希數皆如一
 則是重節也

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

疏

正義曰盛氏云反位
 反工南北面位也

右司射請以樂節射

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

皆應鼓與歌之節
疏正義曰注云降者衆賓者賓主人大夫卒射皆

乃釋算降者衆賓
疏升堂惟衆賓降也敖氏曰降指衆耦之最後者

而言以見釋獲者升告之節也吳氏廷華云次番射
疏釋獲者執餘獲

賓主人大夫亦降脫決拾乃升則降者不獨衆賓也
疏釋獲者執餘獲

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卒已也今文
疏正義曰注云今文曰告于賓者

文已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

曰左右卒射矣此云升告左右卒射如初亦是告于賓不言可知猶

大射儀於再射時既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

告於公曰左右卒射其後三射既畢亦但云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

右卒射如初不復言告于公矣胡氏肇昕云升告左右卒射六字爲

句謂以左右卒射升告之也若作告于賓當有曰字如上文告于賓

曰左右卒射其義方顯若僅作告于賓似

左右卒射爲告賓後事矣故鄭不從今文

右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以樂射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

如初

右樂射取矢數矢

司射釋弓視算如初算獲算也今文曰視數也
疏正義曰注云今文曰視數者胡

氏承瑛曰說文云筭長六尺計

歷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算數也从竹具聲讀若筭是二字音同而義別禮經執筭受筭之類當作筭無算爵無算樂之類當作算然經典每多錯出筭是計數之物雖亦可通為數義究不得即以數字代筭字鄭此注云筭獲筭也今文視筭作視數則是以訓詁字代經文者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正義曰叔氏云言如初又言降故不用與復位為司射命設豐之節也亦以見其所如者止於此無復實算於中之事矣蓋以其不復射故也

右樂射視算告獲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

如初正義曰校勘記云通解設豐二字不重出案大射設豐不重通解因彼而誤叔氏注大射云當更有設豐二字如鄉射之

文胡氏肇昕云升飲如初下叔氏云大射儀云卒退豐與觶如初此脫一句也

右樂射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

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尚也并矢正義曰賈疏云言猶袒者亦於弦尚其鏃將止變於射也是有故之辭以其常袒恐不

袒故言猶以連之也盛氏世佐云司射之請以樂樂於賓也經既云襲矣至是言猶袒者蓋自其命勝者不勝者之時而袒也其閉命樂

正及視算皆襲胡氏肇昕云以樂樂賓節叔氏以襲為衍文章氏協夢據此節猶袒決遂明司射前此皆袒以叔說為是然考初番射訖

數獲司射適西階西釋弓矢去扑襲則三番射訖視算亦必襲矣經不言者互文相見也視算既襲命勝者不勝者又袒而此因之云猶袒決遂也盛氏說推究頗精當從之注云側持弦矢曰執者對方持弦矢曰挾而言張氏爾岐云方持弦矢曰挾者矢橫弦上而持之側持弦矢曰執者矢順并於弦而持之云面猶尚也者尚與向通尚其鏃者張氏曰鏃向上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賓

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附以退不反

位遂授有司于堂西不挾亦皆執之如司射也不挾亦皆執之如司射也者謂亦側持弦矢也賈疏云兼諸弦附則與司射異司射直執一個無三矢兼於附三耦以下則執一個并於弦又以三矢并於

附執氏曰拾取時猶皆兼諸附至福南北面則不挾矢但取一矢兼諸弦餘三矢則兼諸附自若亦象摺二挾一之儀且如司射之戒也

賓與主人則亦于福東西之位爲之云不以反射位授有司者射禮畢者執氏云不反位但由司馬之南而過也授有司授之以弓矢也

必授之者射事止則宜反於所受者也此文主于三耦及衆賓大夫與其耦亦存焉若賓則自階下以授有司于堂西主人則以授有司

于堂東也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謂賓大夫及衆賓也相俟堂西進立於西階之前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衆賓

從升立時少退於大夫疏正義曰注云衆賓謂堂上三賓也云相俟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堂西進立於西階之前者以上授有司弓

矢于堂西故知相俟於此也云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退於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者賈疏云皆依上文獻後升

及留在下之法執氏曰揖皆升就席謂衆賓三人也衆賓三人必俟拾取矢者辯而後升若主人賓大夫則既授弓矢即升如初禮固不

儀禮正義九 卷一中華書局聚

俟其辯也胡氏肇昕云經文云皆自謂賓主人大夫及眾賓也正承上文賓主人大夫眾賓而言不得專屬眾賓也敖氏故與鄭立異非郝氏敬亦曰賓主大夫以下席在堂上者皆復升盛氏世佐云賓主人大夫必俟辯拾取矢而後升者以射事至是而終故變於初也

右拾取矢授有司

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疏正義曰司射之扑在階西今來去扑于堂西之

等以其不復射也敖氏曰反位其猶在中西南與不言釋矢可知也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

之說解也釋之不復射掩束之校勘記云掩諸本俱作奄云說解也釋之不復射掩束之者敖氏曰釋則

是不束也說而釋之變於射與未射之時郝氏敬曰凡侯未射左下綱不繫掩束之射畢又脫繫復掩之盛氏世佐云說侯之左下綱異

於射時也釋之謂不掩束異於未射時也其不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全去之者見此禮主為射也疏云備復射非也

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疏諸所退皆俟堂西備復射也旌言以者旌恆執也獲者釋

獲者亦退疏正義曰注云備復射者張氏爾岐云謂旅旅酬後容欲燕其薦俎射也云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者敖氏曰此據大射

儀而言也退薦俎各當其位之前與

右退諸射器射事竟

司馬反為司正退復解南而立當監旅酬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射訖飲酒之事旅酬二人舉

觶徹俎坐燕送賓以至明日拜賜息司正諸儀並同鄉飲酒禮○敖氏曰射事已而復其故職也云復觶南見射者觶不徹是時司射亦當復東方之位郝氏敬云初司正揚觶退立于中庭觶南未旅而射改爲司馬今射畢旅行復爲司正仍立觶南以監旅也張氏爾岐云觶南者司正北面監衆之位

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贊工遷樂也降時如初入**疏**正義曰儀禮釋官曰案樂正公

曰令相與此經合敖氏曰命弟子亦適西方命之也郝氏敬云樂正初自西階命弟子贊工遷東階下射射今射畢復命弟子贊工升西階東北面坐初不言樂不言樂正者正樂告備則降立堂下今工反而樂正仍立階下懸閒可知也注云降時如初入者敖氏云謂後

先及相之之儀也郝氏曰如其降謂如降往東階時左荷右相也云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者張氏爾岐云西階東北面樂正告樂備後降立之位遷樂於下則立阼階東南北面今當命弟子又復來此也遷工反位爲旅酬後將有無算樂也敖氏曰反坐謂反其故位而坐也工既坐弟子亦降立于西方高氏愈云反坐復其舊時之坐也前

因將射工降坐于阼階下之堂前矣此則因行旅酬而工復升各復其舊時之坐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以待舉樂也

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

實之進東南面所不者酬而禮**疏**正義曰俎西之觶張氏爾岐云將殺也賓立飲射前一入舉觶於賓賓奠于薦西

也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少退少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

面拜送旅酬而同**疏**正義曰據獻酬之時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

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其既實觶進西南面

立鄉疏正義曰注鄉所酬校勘記云鄉徐陳通解楊氏俱作鄉云

階上實觶進東南面則知此主人酬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

酬亦如之長謂以長幼**疏**正義曰注云長謂以長幼之女而酬也

此惟據主人所酬者而言大夫若眾則相酬辯乃及長盛氏世佐云

大夫若眾則大夫長受主人酬訖即實觶酬眾賓長眾賓長酬次大

夫交錯以辯也敖說非蔡氏德晉云此主人酬司正升自西階相旅

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

若子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謂大夫酬

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為主疏長若長相酬之時也盛氏世

佐曰此謂無大夫而眾賓長相酬之時也賓主人及大夫旅酬皆不

相至眾賓乃相之若主人酬長相之之辭當曰主人酬某子猶主人與賓為耦而告賓曰主人御于子也若大夫酬長辭當曰某子酬某猶大夫為下射而以耦告之曰某御于子也受酬者自大夫右大夫如介禮也○注此言某酬某子者校勘記云此寫本誤作化云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者敖氏云司正稱酬者之字稱受酬者曰某子彼此之辭也此主為酬者命受酬者緣酬者意欲尊敬之故於此言字於彼言子所以不同引春秋傳曰者莊

公十年公羊傳文以證子之尊於字也云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者明射禮之異於飲酒也吳氏廷華云此特主人及大夫獻賓長之禮卽尊之亦非下爲上之可言敖氏謂稱字稱子彼此之辭是也要之司正作受酬者則某子是相對者之稱故辭有彼此且酬者與受酬者較則又以受酬者爲主故稱其字也方氏苞云有司教射自當序賓以齒而射者私家之行輩又各有少而尊長而卑者設以父族母族之尊行次酬卑者而司正代爲尊之之稱義無所取況以次相酬受酬者必少而轉爲尊稱亦未見其安夫子孫祭告以字呼祖考則不得爲卑稱明矣蓋因衆賓姓同者甚多設曰某子酬某子則不辨其誰何惟酬者稱字則所酬者雖以姓舉而不慮其相混矣但其中有同姓遞酬者則宜並稱字而記無文蓋旣明於異姓相酬之稱則同姓之不得更稱姓者並以字舉可知矣韋氏協夢云某子受酬據受酬者而言也此云某酬某子據酬者而言也其意蓋曰某酬某子某子受酬經特互文見義耳注非胡氏肇斯云旅酬之禮以次相酬則此酬者卽先受酬之人故司正但作受酬者而受酬者之爲某子不稱其字而但稱其氏緣酬者之意以尊之也要之酬者之爲某受酬者之爲某子其敘本自秩然不至相混而司正必作之者禮貴防其未然也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退立俟後酬者也始疏正義曰注云升相立階西北面

者也者以酬時司正不與其事故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必退立至後酬者又始升相也

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在下謂賓黨也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

不與無算爵然疏正義曰引鄉飲酒記者賈疏云欲見主黨不與酬後與此異於賓之義吳氏廷華云在下謂諸執事卽鄉飲酒記謂

主人之贊者賓與禮重故酬不及贊此詢衆禮輕故亦與酬耳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

右旅酬

司正降復位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二人主人之贊者疏正義曰張氏爾

爵韋氏協夢云大夫若衆亦唯舉觶於其長若有諸公則舉觶於諸公而大夫亦不與矣褚氏寅亮云鄉者二人所舉之觶賓與大夫奠

于薦右未飲今仍使二人終此上事俟其飲畢受觶酌酬主人及長

堵案使二人舉觶使之者未詳敖氏謂司正使之是也至二人所舉

即前奠於賓與大夫薦西之觶舉此二觶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

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

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

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

薦右坐奠之疏正義曰注云坐奠之不敢授者對獻酬時賓與大夫

辭坐受觶以興辭辭其疏正義曰必辭者賓與大夫舉觶者退反位皆

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不舉者盛禮已疏正義曰校

而在其俎之西也方氏苞云未請安于賓未命弟子徹俎而預奠酬
解何也進退拜送坐興之禮說屢升堂後不可復行故預拜送坐奠
于其所然後升坐而取飲可以不興不拜也吳氏廷華云舉觶者堂
上無位此云反位者其西階上之位與云古文曰反坐者胡氏承珙
古今文疏義曰此賓與大夫當舉觶者奠于薦右之時既坐受觶以
興矣至此乃坐而反奠于其所反奠者謂還奠于薦右上文一人舉
觶亦云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彼不言坐者省
文然反奠連文與此正同古文作反坐者誤倒鄭所不從 若無大
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觶如疏正義曰燕禮初二大夫騰觶至旅酬復
夫則唯賓一人其一人舉觶之禮當如燕禮之騰一爵故引以況之
敖氏云言此者明不舉觶于賓長此二人舉觶雖曰正禮然若無大
夫則缺一人以其禮唯當行於尊者耳方氏苞云大夫不與衆賓長
可同於介之受酬而不可同於爲介舉觶何也鄉飲酒之介乃德行
道藝亞於賓以待後舉者故禮多同於賓而與大夫等鄉射之衆賓
長非必德行道藝遠過其曹也主人繼賓而酬之乃所以達其意於
衆賓若特爲舉觶則義無所取而受者轉不能安矣

右司正使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請坐

賓燕盡殷勤也至此盛禮已成疏正義曰注至此盛禮已成校勘記
酒清肴乾強有力者猶倦焉云已徐本通解俱作以云酒清

肴乾強有力者猶倦焉者本禮記聘賓辭以俎之者不致以燕坐褻
義之文引以證請坐于賓之意也

貴有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疏正義曰章氏協夢云上言請坐于賓亦傳主人之辭也下

言主人曰亦傳辭于賓也此與鄉飲酒皆互文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疏弟子賓

者主人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疏正義曰注順賓意也上言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

脩監本誤作濱云上言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者以上言請坐于賓亦司正傳主人之辭此言主人曰亦傳主人之辭于賓也

互相備文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乃相足也

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疏侯弟子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

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疏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人飲

食必歸其盛者疏正義曰注云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所以厚禮之者以鄉飲酒燕射皆有徹俎之禮俎為肴之

貴者徹以歸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故云歸其盛者

降自阼階西面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取俎未必在司人侍者疏正義曰鄭氏云上文蓋終言之耳

云以東授主人侍者者盛氏世佐云鄭為此說者所以成其為賓黨弟子耳姜云弟子當是主黨則其以俎而東也無授主人侍者之事矣

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疏凡言還者明取之蓋賓取俎之時主人與大夫即皆取

俎授弟子經特各終言 眾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從降亦
其事耳非有先後也

右請坐燕因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屨升坐說屨者將坐空
屨褻賤不宜在

堂也說屨則摳正義曰韋氏協夢云賓主人說屨之時大夫及眾
衣為其被地疏賓亦皆說屨畢主人乃揖賓升賓厭大夫大夫厭

眾賓眾賓亦序升也注云說屨則摳衣為其被地者賈疏云曲禮
云摳衣趨隅彼謂升席者引之證說屨低身若不摳衣被地履之案

少儀云排闥說屨於戶內一人而已矣注云雖眾敵猶有所尊也彼
尊卑在室則尊者說屨在戶內其餘說屨於戶外若尊卑在堂則亦

尊者一人說屨在堂其餘說屨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說屨於
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鳥在堂矣此及鄉飲酒臣禮賓主人行

敵禮故皆說乃羞也羞進也所進者狗載醢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
屨於堂下也

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二人謂鄉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
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觶也卒觶

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疏正義曰注云使之升立于西階
拜既爵此坐於席禮既殺不復崇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觶也者

敖氏云使之亦司正也此舉觶謂取而酌之即下文所云執觶者受
觶遂實之之事也方氏苞云二人舉觶即舉賓大夫前奠于其所之

觶也賓大夫不興而取奠觶飲則命舉觶者取之明矣敖說失之胡
氏肇听云賓主人大夫眾賓說屨升飲則興拜之儀多省故必使二

人舉觶凡堂上舉觶執觶之事皆其所掌鄭注故渾括言之云卒觶
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據上正旅酬時賓酬主人

卒解不拜故云卒解者固不拜矣又獻酬時皆坐卒爵拜既爵此則卒解不拜故云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云此坐于席禮既殺不復崇者據正獻酬時言之也凌氏釋例云凡無算爵不拜唯受爵于君者拜案鄉飲酒鄉射旅酬以前燕禮大射爲大夫舉旅行酬以前皆是立行禮禮盛故拜至無算爵則坐行禮禮殺故不拜考鄉射禮無算爵使二人舉解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解飲卒解不拜執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解以實之受解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解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筐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算樂是無算爵皆不拜也以鄉射推之則鄉飲酒無算爵是賓與介取奠解餘當與鄉射儀同經不云者文不具也燕禮大射無算爵卒受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又云士終旅于上如初無算樂是燕禮大射無算爵亦不拜也特牲饋食禮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解于其長長皆奠解於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注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唯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有司徹賓尸之禮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不賓尸之禮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經雖不云不拜準以飲酒正禮則皆不拜可知也唯受爵于君者始拜燕禮大射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是酌膳進公公不拜也又云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坐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爵者與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于公者拜然亦降席拜而不降階拜則已殺於旅酬之禮矣鄉射無算爵受酬者不拜受注禮殺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而燕禮大射受君之酬則拜者君尊異

於常人也又燕禮大射公有命徹饔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此則命徹饔之拜而非無算爵之拜也此拜亦降階拜公雖命小臣辭而不升成拜示禮有終也 執觶者受觶遂實

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長衆而錯皆不拜錯者實主人之

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或少者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大夫與

送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衆賓等則得交相酬或大夫

多於賓或賓多於大夫則多者無所酬自與其黨送飲也敖氏云錯

謂以次更迭而受也大夫若惟一則衆賓長先受其觶以次錯行

之大夫若有一人以上則皆及於大夫乃及衆賓蓋先尊而後卑也

云大夫之觶長受而錯則賓觶但至主人而止與所以然者以二觶

並行難為旅也若無大夫乃行主人之觶為其無二觶故爾疇案注

曰實曰以則皆執觶者為之矣大夫之觶長受雖不言以亦二人以

之可知至旅在下者於西階上卒受者既奠爵于篚始云執觶者洗

酌反奠于賓與大夫則堂上相酬皆自酌也胡氏肇晰云經文賓觶

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二句相對而錯總承賓觶大夫之觶言之

敖氏乃讀長受而錯為句而為賓觶但至主人而止之言以與注為

異不知錯之為義言其交錯也以二觶交錯相酬始易盡旅酬之法

乃云二觶並行難為旅也何哉若無大夫止有一人舉觶則以次迭

相酬 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衆賓之末斂而酬主人之

耳 贊者大夫之末斂而酬賓

黨亦錯焉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己尊孤人也其末若皆

衆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觶者酌在

上辯降疏正義曰注衆賓之末校勘記云之誤作至末徐葛俱作未

復位疏似誤下兩末字徐亦俱作未葛本其末仍作末不以己尊

儀禮正義九

聖一中華書局聚

於人也於徐葛陳閩通解楊氏俱作孤與單疏合是也云不使執
觶者酌以真將旅酬不以己尊孤人也者盛氏世佐云堂上皆坐飲
故使執觶者酌在下者于西階上立飲若使坐者自若而飲者特升
是以己之尊孤人也所以卒受者必升自酌以旅在下者此當與大
夫三耦不勝則特升飲參看彼是罰爵故云尊者可以孤無能此方
旅酬義取第長而無遺故云不以己尊孤人也凌氏釋例云凡無算
爵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案鄉射禮無算爵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
于西階上又云執觶者皆與旅此注主人之贊者即鄉飲酒記所謂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注云贊佐也謂主
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鼎沃盥設薦俎者蓋據鄉飲酒義終於沃
洗者言之也以此推之則燕禮大射執膳爵者執散爵者亦皆與於
無算爵也特牲饋食禮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
有司徹遂及私人爵無算是祭畢飲酒堂上堂下執事者皆得與於
無算爵與飲酒之正禮同也中庸云旅酬下爲上所以速賤也鄭注
謂速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亦謂宗廟之中堂上堂下雖執事之
賤者亦得以與於無算爵爲榮也長受酬酬者不

拜乃飲卒觶以實之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古文曰酬者不拜**疏**正義曰盛氏世

衆賓之長也酬者即三賓之卒受者胡氏肇昕云長當兼主人贊者
之長言○注古文曰酬者不拜校勘記云曰下徐本通解俱有受字

云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者以堂上酬者不拜上已明之此酬堂
下異位嫌其當拜故復著之敖云嫌親酬當拜也非云古文曰受酬

者不拜者胡氏承珙云此酬者謂堂上酬堂下受酬者不拜受禮殺
者下乃云受酬者不拜受則此古文受字衍也受酬者不拜受禮殺

尊者之酬**疏**正義曰注雖受尊者校勘記云禮殺雖徐本楊氏俱作
猶不拜**疏**進通解作雖○敖氏曰彛者旅酬有拜而飲者拜而受

者故於此一明之章氏協夢云受酬者不拜指長受酬而言也下皆不拜指其次受酬者以下而言方氏苞云日暮人倦受酬而拜尊

者將答焉故轉以不拜為敬辯旅皆不拜主人之贊者於此始旅嫌有拜疏正義曰鄉飲酒記云

算爵然後與故云於此始旅贊者統諸執事以及於沃洗者尤卑嫌有拜故著之執解者皆與旅嫌已飲不

使之勸人耳非逮下之惠疏正義曰上文舉解者于西階上卒解是也亦自以齒與於旅也疏已飲也中庸曰旅酬下為上所逮賤

也所謂逮下之惠也卒受者以虐解降奠于筐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

大夫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今疏正義曰張

旅于西階上故卒受者降奠解氏云此以降者一解也然則主人

所飲之解執解者其先以奠于筐與盛氏世佐云上文及此兩言卒

受者依注二解並行則卒受者二人也敖氏主唯行大夫之解故云

然今亦不取竊謂堂上旅酬皆執解者酌以送之受者各於其席坐

飲故二解可以並行至於旅在下者之時同在西階上酬者又須親

酌若復二解並行頗覺其雜糅而無次況一階之上而行禮者常四

人焉能曲盡其進退雍容之度乎然則旅在下者蓋用一解也所用

之解毋論賓與大夫但取行至三賓之末者三賓之末飲而酬堂下

受者各執一罇以旅在下者安見其雜糅而無次且經言旅酬而終之以執罇者皆與旅酬則受酬終於執罇者執罇者一人二罇並行二人既各受酬乃各以虛罇降奠于篚而復洗升以反奠于賓與大夫其始終之序不相淆亂宜如此上文注云執罇者酌在上者辯降復位謂執罇者將與旅酬而盛氏遂據以為以一罇降奠于篚其在斯時殊屬牽合要之敖氏故與鄭立異盛氏又斟酌於鄭敖之閒均無當也自宜以注說為正注云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者敖氏云此後酒行終而復始至醉而止所謂無算爵也云今文無執罇及賓罇大夫之罇皆為爵實罇罇為之者賈疏云今文此經云執罇者無此執罇又今文無執罇及賓罇大夫之罇皆為爵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算爵之科明不為爵云實罇罇為之者亦不從也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此節注疏皆譌錯不可讀許氏宗彥云此注今文無執罇及賓罇大夫之罇皆為爵十五字當在上執罇節下承珙案此經卒受者以下並無賓罇大夫罇字注何得為此語自是上節執罇者受罇以下之注誤移於此但云今文無執罇亦誤彼經云執罇者受罇遂實之賓罇以之主人大夫之罇長受而錯皆不拜注皆云今文執罇及賓罇大夫之罇皆為爵蓋總言執罇以下諸罇字今文皆為爵今文下行無字耳若今文無執罇二字則者字無所屬不成文義矣至此節注文或謂但當有今文實罇罇為之七字承珙案疏云實罇罇為之者亦不從也言亦則不止此語可知詳疏意此經執罇者洗升實罇注云今文無執罇者實罇罇為之鄭以無執罇者嫌於卒受者洗升固所不從實罇罇為之則今文字誤亦所不從故疏云亦不從也章氏平云注今文無執罇案執罇上疑脫虛罇二字今文蓋作卒受者以降奠于篚執罇者洗升實之疑者今文若無執罇則亦必無者字既無執罇者則下文洗字是卒受者洗卽上文不當云奠于篚又注及字連執罇故疑注文有脫字案此

說亦通然於賓解大夫無算樂合鄉樂無文數

右坐燕無算爵無算樂射後飲酒禮竟

賓興樂正命奏陔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陔
疏正義曰引

周禮者鐘師注杜子春云客醉而出奏陔夏

外再拜拜送賓於門東西面
疏正義曰敖氏云降謂降堂及階至階

肇昕云降與及階連當以敖說為是方氏苞云拜送衆賓異於鄉

故雖介不拜送若州長教射則概執主賓之禮可矣韋氏協夢云大

夫之出當在賓及衆賓之後主人既送賓與衆賓然後入揖大夫乃

右賓出送賓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拜賜謝恩惠也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朝服者

鄉服方氏苞云賓為公士則朝服其正也即州之學士而攝用之亦

賓強之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不見不褻禮也

疏正義曰注云不見不褻禮也者賈疏云禮不欲數數則瀆主人

儀禮正義九

禮既畢更無辭可致故拜于門外而不見士相見禮主人復見以還
贊有禮與辭也敖氏云拜賜之禮賓至於門外擯者出請入告主人
辭不見賓乃拜主人拜辱亦如之

右明日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
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月令曰勞農

以休疏正義曰注引月令者見息司正者亦勞以休息之也江氏筠
息之云飲立司正至射則轉為司馬正射時有司馬又有司射二

者皆主人之吏司射主射事其勞較司馬殆有其焉又擯相係司正
之職而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其升降似勞之宜亞於司正而殊於餘

執事者矣士冠禮有賓有贊冠者至醴賓時則贊冠者無介勞禮略
為介嫌此禮或當放之而用司射為介故經特明之也無介勞禮略

酒也此已下皆疏正義曰注云勞禮略於飲酒也者賈疏云謂賤
記禮之異者於鄉飲酒鄉飲酒有介此無介也敖氏曰昨日正

禮已無介則此可知矣乃言不殺無俎疏正義曰賓即
之者嫌不射而飲或用介也故也使人速速召司正敖氏云

亦當使人戒乃速經文略也方氏苞疏正義曰賓即
云司正無所用戒故速亦不必親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

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

舉觶遂無算爵言遂者明其闕也賓坐奠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
于主人請坐于賓賓降說屢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

請坐主疏正義曰敖氏云言不殺復言無俎者嫌不殺者亦或有
無算爵疏俎也士冠士虞以乾肉折俎主人不崇酒則賓亦不告

旨矣不拜衆賓謂不拜之於庭指將獻之時也若獻則衆賓亦拜受爵而主人答之注云言遂者明其闕也者敖氏云謂舉觶之後無算爵之前其闕工入升歌等禮皆闕也此一人舉觶在獻衆賓之後雖與正禮之舉觶爲旅酬始者同實爲無算爵始也言遂無算爵明其說屢升坐即取此解故也無司正使擯者而已不立之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息司正而更嫌不若無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褻也古文與作豫徵唯所欲徵召也謂所欲請呼以告于鄉

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飲酒鄉射至息司正

乃告于君子何也君子抱道不仕賓興習射自不敢相屈至息司正則聞鄉之後進有成有造未必不惠然肯來耳鄉先生宜兼大夫以

公事不得爲遵及樂作而未入者鄉飲酒疏謂老人羞唯所有見物

疏正義曰謂其時所鄉樂唯欲不歌雅頌取周有之物即用之也鄉樂唯欲召之詩在所好

右息司正

儀禮正義九

儀禮正義十

南菁書院

江寧楊大埭雅輪補

記

大夫與則公士為賓

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疏

正義曰賈疏云鄉射使處

士無爵命者為賓有大夫來不以加尊於大夫故易去之使公士為賓敖氏云記言此者恐其或用處士也所以不可用處士者以處士去大夫之尊遠故也鄉飲酒之禮大夫若與其賓介亦當以公士為之大夫不與則公士若處士皆可舊說謂鄉飲酒鄉射大夫自來觀禮非也大夫於一人既舉解於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理然則大夫之與此會者乃亦主人請之明矣江氏筠云疏說以上篇專是賓賢能禮此固未必然但彼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則彼為賓與此異矣此賓為主人所自定故不敢使人加尊於大夫彼賓介定於先生於主人可以無嫌也且既經先生審定主人亦何得更改易之敖氏以主人當預知大夫之來否然恐未必先請大夫而後就先生也竊詳注疏於大射儀有射禮辨貴賤之說觀賓主立于門外北面等文顯與燕禮之主歡者有殊此鄉射雖不與彼同疑亦當因其禮故其為賓如此惟其如此故主人不就先生謀之盛氏世佐云公士鄉人之為命士者明非主人之屬也大夫雖入於一人舉解之後而其有無來否主人必預知之其用公士處士蓋自戒賓之時而已定矣非俟大夫至而後易之也此與鄉飲酒異者彼所以賓賢不可以大夫故易也方氏苞云注以公士為在官之士似未盡將取於國中上中下士則彼有官中之士不能棄其職業而為鄉遂之賓且春

秋習射三鄉之賓十有五入遂亦如之公邑則又倍焉安得每州皆有六官之士若本州在官者則惟黨正族師乃州長之屬助主人以禮事者也不可以為賓然則所謂公士者蓋鄉大夫所與之賢能升於國學而未升於司馬故作以為賓俾羣士取法焉注又謂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故使在官之士蓋誤矣大夫與眾士耦且為下射以尊有主道也乃慮其為賓屈乎敖氏謂記言此明不可用處士大夫尊處士去之遠亦非也處士抱道者經所謂君子是也不敢以國法戒速乃尊賢之道宜然故息司正必以告而至與否聽之至則當與大夫之尊者同禮儀禮釋官曰案公士有二義對處士無爵命者言則公士為有位之士此經是對士臣於大夫者言則公士為公家之士玉藻云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也胡氏肇昕云方氏不知注公士在官之士之謂而妄為辨駁至其所自言者又於經典無據敖氏故與注相反而與經文多相違戾皆非也蓋鄉射之賓本用處士若大夫與則以有位之士易之大夫之來或因主人之請則其來否主人已預知之而先使公士為賓無慮於臨時易賓也若鄉飲則處士為賓大夫雖與亦不易又韋氏協夢云此據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用此鄉射禮者也若行此禮於賓與賢能之後則賓即鄉飲所舉之賓焉可易乎使能不宿戒者敏於事不待疏正義曰亦云使能者此賓雖輕然必有才德者為宿戒而習之疏之不可使不賢而居尊位也不宿戒者亦以國之公禮詢眾庶習射皆有定期故也注誤方氏苞云不能則不能與於射不待勝負分而已有所愧厲矣能者始得與於射則鄉大夫與賢能非德行道藝有可觀不得與於眾賓可知矣州其牲狗也狗取長教射而徵學士事有故常無用先期而戒之擇人疏正義曰敖氏云用狗者大射之牲也其義與鄉飲酒同方氏苞云注與敖說皆未安狗所以養老鄉黨莫如齒即與賢能三賓尊者必有耆老

故曰習鄉尚齒射雖尚功而為鄉禮燕與大射則國之老臣必與焉故牲皆以狗胡氏肇斯云注說當有所本若方說則失之鑿矣亨

于堂東北鄉飲酒義曰祖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祖徐本作俎尊綍冪賓至徹之以綍為冪

取其堅潔蒲筵緇布純筵席也西序之席北上眾賓統於賓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堂上自正

賓外眾賓二人而已今乃有西序東面之席豈三人非定法與賈疏以為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未知然否

要之為地狹不容者擬設耳褚氏寅亮云眾賓三人耳今乃有西序之席者豈以無介而賓不拘於三與然決非位尊於此如疏說也北

上固統於賓亦見異於介席吳氏廷華曰賓在尊西南面東上此中堂之位所以尊賓也大夫席于尊東者蓋大夫在賓之西則非所以

尊大夫在賓之東又非所以尊賓故以尊閒之使各成其尊而不相礙然大夫在東而賓居中位則兩尊之中仍以尊賓為主即大夫多

尊東不足容則亦當以上經堂西東面之例例之尊東南面之外以次轉而東序西面此理之正者張氏惠言云賓位戶牖閒不得以公

卿大夫多而移近西當如大射小射之席在賓之西眾賓繼而西故有東面席也盛氏世佐云此為射於州序言之也序之制狹於庠賓

席有定位不可移而東三賓之席四丈八尺有非右一閒所能容者於是又繼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也疏說非大夫若多亦當席於主

人之北西面北上其不於尊西干賓之正位也必矣胡氏肇斯云記此句解者多不得其故賈疏之說本不可從而敖氏直決以眾賓三

人南面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是以記為不可信矣蔡氏德晉謂如賓多容有席於西序者堂上眾賓祇三人不得云如賓多也方氏

苞謂記所述乃西階下眾賓立位而誤為席則尤非矣細繹記與注之文張氏盛氏謂由地狹不容因又繼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其說

當矣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鄉之位在西衆賓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焦氏以恕云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匠人度九尺之筵是也今庠序之制未詳東西闊狹之數宜亦不一其制賓之位於中者既無可易矣繼賓而西者當設三席則地不可以狹明矣或者獻用齋其他用解爵尊不三賓之席亦有繼之而東面未可知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以齋拜者不徒作起也以爵拜謂拜既爵徒猶空也作通解句首有凡字以齋拜者不徒作起也不空起言起必醉主人

薦脯用籩五臠祭半臠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尺二寸籩用

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臠猶臠也為記者異耳祭橫於上殊之也於人為縮臠廣狹未聞也古文臠為臠今文或作植疏正義

曰注臠猶臠也校勘記云臠陳本作職案釋文曰臠音職若以鄉飲記音義正之此職乃臠之誤云臠猶臠也為記者異耳者案臠與

挺同鄉飲酒記作五挺注云挺猶臠也此記作五臠注云臠猶臠也見臠與臠同物為記者異故一作臠一作挺耳云祭橫於上殊之也

於人為縮者敖氏云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是臠長二尺而中屈之也士虞記有乾肉折俎亦曰胸在南此可以見其制矣祭半

臠則不屈之云古文臠為臠今文或作植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臠當作臠挺皆當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臠本亦作

臠可見注文原作臠字鄉飲酒射注挺臠互訓說文臠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凡从才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臠脯如板然者或謂

之臠皆取直貌焉蓋臠臠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代之臠一枚之挺名之後入因其為脯脩改木从肉耳古文臠為臠者段玉裁云哉

聲找聲同部也惟哉為大臠與脯義別故鄭不從今文或作植者直聲哉聲亦同鄭注考工記讀臠如脂膏臠敗之臠是也 俎由

東壁自西階升於狗既亨載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皆離

皆右體也進腩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離猶

尊者則俎疏正義曰注謂前其本校勘記云前陳闕監葛俱誤作首

其餘體也云以骨名肉貴骨也者俎用脯皆肉也而以脊脅肩

臂名之是以骨名肉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上故云貴骨也云賓

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者肩臂膾為前三體祭統云周人貴肩賓

用肩是尊賓也云右體周所貴也者此對左股而言也云若有尊者

則俎其餘體也者張氏爾岐云尊者當作尊者經云大夫若有尊者

此所指正大夫也餘體謂膾若膊若酪也凡舉齎三作而不徒齎謂獻賓獻大夫凡奠者

于左不飲不將舉者于右便其舉也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尊之於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獻三賓之時主人唯謂長者若一入洗爵愚謂此為衆賓統一洗但辭之者一人耳若有諸公

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疏正

曰敖氏云賓禮介禮亦謂其受獻時之儀耳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大

夫如介禮其言略與鄉飲酒之經合似也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

也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也樂正與立者齒謂其飲之女也尊樂正同於賓黨鄉飲酒記曰與立者皆

薦以正義曰鄉飲酒記注云不言飲而言薦以明飲也既齒飲皆薦於其位此記不言薦故引鄉飲酒記以證之三笙一

和而成聲三入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疏**正義曰敖氏云三入吹笙而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

和之而後笙之辭顯且成聲也此其在無算樂之時乎笙之入也以將射之故不奏之郝氏敬云三笙一和謂三入吹笙一人歌以和之

也鄭據爾雅笙小為和爾雅多後人附會三大笙一小笙於義何取豈四笙并吹無一歌者乎盛氏世佐云此當以注說為正爾雅曰笙

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傳曰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

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陳氏樂書曰笙為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謂之巢

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以諸說皆此記之箋疏也豈鄭一人之私言哉蓋聲者宮商角徵羽

也笙之管應乎律大小相調五聲乃成此吹笙之法所謂律以平聲也國語曰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尚議韋昭注曰利制以聲音調利為

制議從其調利也然則大小相調匏竹之器類然若竽若簫若簞若管若篪皆有大小豈以笙而獨無之今其音雖不可考其義猶可推

而知也宋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和笙應笙竽合清濁之聲識者稱其能復古制若謂於義無取後人何以能

師其意而作作而調乎若夫敖說之誤有不得不辨者夫有志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歌於是五聲以依之十二律以和之然後被之入

音而為樂此帝舜命夔之言所以為千古論樂之原本也笙特八音之一耳歌乃人聲也謂笙以和歌則可謂歌以和笙可乎哉其誤一

也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堂下安得有歌其誤二也况此篇無升歌笙闋但有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二南六篇之詩也堂上既有二人之歌安得堂下又有一人歌乎其誤三也敖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而謂此在無算樂之時則其辭遁矣郝氏襲其謬而反譏鄭失豈公論乎胡氏肇昕云盛氏駁敖郝以伸注說其識隄矣但其所引證亦多謬誤案爾雅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舍人注云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聲相和也郭璞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說文云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大者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古者隨作笙盛氏所引皆非 獻工

與笙取齋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奠爵于下篚不復用也今

文無**疏**正義曰注云今文無與笙者胡氏承琪云案經文云主人取與笙**疏**爵于上篚獻工其下云遂獻笙于西階上其下又云主人以

爵降奠于篚此記取爵上篚奠于下篚當總記獻工與笙鄉飲酒禮記亦云獻工與笙故鄭不從今文無與笙也 立者東面

北上賓**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來觀禮者與堂下衆賓齒盛氏世佐云此謂堂下衆賓也士之來觀禮者亦在焉 司正

既舉觶而薦諸其位薦於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弟子賓黨之

謂先射**疏**正義曰賈疏云謂請射之前戒之敖氏云三耦射則在先請戒之立則居前乃以弟子爲之者爲司射當誘射故也誘射有

戒故不待命而先俟于堂西張氏爾岐云請射于賓之前即戒之也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便其**疏**正義曰司射取弓挾矢取

儀禮正義十 四 中華書局聚

射訖改取一個挾之則著其適堂西蓋堂西與階西相近記故統而言之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

命張侯遂命倚旌遂命獲者倚旌**疏**正義曰敖氏云階前即解南階前也解南位在中庭敖說非注云著並行也者敖氏云謂此時

司射司馬同時行事非相繼為之經不明言故記著之也經言司馬

命張侯及倚旌乃在司射比三耦之後記言此以明其在司射升請

射于賓之時非若經文之次也然經文所以如彼者欲終上事乃言

下事故爾張氏爾岐云司射升堂告賓請射之時司馬階前即命張

侯倚旌經文序司射事訖乃及司馬故記著其行事相並也韋氏協

夢云射禮同時行事者似不止此如司馬命張侯司樂即當命遷樂

者皆可同時而行若一人行一事必相繼為之則日力有不給矣記

蓋舉一以見其餘耳云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者胡氏承琪云案經

文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

中記又言此者疏云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

是西階前然則今文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
不言獲者從可知也
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
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由是云焉白質
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
頭象於正鶴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
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其畫之皆毛物之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則經獸侯是也徐本通解楊氏俱無此句案此
乃疏文誤入皆謂采其地地誤作也射熊虎豹熊闔豎俱誤作燕不

忘上不犯下不字徐本通典聶氏通解俱作下朱子曰疏解忘爲
苟然則乃妄字也案疏云不苟相從輒當犯顏而諫正是不忘相犯
之意似非妄字又案禮記射義疏引作上下相犯志在君臣相養徐
本養下有也字與射義疏引亦合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
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者張氏爾岐云侯制有三大射賓射燕
射大射之侯用皮王三等虎熊豹諸侯二等熊豹鄉大夫用麋所謂
棲皮之鵠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賓射之侯用布畫
以爲正王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玄在外諸侯三正損玄黃大
夫士二正去白蒼畫朱綠所謂畫布曰正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
國屬是也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此記所言是也梓人亦云張獸
侯以息燕也胡氏肇昕曰周禮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
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鄉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大射
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
士可以與祭者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鄉大夫亦皆有
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
者其所射也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臺謂以鵠著
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
鄉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鄉
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又射人職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
七節三正孤鄉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
士以三耦射紆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先鄭注云三侯虎
熊豹也正所射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弓二侯熊豹也紆侯紆者
獸名也獸有羆紆熊虎後鄭注云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
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
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

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
 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
 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大射禮射作干讀如宜射
 宜獄之犴犴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犴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
 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又梓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注云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
 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
 狸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
 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又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獸侯畫獸之侯也引此記為證又云息者
 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孔氏穎達射義正
 義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禮射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
 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
 三為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故
 司裘職云大射惟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其賓射燕射士皆
 有之故射人云士射犴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
 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張虎侯熊侯豹侯畿內
 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一曰大侯二
 曰參侯三曰紆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其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
 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參侯紆侯也大射之侯
 皆有鶴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其賓射之侯謂之正天子賓射用
 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用三正二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
 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紆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若天子以
 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其侯並同賓射之
 法故鄭注云鄉侯二正云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
 之禮而張此侯者此謂記言鄉射而以燕射之獸侯為言故明之也

張氏曰此鄉侯當張采侯二正而記燕射之侯者以燕射亦用此鄉射之禮但張侯爲異耳盛氏世佐云記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蓋諸侯以上無鄉射其燕射之侯則自鄉射等而上之也大

夫以下無燕射其鄉射之侯則自燕射等而下之也故獸侯之名通乎上下而鄉射之記兼及王侯皆以此耳圖說曰大射射鵠賓射射正鄉射射質而燕射則因鄉射之侯注以燕張獸侯鄉射當張采侯誤矣云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者盛氏世佐云凡侯中棲之以皮曰鵠司裘所云設其鵠是也畫之以采曰正射人所云五正三正二正是也塗之以土曰質此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是也各隨其所宜而命之其實皆射之的而已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鵠又侯中之總名也鄭解此質爲質地之質非凡侯皆以布爲之而飾之以皮此於鄉射之侯獨曰布者明其不以皮飾也於鄉射之侯曰布則熊麋二侯之非純布可知矣於鄉射之侯曰畫則熊麋二侯之非畫可知矣或謂凡侯皆以布爲之而飾之以皮則三射之侯何別乎曰別之以其侯中而已皮侯以鵠采侯以正獸侯以質或又謂燕射之侯既不畫何以謂之獸也曰若以其所飾而謂之皮則無以別於大射也且其中未嘗棲皮也以其所塗而謂之采則無以別於賓射也且其中未嘗盡采也燕侯雖不畫而熊麋之屬皆獸名故以其名命之且大夫士之畫者則固有獸象焉又以見此名之通乎下也皮侯采侯取義於中獸侯取義於側亦相變也經義聞斯錄曰案射侯皆以布爲地故大射儀注云侯謂所射布也天子諸侯以皮飾側故考工記謂之獸侯惟大夫士不飾皮故此記云大夫布侯士布侯也然云畫以虎豹畫以鹿豕則熊侯麋侯非畫可知畫者丹質故非畫者則白質赤質也人有大夫士之異獸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

有飾皮及畫皮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也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
 有的傳云的質也毛公解是詩為燕射則所謂質者即指白質赤質
 丹質之質漢初訓詁簡括不備引此經耳質侯中志射之處其猶大
 射之鶴賓射之正與注解為地非矣又云熊侯用熊皮麋侯用麋皮
 將何以別於大射之皮侯乎考工記何以特謂之獸侯乎蓋大射用
 虎熊豹麋之皮飾侯側而中又方制皮以為鶴側中皆皮故曰皮侯
 賓射亦用虎熊豹麋之皮飾侯側而中用布畫五采以為正故曰五
 采之侯燕射則天子諸侯張熊麋皮而中設質焉大夫士則畫虎豹
 鹿豕於布亦有獸之形故統曰獸侯又云禮謂之質詩謂之豹說文
 謂之壇云射臬也讀若準案司裘注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
 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臺謂之鶴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疑臺乃
 壇之誤故釋文云本亦作準也疏解臺作質云質者正也所射之處
 故名為質又案小爾雅謂之檠檠即臬也說文臬射準的也云熊麋
 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鶴之處耳者賈疏云案梓人云參
 分其廣而鶴居一焉據大射之侯若賓射之侯則三分其侯正居一
 焉若燕射之侯則獸居一焉故云象其正鶴之處胡氏肇昕云經於
 熊麋侯不言畫則以熊麋之皮飾其側耳畫者唯虎豹鹿豕云君畫
 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者以天子諸侯唯熊與麋大夫則有虎
 豹士則有鹿豕是取陰陽奇耦之數也經義聞斯錄曰其云大夫畫
 以虎豹士畫以鹿豕者大夫或虎或豹士或鹿或豕耳非大夫兼虎
 豹士兼鹿豕也注說涉附會胡氏肇昕云案郝氏亦云畫虎則無豹
 畫鹿則無豕非一侯畫二物也敖氏云一侯而畫獸二者亦宜夾其
 質也不畫一獸者變於用皮者也其說亦非云燕射射熊虎豹不忘
 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者此鄭謂用熊虎豹麋鹿豕之
 意也胡氏肇昕云鄭氏司裘注云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
 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較此注為精云其畫之皆毛物之者謂所

畫者皆毛物也方氏苞云謂象其淺深純駁之物色也凡畫者丹質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

丹采其地疏正義曰案注以畫爲畫雲氣凡畫者總天子諸侯大夫丹淺於赤疏士而言丹質謂丹采其地非也考經文於熊侯曰白質

麋侯曰赤質則丹質者自謂大夫士之布侯也大夫與士同爲布侯則同爲丹質而虎豹鹿豕又皆以畫故以凡畫者統之質謂其識射

之處也此注多誤後儒故多駁之敖氏云凡畫者丹質謂畫虎豹鹿豕之侯皆以丹質言其質異也姜氏北錫云據本記白質爲天子之

熊侯赤質爲諸侯之麋侯則丹質當屬大夫士虎豹鹿豕之侯經云凡者凡大夫與士非並凡王侯也孔氏廣森云此質謂其中受矢之

處毛詩發彼有的傳曰的質也考工記曰利射革與質蓋獸侯有質猶皮侯有鷁采侯有正矣天子熊皮爲侯白塗中以爲質諸侯麋皮

爲侯赤塗中以爲質凡大夫士皆布侯而但畫爲獸象丹塗中以爲質於大夫士獨言布侯明君之獸侯亦真獸皮爲之所別於皮侯者

在質與射自楹閒物長如筈其閒容弓距隨長武自楹閒者謂射於

鷁耳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筈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筈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

之節也閒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疏正義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跡也尺二寸疏曰注

云自楹閒者謂射於庠也楹閒中央東西之節也者張氏爾岐云榭鉤楹內堂由楹外雖不同皆以楹中央爲東西之節注謂射於庠恐

未是云長如筈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筈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者郝氏敬云物長如筈與人步一跬相應三尺爲跬

六尺爲步從長半步不言橫同也云閒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者敖氏云其閒容弓爲從畫言也胡氏肇昕云物長如筈爲從畫言

儀禮正義十一 七 中華書局聚

其闕容弓者謂上下射各履一物兩物之闕相去容弓弓六尺也敖說非郝氏云其闕謂兩物相去中闕可容弓六尺曰弓即一步也兩

入麗立中空一步以便射也云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武跡也尺二寸者敖氏云射者南面還視

侯中之後先以左足履物之東端乃以右足履其西端而合之故名東端為距西端為隨取其左足至則右足隨之也距至也隨猶從也

郝氏云左足先履物距其外而右足來合曰隨足跡曰武武長尺有奇兩足收斂迫狹方可容一武也盛氏世佐云名橫畫曰距隨者蓋

先以左足距從畫之南端而後以右足隨之履其橫畫胡氏肇昕云距之本字當作距距說文云止也又止下云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

阻故以止為足是古亦謂足為止故士昏禮北止注云止足也距訓為止亦可為足之稱也距讀如父之齒隨行之隨 序則物

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楣正義曰敖氏云當棟當

與堂之庭深於序故進退其物以合侯道之數此侯道五十弓張氏爾岐云序無室堂有室故物深淺異設此物南北之節也吳氏廷華

云大射大侯九十此諸侯之侯道也司裘注本之而又以天子之侯道亦九十案白虎通天子之侯道百二十步雖俱無可考據而白虎

通之說 命負侯者由其位於賤者禮略正義曰賈疏云司馬自在己位

為長 敖氏云位解南也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者以射事未至略之由便也盛氏世佐云此謂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之時也位司射之

南也此時司馬位已不在解南矣敖說非吳氏廷華云司射請射後司馬初命倚旌次命負侯皆不言位則皆由其位也不言命去旌可

知又位本北面而獲者在 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西是即其位西向命之也

夫降階遂西取弓矢

尊者宜逸由便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凡凡司射司馬三耦衆耦也必出入於此者近於其

位也此於司射司馬之位爲南於耦之射位爲北故以之爲節云賓無射位大夫不立於射位故取弓矢於堂西不由之大夫卒射而退乃由此者統於上射非正禮也郝氏敬云凡司射三耦衆耦往來堂西皆由司馬之南而西惟賓與大夫取弓矢於堂西下階卽折而西不由司馬之南尊者可直遂不出卑者之下也賓大夫非取弓矢不往堂西故申明之盛氏世佐云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蓋威儀之法有不得由便者唯賓與大夫則旌各以其物旌總名也雜帛否優尊也敖氏近於其位之說失之

所建也言各者鄉**疏**正義曰注云旌總名也者周禮司常云九旗通帛爲旌雜帛爲物全羽爲旛折羽爲旟物與旌射或於庠或於謝

也者本司常文賈疏云通帛者通體並是絳帛雜帛者中絳緣邊白也云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謝者賈疏云大夫士同建物而云各者

及雜帛之文以此記言之則物字當卽司常所謂九旗之物蓋交龍熊虎九者及下龍旛之類若止以雜帛言非各以之義要知此鄉大

夫禮如鄭賈說又有州長鄉大夫是鄉當在孤鄉建旛中州長當在州里建旛中豈得專以雜帛爲訓至五仞三仞之說據司常疏謂本

禮緯則尤不可以緯訓經且記亦止言物不言杠也要之入各有物故曰各不必辨其物之異同也張氏爾岐云旌別時獲者所執各用

平時所建故云各以其物也敖氏云記據士之爲主人者言也士之

物云各則是三等之士其物亦有不同者矣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

物亦有意也胡氏肇昕云敖氏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三仞以

鴻脰韜上二尋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翻旌也翻亦所以進退眾者

者雜也杠槿也七尺曰勿鴻鳥之長脰
疏正義曰注云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

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者郝氏敬云周禮司常云析羽為旌雜帛為物大夫士建物春秋傳曰采謂之物無物謂士之未命者旌

無帛則不得畫物姜氏北錫云旌各以其物即司常職當九旗之名物之物故云多以其物而無物則以朱白羽槿杠乃因不命之士無

九旗之名物而為之也注誤解物為雜帛曰物之物則各字不可通而疏乃以杠之長短別之則所謂順而為之詞而不自知其率矣盛

氏世佐云春秋傳曰采謂之物采即雜帛也雜帛非一色也郝謂帛上畫物似失之姜以物為各物之物而究不能指言何物不如仍以

大夫士建物之文為證也云此翻旌也翻亦所以進退眾者賈疏云此據下文士鹿中翻旌也下云國君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此不

命士與國君同者士卑不嫌命士以上尊卑自異也翻非直用之於獲喪大記君葬時執翻居前詔傾虧亦所以進退眾人也云槿者雜

也者敖氏云以白羽朱羽相雜而綴於杠之首亦象析羽為旌之意也張氏爾岐云不命之士不得用物則以赤白雜羽為翻旌以射姜

氏北錫云槿訓為雜不可解槿謂交纏之也胡氏肇昕云姜說無據大夫士建物雜帛為物無物則以白羽朱羽雜綴為旌亦象其雜帛

之物也故注訓槿為雜說文無槿錢氏大昕以為即槿字考說文槿雜飯也段氏玉裁曰食部曰鈕雜飯也廣韻曰鈕亦作槿然則鈕槿

一字今之槿飯字也是槿本為雜飯之名引伸之凡雜亦可曰槿丑聲與柔聲古音同部也云杠槿也者後漢書馬融傳注云槿者旗之

竿也故禮記檀弓以練綢旌之杠注又云杠竿也云七尺曰勿者賈疏云此無正文王肅則依小爾雅四尺曰勿孔君則八尺曰勿所見

不同也胡氏承珙小爾雅疏證曰勿數諸儒各異漢書食貨志注又引應劭以五尺六寸爲勿此仍與七尺曰勿者合蓋用八寸爲尺以七乘八故爲五尺六寸褚氏寅亮云鄭云七尺曰勿蓋本包咸論語注不從趙岐孟子注八尺爲勿尋八尺則勿七尺矣小爾雅四尺爲勿如是則勿有三尺之牆止高七尺尤難信云鴻鳥之長脰者也者郝氏曰脰頸也鴻大鴈長頸云八尺曰尋者賈疏云此亦無正文胡氏肇昕云小爾雅云四尺謂之勿倍勿謂之尋尋舒兩肱也說文云尋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一切經音義引淮南天文訓曰音以八相生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是皆以八尺爲尋也張氏爾岐云其杠三勿又以鴻脰韜杠之上長二尋鴻脰之制注不言疑亦縫帛爲之其圓長若鴻項然也盛氏世佐云杠長三勿以下又言旌竿之制度物與無物者所同也以鴻脰韜者執旌所以唱獲故取其飛鳴之象說者謂縫帛爲之非上二尋謂在其杠二尋之上也此與經云上握焉句法相似或以上字絕句非杠長二丈一尺韜於二尋之上則所韜者五尺矣方氏苞曰二尋以上乃韜則所韜五尺也曰韜上二尋其制已明而曰以鴻脰則五尺中必微曲如鴻之脰也云今文糅爲縮韜爲韜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注云糅雜也一切經音義糅古文扭鈕二形說文扭雜飯也引伸之爲凡相雜之偁丑聲柔聲並通故又變爲糅今文糅爲縮者如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或爲茜茜或爲縮是也鄭以糅縮聲雖近而縮字無雜義故不從今文韜爲韜者亦聲近假借鄭以韜義爲正故亦不從今文

凡挾矢于二指之閒橫之謂左

右手之第二指此疏正義曰賈疏云第二指爲食指左傳云子公之以食指將指挾之疏正義曰賈疏云第二指爲將指左傳云吳王闔廬

傷將指是也敖氏云云凡者謂挾矢或多或少或寡其法皆然寡則挾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五矢

者韋氏協夢云食指將指之外除兩臂指有拓弓鉤弦之事其無名指小指皆可挾矢挾一個者挾於食指將指之閒挾四個則分挾將指無名指之閒挾五個則又分挾無名指小指之閒也褚氏寅亮云無間矢之多寡挾之總於第二指第三指之閒故不曰指閒而曰二指之閒敖氏謂多則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以不主射故也疏

正義曰敖氏云司馬將升堂而有事乃執弓非是始射獲而未釋獲則亦有有事而不執弓之時記蓋大略言之耳

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取人以漸疏正義曰敖氏云始射謂第一番三耦時後言復謂第二番射時三耦始射志在於中則當言獲未釋獲者此如習射然未宜較勝負且三耦之外皆未射難以相飲亦不可以徒釋之也至次射則賓主而下皆繼射乃可以釋獲及第三射則其事已熟乃可以樂為節也此皆行事有漸且示先質後文之意吳氏廷華云第一番射未釋獲第二番射始釋獲第三番射又釋獲故曰復復當據第二番射言又第二番始用樂曰復者對樂賓時言

上射于右於右物射疏則正義曰韋氏協夢云上射于右福長如筭博三寸

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章當博廣也兩端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也蛇龍君子之類也交者象君子

取矢於福上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章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司馬為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疏馬左右誤作左右司馬

云博廣也者敖氏云長如筭兩端相去之度也盛氏世佐云福承

矢架也長如筭博三寸厚寸有半皆謂其乘矢之橫木也蓋福身屈

曲如蛇交必以此木橫設於上乃可以安矢云兩端為龍首中央為

蛇身相交也者楊氏復曰兩端為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為蛇身兩

兩相交相對則置之於地而安也敖氏云龍首者刻其上端作龍首之狀爲識且以飾也上端爲首則下端爲尾明矣經云東肆是其證也蛇交者兩木屈曲爲之狀如蛇交然必屈曲爲之者象弓也盛氏云其中蛇交則兩端皆爲龍首鄭必有所傳矣敖說非云蛇龍君子之類也者賈疏引易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鄭注云聖人喻龍君子喻蛇是也云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者聶氏崇義引舊圖云幅長三尺有足置韋當於背郝氏云韋皮也當中也與幅通中衣袴曰褱兩腹如半圓交處脊起如衣褱無矢乘之則分委兩腹以韋鞞之如褱衣也姜氏北錫云以當爲褱衣固似但謂當爲直心背之衣則當須讀作褱而歷攷字典初無褱作當之文卽當字義解數十條又無通當作褱之義也元本記以褱字領起全文下文又著褱字覺上下文義不協而獨以褱髮二字合於下節義例彌復未安或讀當爲當車之當當褱爲句髮句謂韋當褱中而色則髮也此於義爲穩宜從之盛氏云當底也韓非子曰玉卮無當是也以皮爲底防傾敬也注誤敖說尤鑿胡氏肇昕云釋名釋衣服云褱褱其一當胸其一當背是直心背之衣曰當也鄭以當爲褱者蓋古人字少得相假借且褱褱之爲名以一當胸一當背故曰褱褱是褱正由當得名也古蓋卽以當字爲之姜氏據後世之字書律古人之借義可謂妄矣又後漢書鮑永傳有當匈李賢注云當匈以韋爲之是褱之通作當又有明證姜氏何考之未審邪考楊氏禮圖褱之制兩端作龍首中爲蛇身兩兩相交以丹韋爲當設於其上以承矢楊氏本於注說注必有據也敖氏乃以上端爲首下端爲尾不知褱者橫設非直設也有兩端之形無上端下端之形也盛氏以當爲底引韓非子以爲據竟不知當之形何若其用韋於何所也且褱之分承乘矢者經不得不不明之也是其說皆不可從當以注說爲是云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者楊氏云以丹韋爲當則四四分矢而委之於其上也

榻髻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

髻赤黑漆也

疏正義曰榻髻橫而奉之校勘記

云奉釋文唐石經徐本俱作奉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奉朱子曰奉當作奉字之誤也陸氏云奉亦非是石經考文提要曰奉訓曲言制榻

之法漆而橫曲之其蛇交之處著地龍首尾拳曲向上更設章當於其背與上蛇交章當文義相屬非設榻時兩手奉之也釋文明注奉

音權通解但云奉當作奉而注仍作奉不改字案朱子云奉當作奉則未嘗改經也今本通解經文竟作奉卸於疏未綴榻橫而奉之五

字疑非朱子原文○盛氏世佐云此再言榻者以其通體言也若以章當榻為句則髻但為章色不知榻體更作何色邪注云髻赤黑

漆也者案髻之本字作髻云髻漆也段氏玉裁注曰韋昭曰厥漆曰髻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髻今關東俗謂之捎漆捎即髻聲之轉耳

以漆漆物皆謂之髻不限何色也鄉射禮注云赤黑漆也巾車注云髻謂亦多黑少之色韋也漢書中庭形朱殿上髻漆西都賦謂之彤

庭玄輝然則或赤或黑或赤黑兼或亦多黑少皆得云髻張氏爾岐云榻用漆為飾設之者橫而奉之南面坐奠中庭其南北與洗相直

射者有過則撻之

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眾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

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疏**正義曰敖氏云射時司射撻扑以泚事

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者以矢中人為過之大者本當刑之但其本意在侯非故有傷害人之心也故僅用扑撻於中庭鄭引漢

時鄉會眾賢事以證之也引書者古文尚書堯典文吳氏廷華云過本不一注特舉其重言之賓主大夫無撻理或為三耦及諸執事設

也眾賓不與射者不降

不以無事亂有事古文與為豫

疏正義曰敖氏云眾賓在三

大夫若皆與射之禮則是賓主人大夫或有時不與矣此記又言衆賓不與射者不與皆以堂上者言也。以是觀之則堂上者可以不與而在下之衆賓無有不與者乎。褚氏寅亮云大夫尊不與射取誘射不降可知。嫌衆賓不與射因賓主大夫降而亦降故特明之。

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

疏正義曰賈疏云不相因者既自拾取己之乘矢反位東西望訖上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禮以變爲敬故不相因。朱子曰上經

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注乃云反位禮成乃更進取之似相矛盾其上射字亦與後者二字不相應當作下耦之下射。敖氏云經云後

者遂取誘射之矢此則見其於既拾取己矢乃爲之。吳氏廷華云己之四矢一遞一取故曰拾後者既拾取己矢訖又進兼四矢取之以

一人取故不言拾疏云東西望者謂東西面位相望也。張氏爾岐云注所謂反位已者非司馬西南東面之位乃福東西取矢之位。前經

所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者也。但彼處疏云是下射取之此乃云上射未審何者爲是。盛氏世佐云此注顯與經背當以朱子及敖說爲

正。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擯賓主人升降者皆尊之也不

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疏**正義曰敖氏云擯謂以辭贊之射時擯升降則取矢升降主於射亦當然也將擯而去扑搯之乃反位。注云不使司

馬擯其升降主於射者賈疏云鹿中髯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司馬本是司正不主射事也。

奉之先首。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先首首向前也。盛

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者賈疏云服不氏教擾猛獸不堪受負其有合負物者教擾則屈前足以受負若今驢受負則四足俱屈之

類也胡氏肇昕云孔穎達禮記投壺正義曰中之大夫降立于堂西

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

以俟射尊大夫不使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賓主人大夫同時降賓

射大夫乃就其耦升射章氏協夢云尊者事至乃為之故大夫立於

堂西而不立於射位優之也若然則大夫未射俟射至乃降亦可必

先降者賓主人既降而大夫獨立於堂上大夫與士射袒纁縹不肉

則是以尊者自處矣此又自謙之意也

於疏正義曰袒纁縹校勘記云纁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氏敖氏俱作

耦薰案宋本釋文亦作薰前有司請射疏亦引作薰據士冠禮纁

裳注云今文纁皆作薰則此薰當作薰盛氏世佐云纁石本作薰張

氏以為誤敖同石本且釋之曰薰讀為纁古字通用也殆不免郢書

而燕說矣胡氏肇昕云據敖說正可證古本皆作薰非石本之誤盛

氏反席敖之非適見其陋○敖氏曰袒纁縹尊者不見體也襦矢著

於衣內袒時則出之大夫非射於君所固不肉袒矣乃以與士射為

言者嫌為下射或當統於上射不宜異之也吳氏廷華云裏衣上加

襦襦上加遂經

第言袒故記之耦少退于物下大夫也疏正義曰郝氏云耦謂士為

射每既發一矢輒少退辟尊也敖氏云經言耦於大夫射時之禮在

下則屈在上則伸然則似未必有此少退於物之儀也且侍射於君

乃退於物尊君也大夫之耦此禮亦不宜與君之耦同記似過矣盛

氏世佐云此亦貴貴之禮則然然云少退則與侍君射之禮有閒矣

敖氏議

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惟此二事休武主文

之非也

降不疏正義曰敖氏云司射於射未畢而釋弓矢惟此二事故記者

併言之也視算而去弓矢者為射事已因去扑之節而并去

釋

之也獻釋獲者而釋弓矢者為有洗酌答拜等事故也二者之意義不同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

又射不勝者降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

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

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

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

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

之取也於圍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

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

張五采之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為雋也校勘記云雋徐本要義俱

燕射張獸侯疏作備案備蓋雋字之誤則不復升射也要義脫升字

凡祭取餘獲陳於澤凡要義作已與單疏述注合取上要義有則字

案凡祭當從要義作已祭案段玉裁云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

澤下文又云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澤必在祭

之先况禽待祭後而班則委積日久已字非也許氏宗彥云苟非已

禮射謂以禮樂射也

大射賓射燕射是矣

不主皮者

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

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

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

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

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射也

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

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

於圍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

於澤宮揖讓之取也

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

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為雋也校勘記云雋徐本要義俱燕射張獸侯

疏作備案備蓋雋字之誤則不復升射也要義脫升字凡祭取餘獲陳於澤凡要義作已與單疏述注合取上要義有則字

案凡祭當從要義作已祭案段玉裁云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下文又云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澤必在祭

之先况禽待祭後而班則委積日久已字非也許氏宗彥云苟非已

禮射則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故也張氏爾岐云不主皮當依論語作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為確胡氏肇昕云論語禮射不主皮馬融注曰主皮能中實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是馬氏亦不以主皮為貫革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三曰主皮鄭注云庶人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張皮射之是主皮為田獵之射亦在鄉射五物之中特為庶人言之耳陳氏祥道謂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或用之以詢眾庶用之於詢眾庶在一曰和二曰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是也至貫革之射見於樂記乃軍旅之射也周禮司弓矢所謂射甲革楛實是也與主皮之射各別朱子注論語合主皮貫革為一不及馬鄭說之精敖氏張氏從之誤矣引尚書傳者此伏生尚書大傳之文自戰鬪至揖讓之取也鄭引之疑其為主皮之射言也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取者朱子曰蓋謂取蒐狩之餘獲陳於澤今之中者鄉雖不中亦取也今之不中者鄉雖中亦不取也云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者言澤雖習禮之處而其射則又主於中是主人亦飲于西階上就射爵非所於行禮故疑其為主皮之射也

己無俊才不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主人在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臠可以辭罰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

臠若膊路穀之折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敖氏刪經臠字其正誤曰今以大夫之餘體本肺下有臠字繼公謂臠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蓋傳寫者因注首言臠而衍也大射注引此無臠字今據以刪之周學健云臠在折中不應又出臠字但賈疏自作有臠字解

故仍其舊而加圈別之案此與鄉飲酒介俎肫字同意皆以用體無常故立文不定且此文變例臠在肺下其意尤明故鄉飲酒肫字可

刪而此經臠字不可去又大射注云卿折俎用脊脅臠折肺與此正同明無衍字注云臠若膊駱穀之折以大夫之餘體者張氏爾岐

云見科取其一定有臠則用臠無臠則三者皆可用之唯視大夫之有無多寡取其餘體而已吳氏廷華云記止言臠則不用膊駱可

知蓋折不用全體大夫用臠亦折不全用則獲者亦得用臠不必易臠用膊盛氏世佐云士虞用專膚為折俎注云折俎謂主婦以下俎

也體盡人多折骨為之又特性主婦俎駱折佐食俎駱折然則體盡人多乃折牲體以充俎今此唯賓主人用肩臂其餘體尚多而獲者

之俎用折者獲者賤也折謂自臠以下也脊脅骨多不須折言臠於肺下者舉所折之例也此特謂無大夫言之耳若有大夫則以大夫

之餘體也記若云獲者之俎脊脅臠折肺豈不文順而意顯今其文若此者欲見此俎之折於禮為宜不因大夫多而然也又以見自臠

以下皆可折以為俎東方謂之右个侯以鄉堂為面也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

東方謂之右个則西方謂之左个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皆

獲者也祭祭肺也以言肺疏正義曰注云皆皆獲者也者謂獲者與謂刺肺不離嫌無祭肺者敖氏云經於二俎已見其有祭記復言之

者以此云肺嫌為祭肺也是以明之二俎有離肺復有祭肺者為獲者祭於三處而加之釋獲者俎遂因之亦加祭肺一也盛氏世佐云

此及上文所謂肺皆舉肺也祭則祭肺也祭祀之時二肺俱有其他則唯有舉肺而已舉肺亦皆以祭今此有舉肺復有祭肺者為獲者

之祭侯而設也釋獲者亦有祭則又因獲者之禮也獲者之祭肺三

釋獲者之祭肺一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明不自尊別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歌騶虞

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

謂衆賓繼射者衆賓無數也每一耦射歌五終也

疏

正義曰賈疏云用騶虞以化民

珍傲宋版印

下用采蘋大夫之樂節亦可皆五終者大夫士皆五節一節一終故云五終也方氏苞云疑賓主人衆賓之射皆歌騶虞有司學士並宜

助流王化也大夫則歌采蘋以職位既有定耳疏以上下為別義不可通韋氏協夢云經止言歌騶虞此云歌騶虞若采蘋者補經所未

及也疑行鄉飲禮於賓賢能則用騶虞注所謂有樂賢之志取其相宜是也若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行此鄉射之禮則用采

蘋以鄉大夫或來也盛氏世佐云騶虞說見前采蘋鄉大夫賓射所歌也故亦得用之然則諸侯之州長歌騶虞若采蘋與五終即周禮

所謂五節騶虞亦五終何嫌於僭乎蔡氏德晉云案先儒皆以此為與周官異不知此正與周官互相發明耳周官王射以騶虞九節大

夫射以采蘋士射以采蘋皆五節今鄉射乃士禮則用采蘋五節宜矣然二南乃鄉樂自天子以至於士皆可用則騶虞可下達於大

夫士但其節當五終耳推之則采蘋采蘋可上達於天子但其節則當九終可知也胡氏肇昕云方氏謂賓主人衆賓射皆歌騶虞大夫

則歌采蘋其說疑可從大夫或來或不來古者于旅也語禮成樂備未定故經但言歌騶虞記則為補言之耳

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禮成樂備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諸本俱作種成樂億唯徐本同

此○敖氏云言古者以見周禮之不然古謂殷以上也于旅而語以敬殺也盛氏世佐云此云古者蓋謂周之盛時也然則記之作也其

在春秋之際乎胡氏肇昕云敖氏以禮經為周公所作故謂古為殷以上也但經為周公所作記則孔子與七十子之所作也觀論語子

曰禮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與此之追道古初以慨今時者相似則古當謂周之盛時為是

凡旅不洗殺不

洗者不祭不盛既旅士不入從正禮也既旅則將**疏**正義曰注從正禮也校勘記云從徐

本作後通解作從張氏爾大夫後出下鄉人不干**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干干誤

作于○敖氏云大夫後出與其後入之意同亦欲使主人各得盡其待賓與大夫之禮而賓與大夫亦各得伸其尊也主人送賓入門大

夫乃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疏**正義曰敖

雖多亦唯拜送其長而已鄉飲酒尊者之禮亦當如此胡氏肇斯云敖氏推鄉飲酒主人拜送賓于介則否以解此經唯拜送大夫之長

其說未安方氏苞云鄉射衆賓出主人皆拜送況衆大鄉侯上个五夫乎韋氏協夢云再拜送大夫合衆大夫而拜送也

尋上个謂最上幅也八尺**疏**正義曰注云用布四丈者以五乘八

十尺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疏**正義曰張氏

方也盛氏世佐云此謂侯中也鄉侯之質居侯中三分之一蓋方三尺三寸有奇矣正鵠亦然但其尺寸則隨侯中之大小以為為準耳張

說非郝氏云中中幅侯心也十尺方一丈也侯中心視侯道遠近為廣狹褚氏寅亮云布幅之廣當以漢志二尺二寸為正故注據之准

南子云二尺七寸巡狩禮以為三尺二寸俱未的○注考工記校勘記云工誤作功云方者也用布五丈者張氏曰廣崇皆十尺布幅

廣二尺故用布五丈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者者敖氏云蓋謂周布之廣當如漢布也賈疏云此言十尺用布五幅幅廣二

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為縫幅各二尺在故五幅為一丈也漢法幅二尺二寸亦古制存焉故舉以為況引考工記梓人之文者證中之

為方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狸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

射器也正二寸者較中之疏正義曰注宜用射器也校勘記云用射博也今文改弓為肱也徐作於躬聶氏通解楊氏俱作於射正

二寸者諸本俱無者字唯監本同此云量侯道以狸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也者大射儀云以狸步張三侯是量侯道以

狸步也六尺為步弓之制與步相應侯之取數宜於射器故此經不云狸步而云弓也云正二寸者較中之博也者考工記弓人云茭解

中有變焉注云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為較之較謂弓射把側骨之處博二寸鄭氏此注作較用其所改之字也正之數取於較中之博

故二寸褚氏寅亮云此中一丈三分其一以為為鶴則三尺三寸有奇七十弓之侯中丈四尺鶴四尺六寸有奇九十弓之侯中丈八尺鶴

六尺張氏爾岐云侯之遠近五十弓每弓取二寸以為侯中之數故十尺也云今文改弓為肱者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曰案古肱字本

作玄與弓字為同音假借故駢臂子弓駢姓臂名當字玄而作子弓左傳邾黑肱公羊作黑弓皆其例鄭云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故不

從古文改倍中以為躬躬身也謂中之上下疏正義曰賈疏云身為幅布也倍躬以為左右舌謂上個也居兩旁謂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

隨所目而異名下舌半上舌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左右出各一丈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個象臂下

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為衰也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

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半其出於躬者也躬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徐本作射似誤用布二十五丈二尺用徐

本作田誤 云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者張氏爾岐云用布三丈橫綴下弓之下左右出於躬各五尺云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

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為衰也者敖氏曰下舌所以半上舌者慮其植之妨

於往來者也下舌之長若如上舌則兩植相去五丈六尺有餘矣故須半之也盛氏世佐云侯制上廣下狹便射也蓋侯植於庭而射者

從堂上射之則其所平視者侯中以上而已其下無取乎廣也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堂高於庭之度也

侯之下綱去地僅尺二寸下舌所以半上舌者殆為是與注說非敖說亦似迂胡氏肇昕云鄭注考工記梓人亦云侯制上廣下狹蓋取

象於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考侯之為字从人从厂厂象張布矢在其下人則取象於人也凡侯之名曰躬曰左右舌上舌下

舌皆於人身取之則象人之說鄭有所受之矣盛氏駁之非也云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者賈疏云中五幅幅一丈

用布五丈上下躬總用布四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是通用布十六丈也云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者賈疏云中七幅幅丈

四尺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總用布五丈六尺上个五丈六尺下个四丈二尺通用布二十五丈二尺也云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

丈者賈疏云中九幅幅丈八尺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躬總用布七丈二尺上个亦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通用布三十六丈也

箭籛也 籛算也 籛八十者略以十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箭者籛徐本楊氏俱作筭其時衆賓從賓上賓字徐本通典通解俱作寡

寡 云箭籛也 籛算也 者張氏爾岐云箭竹也以竹為籛釋獲者所執之算也云籛八十者略以十耦為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賓者張氏云入四矢耦八籛也敖氏云上記云射無算而箭籛惟止於八十

則是此射者雖多亦不過十耦也釋獲者之執算各視射者之矢數

盛氏世佐云經云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從之此記云箭籌八十

以一人所執言也中一个釋一算射者未必皆中故經又云若有餘

算則反委之則此八十籌固不止供十耦之用矣如不足則射器之

納於堂西者可復取也豈必以十耦為限哉敖說非長尺有握握素

握本所持處也素謂疏正

曰注刊本一作膚校勘記云徐本通解楊氏俱無作字與單疏標目

及述注合通典作刊本云膚敖氏作刊一本膚許氏宗彦云此猶

云刊本四寸耳與下經文刊本尺義同禮作扶鄭用公羊膚字故疏

述公羊而曰引之者證握膚為一也云握本所持處也者敖氏云

尺有握猶言尺有四寸也必云握者亦見其為所握處也張氏爾岐

云握四指即四寸算長尺四寸云素謂刊之也者郝氏云握素謂手

捉處刊削使素外加髣飾也張氏云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云握本

一作膚者惠氏棟古義曰張稷若節解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

本刊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義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

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愚謂案文當云握本或作膚張氏以為刊

本一讀屬上句非也胡氏肇昕云惠說非也張氏謂握本一讀是也

謂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非也作字係淺人不得其解而妄加之

也下記云刊本尺此注云刊本一膚句法相同盛氏謂刊本一膚謂

刊此箭籌之本一膚耳是也賈疏云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云膚寸而

合何休云側手為膚又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

曰扶一指案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為一也楚扑長如箭

刊本尺刊其可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可通典作持○韋氏協夢云

持處長如箭亦如箭長三尺也刊本尺亦刊之使白也

胡氏肇昕云楚扑者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扑與夏楚蓋其物相同故扑亦曰楚扑也君射則為下射上射

還于物一筭既發則荅君而俟也答對也此以下雜記

者降尊以就卑則不宜與卑者序而從尊卑為耦之常法也且下射

之物在東亦不失其主位也上射賓也答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

進左手微背於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俟待君發也注云此以下雜

記也者韋氏協夢云雜記燕射大射之儀蓋因射而類及也云今文

君射則為下者胡氏承琪云言君射則為下射者謂君就下射之物

大射儀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升自西階

先待於物北一筭東西立注云不敢與君併東面立鄉君也即此記

所謂君射則為下射上射待於物一筭者也若如今文無射字於義

不與故鄭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繻以射疏正義曰郝氏云君

從古文耦者先就物待也君射袒朱繻為耦者肉袒也敖氏云樂為奏狸首

也此記先言樂乃後見君之射儀則是君之燕射於再射即用樂行

之亦變於大射也投壺之禮因飲酒而為之於其再投即用樂此意

其類之乎鄉射三射乃用樂行之方氏苞云敖說未安記於鄉射附

載君射之儀即謂大射之禮三射樂作君乃就物耳燕禮附載燕射

語亦甚略然曰如鄉射之禮則亦至三射然後用樂何所據而知再

射即以小臣以巾執矢以授疏君尊不搯矢不疏正義曰敖氏云以巾

樂行乎也大射儀曰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稍屬蓋以巾拂之而

又藉手以執之也儀禮釋官曰小臣見大射儀周禮大僕職云王射

則贊弓矢注贊謂授之受之諸侯小若飲君如燕則夾疏謂君在不

臣兼大僕之職故君射執矢以授疏而自飲也

賓飲君如燕賓媵觚於公之禮則疏正義曰敖氏云夾爵謂夾君爵

夾爵夾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疏而自飲也以大射儀考之飲君

之禮其所以異於燕賓之騰解者非獨夾爵而已記但以此言之亦大略之說也盛氏世佐云如燕謂自降洗升酌以至酌膳下拜諸儀皆如之也則夾爵此異於燕者也待射者先酌散自飲乃酌膳奉君君飲訖又酌自飲故曰夾爵燕禮賓騰解于公惟先自飲而已敖云非獨夾爵而已者燕禮賓酌膳坐奠于薦南拜畢反君國中射則皮位此則酌膳以致侯公卒解而進受之亦其異也

樹中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翻旌獲尚文德也今文皮樹為繁豎

糅為紹古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以翻旌獲翻誤作劃今文皮樹為繁豎文無以

十卷無為字豎俱从豆古文無以文鍾本誤作今注知城中是燕射者賈疏云以賓射大射不在國中故國中是燕射燕在寢故也云

以翻旌獲尚文德也者賈疏云燕主歡心故旌從不命之士云今文皮樹為繁豎糅為紹古文無以者胡氏承琪云古音皮讀為婆繁讀

為鞞皮繁聲之轉樹與豎音義並同鄭以皮樹為獸名必有所受之今文繁豎蓋假借字故不從糅為紹者詩生民或簸或蹂說文白部

引作或簸或昏糅之為紹猶蹂之為昏亦聲近故借鄭亦不從之古文無以文不備故又從今文胡氏肇昕云皮樹未詳何獸鳥獸之名

字多假借如此之類鄭據古文即從古文字作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之非必以今文為假借而古文為本字也

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驢周書曰北唐以閭析羽為旌疏正義

曰校勘記云注如驢通典作大於驢岐驢陳本通解作歧徐閩監本作岐案釋文宋本亦作歧是俗字云大射於大學者賈疏云據諸

侯而言也天子大射則虞庠小學以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云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驢者案山海經縣雍之山其獸多閭

郭璞注云閭即踰也似驢而岐跪角如靈羊一名山驢引周書者逸周書王會解文於竟則虎中龍旌於竟謂

君射也畫龍於旌尚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虎中下通典有以字注文章也通帛為旌云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者賈疏云此則賓

射也以其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盛氏世佐云諸侯相朝於是乎有賓射賓射不必於竟也天子賓射在朝則諸侯可知矣於竟會遇

也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是也因會遇而射其禮亦以賓射行之記蓋據此而言也春秋傳云嘉樂不野合謂

燕享也射雖亦以樂節然非合樂之謂故得行於竟與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牛一角

曰敖氏云其指大夫而言大夫有上中下之異故物亦有差張氏爾岐云大國小國大夫命數不同故云各以其物注云兕獸名似牛

一角者爾雅釋獸云兕似牛劉氏欣期交州記云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

制鎧古者射兕以服猛故鄉射禮云士鹿中翹旌以獲謂小國之州大夫兕中兕善舐觸故又以此戰士

旌以獲無物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記七字唐石經徐本通典通解古文無以獲楊氏敖氏字俱有今本並脫注二十一字今本俱

脫徐本通解俱有通典引謂小至無物十五字敖氏云翹旌即白羽與朱羽糝者也上記言士禮云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

羽糝此直見翹旌而已注云古文無以獲者胡氏承琪云無以獲則文不備故鄭不從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

否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古疏正義曰敖氏云其餘否謂人臣不為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射主於國中也君有射於國中者以

其於公宮為之也若人臣之家其庭淺隘器用又未必備故射則必於鄉州之國行事焉是雖居於國而欲射於其中亦不可得也此不

惟見尊君之意亦其勢然爾胡氏肇昕云注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
 一語立尊卑之準定君臣之分得先王制禮之精意敖氏之說故與
 鄭異乃不自知其謬也焦氏以恕曰春秋二百年中臣凌其君者有
 之臣不習武事於國中設為此制以杜漸防微以此坊民猶有跋扈
 恣睢尾大不掉者若之何而有中庭淺隘器用不備之說也謬亦甚
 矣云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者胡氏承琪云古有又字多通此
 有射於國中對大夫士不得在國射故當作有今文無其餘否亦文
 不備故鄭不從胡氏肇昕云有之言或也君有射於國中者言君或
 射於國中也若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袒纁繻厭於**疏**正義曰胡氏
 大夫士則否矣亦以文不備今文無射者亦以文不備

儀禮正義十

儀禮正義十一

南菁書院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燕禮第六 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

飲以樂之禮燕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二小戴及

別錄皆 疏 正義曰賈疏云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

第六 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

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方氏苞云疏所分四類

似未安本國之臣入貢獻功於王朝出聘於鄰國而還勞之一也

有大勳勞功伐而特燕賜之二也無事而燕羣臣三也燕聘賓四

也聘賓則入大門而奏肆夏以主君出迎於大門之內也本國之

臣入至庭而奏肆夏以君於是時始降階而揖之也無事及出聘

者不宜以樂納其諸有大勳勞者與儀禮釋官曰周禮大宗伯以

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疏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
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屣升坐無算爵以醉為度
行之在寢饗禮今亡此篇所載是諸侯燕其臣之禮其天子之燕
禮亦亡矣又有與族人燕及祭畢之燕皆與此禮別褚氏寅亮云
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饗重於食食重於燕饗主於敬燕
主於歡而食以明善賢之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設几
而不倚致肅敬也食以飯為主雖設酒漿以漱不以飲故無獻儀
燕以飲為主有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脫屣升坐以盡歡此三
者之別也饗食於廟燕則於寢其處亦不同矣考之諸經諸侯於
己臣有燕而無饗食意者饗之禮自待賓客外惟施之於耆老孤
子歟吳氏廷華云大射亦行燕禮注遺之耳抑以大射之燕別見
於彼經故未及之歟又注疏以此燕禮兼己臣與聘使言下記及

庭之賓當亦合己臣及聘使言之鄭以王事之勞為重故詳重而略輕耳據郊特牲疏亦以己臣及聘賓為說則二說本無異同也此疏因此記言及庭彼言入門遂斷為己臣及聘使之分不知禮莫重於九夏既並許其奏肆夏則及庭入門其輕者耳而必致辨於其閒恐制禮者不如是之煩也

燕禮小臣戒與者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

告語焉飲酒以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公升就席皆燕初戒合會為歡也備之事有戒與設具有納諸臣立於其位有命大

夫為賓有請命執役有納賓凡五節○戒與者校勘記云徐本無戒字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注云小臣相君燕飲之法者賈疏云周禮

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以下云小臣

師一人在東堂下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云戒與者謂留羣臣也者賈疏

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朱子曰留羣臣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使小臣留之疏說非是李氏如圭云留羣臣謂羣臣留在國不出

使者若君臣無事亦有燕魯頌振鷺之詩是也敖氏云與者羣臣之與此燕者也君所主與之燕者亦存焉郝氏敬云與燕諸臣未定為

賓皆曰與焦氏以怨云燕之正賓則卿大夫士聘來還者至於與燕之臣乃留在國不行者故鄭公留羣臣是也至朱子所云則不同於

注疏之說也吳氏廷華云下卿大夫入門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膳宰天子

後君始命賓此時尚無賓也廣戒之耳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疏正義曰寢路寢校勘記云路徐本作露張氏云

注云寢露寢案疏露作路後記之注亦作路從疏案後注路堵父國語作露露路古多通用○褚氏寅亮云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乃設卿大夫之席故具饌之文在設席前大射儀則君賓卿大夫諸公皆同時先定位故官饌之文在設席後實皆止一次饌也敖氏因少牢禮有改饌之節遂謂先具諸官所當饌之物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恐未然玩官饌二字專指諸臣薦羞而言諸臣薦羞無論貴賤皆在寢東大射儀官饌不言其處以在學也饌公薦俎之處兩篇俱空其文尊君也然大射儀云宰胥獻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則知君之薦俎饌于東房矣此篇但云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而不言由左房以互見於大射儀也至公食禮宰夫之具饌于東房者尊賓而同於君饌也庶羞自門外入則又食禮之異於燕禮也堵案義疏云儀禮具饌或在房或在東西堂下或在門外東西經俱分別言之如云薦脯出自左房又云亨于堂東北又云視爨西堂下又云亨于門外東方側亨于廟門外之右皆是也此經明言寢東而不言門及堂則在寢外東壁之東可知 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者李氏如圭云天子之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諸侯膳宰蓋亦卑於宰夫燕禮膳宰具饌而公食大夫宰夫具饌者彼食異國之大夫敬之異於己臣子也釋官曰天子曰膳夫諸侯曰膳宰名異實同與宰夫無涉春秋時候國宰夫之官廢因通謂膳宰爲宰夫注家不能辨別二職由是遂亂不知周公制禮時諸侯有膳宰有宰夫職守不同此經固自可證也膳宰見禮記文王世子玉藻左傳公羊傳國語皆當天子膳夫之職云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者敖氏云具官饌具諸官所當饌之物也此時所具者其薦羞乎及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方氏苞云官饌謂籩人醢人庖人外饗所共薦羞牲體也不曰命諸官具饌而曰膳宰具官饌見膳宰親監視而具陳寢東以俟時而進也

韋氏協夢云此膳宰具官饌具之而未設大射儀設席後之官饌乃設之也云寢路寢者賈疏云以其饗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于

寢正處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敖氏云寢東蓋其東壁之東也郝氏寢東路寢東房鄉飲亦云東壁云左房羞由東出也樂人縣

縣鐘磬也國君無故不解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縣鐘磬也鐘徐葛集解通解俱作鍾後賓執脯以賜鍾人于門

內雷周氏學健云鍾鼓之鍾古皆作鍾三禮無鐘字俗本或作鐘皆後人所改也案後凡鍾字放此不悉校磬徐本作磬後同宮縣者宮

徐本集釋楊氏俱作言與單疏合○賈疏云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事宿縣又樂師云凡樂成則告備是天子有大司樂并有樂師之

官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縣樂之法周禮既職云掌大師之縣鄭注云大師當縣

則為之案下僕入相大師則諸侯無既職則使僕入縣樂大師以聲展之樂師又監之盛氏世佐云此縣亦使既職疏誤說見後韋氏協

夢云疏說盛氏已辨之矣然則所謂樂人者即既職與既職而謂之樂人者以其為掌樂事之人而已入者賤辭也方氏苞云燕與大射

使小臣僕入相工所以崇賓祭大射所相不過大師小師上工耳燕禮工四人瑟二人小臣不能徧相非既職孰任之且小臣授瑟而降

相祭者何入乎凡大祭祀聲樂備具即事之工甚多非用既職不能使有位者徧相小祭祀及學校中樂事君或不親則小臣僕人未必

與且既職所自共之樂事將孰使代之釋官云案周禮樂師凡樂掌其序事小胥正樂縣之位是縣樂諸官皆有其事故總言樂人疏謂

諸侯無既職非是周禮既職云凡樂事相瞽序官瞽矇上瞽四十八中瞽百入下瞽百有六十入共三百人既職之數亦如之然則每瞽一相自不可少諸侯既職之數不可知亦必有專其職者燕禮小臣相工大射僕人相工因賓射重其事耳非其常職且考之於經小

臣相工不過納工之頃至工既升堂小臣授瑟而降主人獻工西階上相祭者又何人乎是工別有相明甚左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是諸侯樂工亦有相可知夫瞽之於相不可須臾離周公設官使眡瞭專其職因兼習樂事庶作樂之際工與相兩相諳熟而器數之用亦從而不紊此相工所以使眡瞭之意也周禮注云瞭目明者官名眡瞭當即取爲瞽眡之義若小臣僕人之屬固各有其職安得專以相工爲事乎注云縣鐘磬也者敖氏云此縣蓋在階閒磬在阼階西南面鐘鑄次而西建鼓在西階東南鼓鞀在其東國君燕禮輕於大射故不備樂且於其日乃縣之而與常時同鄉飲酒記曰磬階閒縮雷北面鼓之盛氏云縣軒縣也軒縣之法見大射禮敖引鄉飲酒禮特縣沉之非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樂人縣不言所縣注以爲常縣新之則此軒縣也大射禮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云備三面耳無鍾磬有鼓而已疏云諸侯軒縣皆有鼓與鍾磬鑄然則大射阼階西之建鼓應鞀本東縣之鼓西階東之建鼓則北縣之鼓以東西縣例之蓋北縣東上磬鍾鑄鼓以次而西故鼓在西階東也大射注又云應鞀應朔鞀也先擊朔鞀應鞀應之則東西縣兩鞀相應若北縣不知有鞀與否以無南縣相應故疑闕之又襄十一年左氏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鑄磬疏云歌鍾二肆兼有磬編縣之鑄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據鄭玄禮圖如此也案此則縣中當有特磬但不知每縣有否今唯於北縣著之東西縣且依大射以俟考正又大射疏云周人縣鼓建鼓殿阼階西應鞀在其東注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然則鼓鞀之設必鞀在鼓右又鄉射云縣于洗東者洗當樂則樂縣東於堂鄉射辟射位移階閒之縣於東方宜卽判縣位也縣云階東西者遙繼言之云國君無故不徹縣者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不言國君鄭以大

夫推之知國君亦然也云言縣者為燕新之者李氏如圭云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更整理之而已大射在學宮學宮不常縣故前射

一日縣且具辨樂縣之位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霽壘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

設膳篚在其北西面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霽者人君為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肆陳也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

亦南陳言西面疏正義曰設洗篚敖氏云諸篇於此但云設洗無連尊之異其文言篚者而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別云篚在洗西則

於此言篚文意重複似非經文之體日篚在洗西亦不可以東霽為節其衍明矣褚氏寅亮云若果司宮設之則此經宜云司宮設洗篚

下經宜蒙此經而直云尊于東楹之西矣何以不言司宮而下始言司宮故注云不言其官賤也集說據大射儀以決司宮設洗但彼亦

無明文也洗篚二字不妨連言何必武斷篚為衍文○敖氏云洗與壘蓋瓦為之下云君尊瓦大則此可知矣盛氏世佐云賈云洗士用

鐵大夫用銅諸侯白銀天子黃金夫一承棄水之器而以金銀為之修矣敖氏說蓋得之矣壘字從缶亦瓦可知也鄭云尊卑皆用金壘

此酒器也以木為之而飾以金詩云我姑酌彼金壘是也盛水之壘豈其比哉又敖氏云先設洗西之篚以為節故膳篚後設也注云

設此不言其官賤也者賈疏云少牢司宮設壘水大夫兼官此國君禮或可別人為之但無文故鄭不細辨敖氏云設四器亦司宮也見

大射與少牢禮此經省文耳云當東霽者人君為殿屋也者賈疏云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霽明亦有西霽李氏如圭

云霽屋檐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霽此設洗者與士禮處同大夫以下無東霽洗當東榮耳云膳篚者君象觚所饌

也者君物而曰膳者以其善於諸臣所用者而言也云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者韋氏協夢云設洗篚云南肆設膳篚云西面互文

也盛氏云此二篚在堂下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篚者蓋堂上之篚所以盛爵燕飲輕獻不用爵故也 司宮尊

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纂用綌若錫在

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 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

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子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

大纂用綌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

今文錫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左玄酒南上南聶氏作東纂用綌若錫為錫 纂徐本楊氏作甗通解敖氏作甗 注云司宮天子曰小

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者張氏爾岐云諸侯之司宮與天子之小宰所掌同盛氏世佐云司宮即天子之宮人也周禮宮人職云掌王之

六寢之修又云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此燕於路寢六寢之一而設尊筵賓又皆勞事故以司宮為

之下經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是其執燭之證矣大射於郊而亦用司宮者所謂四方之舍事亦如之也宮人中士則司宮下士也小臣

於天子為上士以小臣設公席以司宮設臣席亦其差也鄭乃以小宰當之誤矣小宰諸侯之小卿也以尊官而執賤役可乎又主人獻

卿之時經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疏云案大射席小卿賓西東上注云席於賓西射禮辨貴賤也以此言之燕禮主歡不辨貴

賤小卿與大卿皆在賓東若然則小宰為小卿之首是時亦當受獻乃為己設席且為女於己者設席必無是理豈可以聽酒人之成要

而遂當設尊之役乎釋官曰案公食大夫禮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席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是也此注釋為小宰誤矣小宰卿貳之

官秩尊職重不得以司宮當之諸侯五大夫司徒下置小宰曾子問
 明有小宰之官疏諸侯無小宰非矣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諸侯降天子一等當以下士為之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傲宮杜
 注孔疏解為內臣奄人者亦誤吳氏廷華云小宰為大宰之貳掌六
 典其職重若行禮陳設不過小臣之事所謂司宮當是宮人及司尊
 彝之屬耳鄭以司宮為小宰賈疏舉小宰經文以解之不知小宰所
 掌不一宮刑特其一耳烏得據以司宮比之又下言司宮執燭則直
 與宮正執燭等烏得以為小宰至所謂成要即月要歲會計簿耳受
 酒正之計即可以設尊傳會之則太宰掌羞服之式注以羞為飲食
 豈亦可以設尊歸之云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之
 西予君專此酒也者敖氏云先尊方壺於楹西以為節乃設公尊與
 上文後設膳筐之意同臣尊用壺又以方者且無罍為與君尊相屬
 宜遠別之也張氏爾岐云公席阼階上西向尊在東楹之西南北並
 列尊面向君設之與鄉飲酒賓主共之者不同故注云予君專此酒
 也胡氏肇昕云臣道直方解經尊用方壺之故易坤卦云妻道也臣
 道也又云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注意本此引玉藻者賈疏云欲
 見尊面向君順君面非賓主共之意李氏如圭云鄉飲酒尊于房戶
 之閒賓主共之此尊近東者君尊專大惠也君西鄉尊東面以君之
 左為上故言酒皆在南敖氏云左玄酒據設尊者而言也蓋凡設尊
 者皆面其鼻玉藻云惟君面尊是尊鼻東向也此設尊者西面故玄
 酒在南而為左若以尊言之則為右矣凌氏釋例云案疏云少儀云
 尊壺者面其鼻鄭注云鼻在面中言嚮人也據燕禮向君而言少儀
 又云尊者以酌之左者為上尊鄉飲酒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玄酒
 在西又鄉射云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鄭注云設尊者北
 面西曰左此皆據酌者北面而言若據設尊者人及尊面而言即南
 面以右為尊詳疏意以為鄉飲鄉射設玄酒之位與燕禮若有異者

考鄉飲鄉射尊面向南則以西爲上燕禮大射尊面向東則以南爲上經例固不異也又案疏云若據酌者不得背君而西面當尊西東面則酌者之右爲上尊是下文媵爵于公者交於東楹北也考燕禮主人酌賓訖二人媵爵于公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階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注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返往來以右爲上注云西楹北而前疏云東楹北據此節疏云二大夫盥手洗爵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而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向西階上北面相待及次第而降蓋媵爵者二人升降皆由西階故注云交於西楹北而酌酒則在東楹之西往來皆折旋故前疏云交於東楹北不然則前疏東字或是西字之誤也云瓦大有虞氏之尊也者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有虞氏上陶故用瓦大引禮器者證瓦大卽瓦甗也云豐形似豆卑而大者案豐以承尊故卑而大欲其安穩也云冪用絡若錫冬夏異也者葛之纍者曰絡喪服傳云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纍有事其布曰錫夏宜絡冬宜錫故云冬夏異也云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者朱子曰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疏云冪未用而陳於方壺之南不雜於方壺瓦大之間誤也若然則正在二者之間矣何得言不雜邪云尊士旅食者用鬯壺變於卿大夫也者李氏曰鬯壺無冪以尊厭卑也敖氏曰此尊士旅食之尊亦當北面與大射同惟設之深淺異耳方鬯壺亦皆瓦爲之張氏曰鬯壺無玄酒云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者賈疏云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盛氏曰士旅食者蓋下士也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故謂之士旅食與周禮云旅下士方氏苞云注說非士有不與燕而府史胥徒乃得與獻酬值矣周官司士職凡會同賓客作士從此經所謂士卽司士之所作也蓋升於司馬而未授官之士

雖未受職而已不家食又羣萃而食於公所故謂之旅食也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下經所獻庶子即諸子所謂羣子也會同賓客皆使觀禮則燕羣臣大射以擇士必使觀禮而習事可知矣升於司馬入於國學乃異日公卿大夫之選也故雖無職事而得獻所以興起之釋官曰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趙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此士旅食即卿大夫士之子國之俊選之士後日任為卿大夫士者故特尊以鬯壺所以寵異之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為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吳氏廷華云經旅食本不可解據宮伯掌士庶子宿衛諸子掌國子戒令諸子又名庶子則國子即士庶子也無祿而有稍食故謂之士旅食與此及大射皆有庶子一官或率之觀禮又寢其宿衛地外饗有饗士庶子禮其與於燕亦宜案義疏云大射尊士疏食於西罇之南疏云亦鼓南即燕禮門西案大射辟射位故西罇罇南燕禮云門西則當塾者或射則當如大射也胡氏肇昕云盛氏以下士當之非方氏說是但不明辨賈疏之誤而反以詆注亦非是云今文錫為錫者說文錫細布也段氏玉裁注云燕禮注今文錫為錫錫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今文錫其本字古文錫其假借字子虛賦被阿錫即列子之衣阿錫古者布十五升為最細十五升布成治之使骨易是曰錫若喪服傳則半十五升而治之故錫衰之錫與細布之錫其實不同胡氏承琪云案錫與錫古字通皆取滑易之義同為細布或作錫或作錫耳鄭注

大射儀云錫細布也與說文錫訓同至錫衰乃謂衰之滑易者亦得錫名非錫名專屬之衰故喪服傳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之非即此錫也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筵席也席用蒲筵

私禮臣屈也諸侯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戶西室戶之西牖間南向之官無司几筵也賓位也東上席首在東也盛氏世佐云戶西牖

前也寢亦有東西房當以牖前為客位若戶牖之間則堂之中矣郝氏云室戶西牖間客位也非據經公席設於將即位之時與大射儀

異敖氏云設賓席當後於公席乃先言之者終言司宮之事耳非注云筵席也席用蒲筵縹布純者敖氏云此以公食大夫及鄉飲鄉

射記定之也蔡氏云案詩肆筵設席先儒謂下鋪為筵上加為席然筵席亦通稱矣以此節考之其說不易梅氏誕生乃謂重曰筵單曰

席者誤也云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者盛氏曰大射賓有加席而此無之燕禮輕也公食大夫有加席異國之臣得伸也褚氏寅亮云兩

君相見各三重席不待言矣其待異國之臣則食禮有加席而燕禮無加席以食為聘使而燕則以介為賓也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

席即郊特牲所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示降尊以就卑是也饗重於食食有加席饗更可知若飲己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重也燕賓

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臣也莞筵一重加纁席再重合為三重注云私禮對公食大射而言也方氏苞云燕以閒暇

為須臾之歡故卿重席賓無加一循其常大射辨等威則特加席以致隆於賓不尊賢之義與貴貴同也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者賈

疏云對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并設席釋官曰注謂諸侯司几筵無專官耳未嘗云以司宮兼之也疏誤申注意燕

禮司宮設賓席小臣設公席大射亦然聘禮禮賓宰夫徹射人告具几筵公食大夫禮宰夫設筵加几席不盡司宮掌之也射人告具

告事具於君射人主疏正義曰賈疏云大射告具之上有羹定此不此禮以其或射也疏言者文不具也敖氏云是時公蓋在阼階東

南南鄉射人北面告之張氏爾岐云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又以射法治射儀吳氏廷華云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

大夫之法儀此經以射人主之則相法儀不獨祭祀矣注以或射言之案下文若射之云則射否未定焉有射未定而先用此主射之官

邪

右告戒設具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周禮諸侯

紛純加纁席畫純後設公席者疏正義曰注諸侯酢席校勘記云酢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疏徐陳集釋楊氏俱作阼嚴闔監本

通解敖氏俱作昨○敖氏云加席別言設見其更取而設之也可見設加席之法矣高氏愈云公不南面而西鄉從賓主之禮也賓無加

席而公設加席君臣之義辨矣方氏苞云君常南面疑立席雖西鄉而即席仍南面故再言西鄉以著其位焦氏以恕云居主位則不南

面故復言西鄉以明之注引周禮者張氏爾岐云司几筵文昨音義如酢酢席祭祀受酢之席也引之者欲見燕席與酢席同云後設公

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者朱子曰此篇與大射雖設席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即位然後納賓非卑者先即事也但其言偶不

同耳不當據此便生異義也盛氏世佐云大射之禮重於燕燕禮之賓卑於大射於加席之有無見之矣惟設席之女亦然大射先設公

席後設賓席賓猶得與公序也此設公席在告具之後則不與賓小序矣君益尊而賓益卑此其所以異與注說宜不為朱子所取也小

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

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

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師長也

右由闈東左**疏**正義曰賈疏云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

之定位士賤不待君揖即就位也李氏如圭云立者位於此也西

方堂下位也門東門西門內位也凡位堂下東方者西面西方者東

面位門內者皆北面小臣師在東堂下南面則東堂下在堂之東

注云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者敖氏云納

卿大夫之辭蓋曰君須矣二三千其入也卿大夫入門右之位蓋近

庭南而當階士西方之位亦宜於庭少南而東西則當西序門東之

位近於門也門西亦如之此北面者東上東面西面者北上皆統於

君韋氏協夢云鄉飲鄉射皆主人既速賓然後賓入燕禮不速賓故

小臣出納之堵案義疏云大夫初在門右少進則視入門之位為少

北賓初在大夫中聞命少進禮辭則視前少進之位又北矣蓋由南

公之左也公降小臣正宜從降與師並立東堂下而文略以公升之後小臣自作嘗下北面請事則其位在東堂下可知矣釋官曰案注

疏謂諸侯兼官無大僕以小臣當之是矣謂此經小臣師一人為小臣之長恐非周禮大僕職曰王燕飲則相其法諸侯既以小臣之長

一人當天子大僕則相君燕飲正其職安得其長反無事在堂下也大射有小臣師又有小臣正周禮宰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

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則師自是正之佐非其長經凡言司馬正司馬師僕人正僕人師者例皆然不當此獨以師為長而移易其名也經

云小臣納卿大夫又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大射儀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又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與此異者大射事繁正與

師各有其事故在東堂下唯言從者燕禮則戒與者設公席納卿大夫請執鬯者與羞膳者請饔餼者請致者以及辭臣下拜之事皆小

臣正為之而小臣師無事故特著其位在東堂下也言一人者據士喪禮諸侯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大射行禮時考之止一人為正

一人為師也凡正與師皆隨事分別長貳之稱非其官之本號此言小臣師則上言小臣者為小臣正明矣例見大射小臣下吳氏廷華

云此注以師為長謂小臣師為小臣之長大射注又以正為長謂小臣師為正之佐二說不同愚謂師固有長義亦有衆義正則止有長

義既有正則師止當以衆言大射注以師為正之佐是也此注又以師為長是一官有二長矣賈謂此小臣師即小臣正非也張氏惠言

云大射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注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與此注不同疏云燕禮小臣師即射禮小臣正大射小臣

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之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惟云小臣師者在堂下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

在堂下案此云小臣師與射禮小臣師正同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故經分言正與師燕禮皆小臣正為之故凡事唯言小臣不

明為正小臣正職事皆在阼階下其立位當在階前北面故此及射禮皆小臣師獨在東堂南面之位而正之位不著注為二說似失之射禮從者在小臣師東此不見從者下經小臣納工相工入者即小臣從者也其位當在西縣北如射禮僕人也下經獻左右正與納小臣于阼階上注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正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此鄭取射禮為說以校經之左右正者當云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小臣從者立于其北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而無僕人正又大射正為擯擯者遂為司正又有司射注云射人則小樂正也燕禮射人納賓射人請立司正射人遂為司正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然則射人為司正非大射正疏云或大射正為擯或小射正為擯非也射人者小射正小臣師者小臣之佐射燕禮所用雖異其名不殊獻士時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此一人當是大射正亦云射人者略之燕禮略於射故射人告具即射人為擯至射而後大射正親其事大射主於射故射人告具大射正為擯遂為司正以監射也至小臣正君之服位皆正親其事不得有異射人司士獻在解南其始位亦宜在此云凡入門而右由闈東左則由闈西者賈疏云凡入門而右由闈東者臣朝君之法左則由闈西者聘賓入門之法敖氏云凡己之臣子入門而左右皆由闈東盛氏世佐云士立於西方是入門左矣然亦由闈東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闈右是也

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爾近也移也揖而移

之近之也大夫疏正義曰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故公將揖卿大夫猶北面少前疏而降立也褚氏寅亮云公立阼階東南而南鄉對

之使進而近於己也公俟其入乃降而揖之明降尊之義也大夫不

西面自別於卿也君於卿與大夫各旅揖之大射儀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

右君臣各就位次

射人請賓

命當由君出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射人入誤作人○賈疏云不

不言敖氏曰請於君謂使誰為賓也釋官曰案大射官多辨尊卑有大射正小射正故云大射正擯此燕不主於射無尊卑之分故直云

射人其實射人亦大射正以其為擯同也疏謂司射次於小射正案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大射注云小射正司射之佐則疏說非

也公曰命某為賓

某大夫也**疏**正義曰郝氏云卿不為賓嫌逼也方氏苞

為疑也此一義耳才德之大小不限於名位故春秋時子產叔向自始仕而聞望重於諸卿故以大夫為賓尊賢之義彰焉天子之宰夫

為下大夫降殺以等則諸侯之宰夫士也使與公卿為敵者之禮則非所安蓋貴貴之義寓焉饗食燕射國之大政也君卿實共主之故

不以公卿為賓體國之義著焉故曰禮者義之實也釋官曰疏云知大夫非卿者以其賓主相對既以宰夫為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

案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賓之為大夫記有明文其義則燕義詳之非緣主人為大夫而賓亦使大夫也

此主人為膳宰非宰夫諸侯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敏

宰夫亦上士非大夫疏甚誤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顧禮辭辭不南

也者敖氏云以士冠之賓辭曰某也不敏故意此賓亦然吳氏廷華云注蓋做大射命納射器言之所謂東面南顧是也但彼經命之而

已此命賓後尚有賓辭之節則當南面向賓也疏以在君右為說者蓋君南鄉在君之右西也在西則東面說非不合但此命賓與詔辭略不同反命辭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又疏正義曰敖氏

辭故射人復命之賓再拜稽首為受君命也射人反命許賓賓出立于門外東面當更以

疏正義曰前大夫以臣禮入此當更以賓禮入故出立於門外也敖氏云大射儀云北面此東字蓋誤也褚氏寅亮云大射辨尊卑故

北面燕主歡心仍寓賓主之義故東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揖之人

疏正義曰敖氏云揖之乃升禮之也亦異揖之郝氏云公揖卿大夫公將升揖也乃升君升階也就席君先就席也盛氏世佐云此

揖卿大夫共一揖也蓋略於爾之時矣敖氏亦異揖之恐未是焦氏以怨云觀下文知惟公升卿大夫未升注云人之也者謂以人意

相存偶也

右命賓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

庶疏正義曰敖氏云士之掌此二事者有常職乃請之者蓋白之於君然後敢命之也盛氏世佐云羞膳執冪皆以士必請之者諸

侯兼官士之掌此二事者無常職惟君所命故也焦氏以怨云秦制階下侍衛之士非有命不得上殿執冪羞膳之士雖有常職非由君

命不敢升階是以必白於君而命之也胡氏肇昕云焦氏以暴秦之制取以說經非矣盛氏說近是注云羞膳羞於公謂庶羞者李氏

如圭曰羞進也君物曰膳凡薦謂脯醢羞謂庶羞盛氏云羞膳者謂進膳於公者也君物曰膳謂膳醢也知不兼庶羞者下記云凡薦與

羞者小膳宰也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則是有常職矣

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東上玄酒之冪為上也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略之也疏正義

曰注云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者賈疏云下記曰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士位在西方東面故知西階前命之云羞膳者從而東由

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者李氏如圭云羞膳者無升文以羞在房知由堂東自北階升也士冠禮脯醢在房贊者薦脯醢立于房

中西面南上盛氏世佐云房中西面南上者薦脯者在南薦醢者在北也羞膳者不由前堂升以其士賤且所事者在房故也云略之也

者吳氏廷華云執冪與羞膳者並命之則二執事當同升升後則執冪者自立於尊南羞膳者自立於房中雖文不具其理可知盛氏云

解經不言之故疏云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解不由前堂升非

敬疏正義曰賈疏云膳宰卑於小臣故云彌略也釋官曰案諸侯之官降於天子膳宰當是中士請羞諸公使膳宰不使小臣注謂

以異為敬得之疏因此較量尊卑殊未了了且此篇獻賓薦與設俎皆膳宰大射獻賓及公皆宰胥薦醢庶子設折俎則疏謂禮之大例

薦羞者尊於設俎者亦未然矣盛氏世佐云大國之孤曰公君稱公臣稱諸公一字而尊卑辨矣案義疏云射人為擯請賓擯者事也小

臣近臣請執冪與羞膳者近臣事也膳宰具官饌請羞諸公卿具饌者事也又云射人告具射人請賓膳宰請羞於諸公卿經不言面位

今皆北面者以小臣請執冪為準也

右請命執役者

射人納賓射人為擯者也

疏

正義曰注云射人為擯者也者李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請賓春秋

傳王以鞏伯宴使相告之相相禮者即擯者也云今文曰擯者者胡氏承珙云此經請賓命賓皆射人若如今文云擯者納賓則嫌異人

故鄭從古文耳

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

及至也至庭謂既入而左北面時

疏

正義曰注云

北面時者李氏如圭云出堂塗時也客入門而左叔氏云一等者階也并堂為二等矣揖之者使之升也大射儀云賓辟公升就

席以其將與主人為禮不參之也

疏

正義曰宰夫代公為主人故公升就席

右納賓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

主人宰夫也宰

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

為獻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右北面右誤作又大宰之屬張氏云中箱杭本大作人從監嚴本○張氏爾岐云主人亦升自西階

者代君為獻主不敢由阼階也自此至以虛爵降奠于筐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媵解于公公取媵

解酬賓遂旅酬凡七節此初燕之盛禮也

注云主人宰夫也者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是也云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

者釋官云案主人當為膳宰注據燕義訓為宰夫春秋時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蒯而禮記檀弓載此事云蕢也宰夫也左

傳稱宰夫肫能蹠不熟公羊傳云膳宰熊蹠不熟是其確證禮記雜
 出於漢儒之手故宰夫亦沿春秋之稱然鄭注燕義云宰夫主膳食
 之官則固明以膳宰釋之矣此注及疏引周禮宰夫其誤周禮宰夫
 為大宰之考職掌較尊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主不使宰夫諸侯亦
 當使膳宰為獻主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膳宰為主人此其證也蓋
 周公設官天子有宰夫又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而稱膳夫為膳宰
 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饋是也春秋時宰夫官廢左
 傳所云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而周禮之宰夫職
 無聞焉鄭注周禮膳夫引燕義使宰夫為獻主注大祝云宰夫授祭
 韋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
 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為一不知諸侯別自有宰夫也大射
 聘禮公食諸篇所言宰夫皆周禮宰夫之職與膳夫異云其位在洗
 北西面者敖氏云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為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
 則主人因從而升也盛氏世佐云宰夫士也初位在西方敖說得之
 洗北西面乃其受薦之位耳不可援以為證云君於其臣雖為賓不
 親獻以其尊莫敢僂禮也者燕義云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
 獻主臣莫敢與君僂禮也注本此為說云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者
 李氏如圭云至再拜者賓至乃拜之有尊卑不敵之義禮敵者皆言
 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洗南當北
 至飲酒賓主異階故主人在階下辭賓降宰夫代君為獻主升降不由
 階階與賓同由西階升降故於洗南辭降吳氏廷華云洗南則北面
 矣為賓降故**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對**疏**正義曰敖氏云階
 兼言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對**疏**正義曰敖氏云階
 序此賓降而主人於洗南辭之則其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
 之節亦可見矣賓對亦少進既則復位

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與對賓反位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

皆為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奠觚于篚于誤作與注云賓少進者又

不以爵辟正主也者以宰夫為主人非正主故用觚不用爵 敖氏云

獻公用象觚則此觚乃角觚也張氏爾岐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

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云古文觚皆為解者胡氏承琪云

案特牲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蓋飲酒之器

爵散責觚次之解又次之角散為下故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此獻辟正主不用爵宜降一等而用觚故

不從古文主人卒洗賓揖乃升 **疏**正義曰賓每先升者以主

作解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 **疏**主人復盥為

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主人復盥為 賓降主人辭賓

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瓦大酌膳 ○大壻案卒洗

主人亦 揖也 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君物曰膳膳之言善 **疏**

正義曰郝氏云反冪既酌反冪於尊上 **注**云酌君尊者尊賓也者

敖氏云賓者君之所命者也故主人代君飲之則酌君尊蓋達君之

意也酌 膳東面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

爵賓既拜前受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通言之則觚亦稱爵敖氏云

觚退復位 **疏**獻賓蓋亦西北面與鄉飲酒同故不著之高氏愈

云主人送爵不於阼階而於賓右辟君位也吳氏廷華云賓

宜東南面受爵拜則俱西階上北面也反位亦西階上位也 膳宰薦

儀禮正義十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

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

疏

正義曰釋官云上既以主人為

膳宰此文主人獻賓又云膳宰薦脯醢設折俎者蓋天子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當中士二人為之長一為主人而一

仍供膳宰之職如此篇射人既為司正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是也吳氏廷華云膳宰既為主人不得又設薦俎大射宰胥薦則此

兩膳宰皆宰胥也大射庶子設俎此並使膳宰燕禮輕也蔡氏德晉云賓升時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故其後也遂以西階賓右為主人

定位注引鄉飲酒記者鄭以燕禮不言賓牲體之數故引鄉飲酒記以證之明與之同也案敖氏繼公謂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

鄉飲酒賓主之俎異說與注殊盛氏世佐從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與取肺

坐絕祭濟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與席末坐啐酒降席坐

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

降席席西也旨美也

疏

正義曰注旨美也校勘記云集釋無也字○敖

氏云此賓乃大夫也亦絕肺以祭而下文又云公祭如賓禮則是自上至下此禮同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繚祭惟士絕祭其不考諸此乎

盛氏世佐云絕祭繚祭之分本周禮大祝職文康成謂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是也考之此經祭肺之儀但見其絕未聞其繚說

者欲以鄉飲酒禮當之誠誤然鄉飲酒禮云弗繚明大夫以上固有繚者矣其繚也必於饗饗禮雖立以類推之可知也鄉飲鄉射絕祭

士賤也燕禮大射亦絕祭禮略也尊於士詳於燕其惟大夫以上之饗禮乎若以此經無繚祭之文遂謂自上至下同絕祭則汰矣鄉飲

酒禮疏云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賓皆大夫為之臣在君前故不為繚祭皆為絕祭也此說近之褚氏寅亮云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前

繚祭皆為絕祭也此說近之褚氏寅亮云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前

不繚祭皆絕祭之說為正下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繚絕則不同勿泥案義疏云賓拜俱在西階上拜告旨獨在筵西者承上降席來又下始言西階上則告旨之拜不在階上也注云降席席西不言面者賈疏云前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遂拜拜既爵也**疏**正義曰執爵興主人乃答拜凡答拜皆於所答者興乃為之經或不言其興文省耳○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一爵賓飲之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將酢**疏**正義曰賈疏云自此以下盡主人降賓洗南坐

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大射禮曰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今文從

此以下觚正義曰敖氏云坐奠觚與少進皆西北面主人降立於皆為爵**疏**階西固東面矣乃言東面對者嫌進而對或易鄉也

注云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者以主人獻賓云取觚洗云奠觚至將酢主人云賓以虛爵降嫌爵與觚異故此經又云坐奠觚

見觚爵對文則異而散文相通也引大射禮者以經無西階西少進之文故引以補之蓋大射必先行燕禮也云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為

爵者今文以觚即爵故不復言觚胡氏承琪云爵者飲酒之器之總名今文從散文之通稱鄭所不用賓坐取觚奠于

篚下盥洗篚南**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言奠于主人辭洗謙也今**疏**正

曰敖氏云辭亦宜少進如賓也於賓既對則反位**注云今**賓坐奠

文無洗者胡氏承琪云案鄭從古文有洗者取其文義備

觚于篚與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

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

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疏**正義曰敖氏云及階乃揖以

其位然則賓主人卒洗之時固不待其及階而揖升矣如賓禮謂迭

拜酌膳者主人酌此獻賓故賓酢亦如之亦以其代君飲己尊之也

執冪執冪者舉反之節也盛氏世佐云酢主人亦於西階上以公在

左賓親酢者伸其尊亦以君不親酢故無所辟也胡氏肇昕云案鄉

飲酒鄉射酢主皆席前東南南面授爵此經雖無明文蓋亦與飲射同

也經云主人北面拜受爵則賓之南面授爵推之可知敖氏故與鄭

異非是案義疏云卒洗不言主人揖賓盥降不言主人對其揖與對

可知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疏**正義曰注云辟正主也者例以

賓禮啐酒則主人亦啐酒也下又云不告旨惟言不告旨則仍啐酒

可知也故此不啐酒鄭知是辟正主也云未薦者臣也者李氏如圭

云凡獻則薦宰夫代君行禮雖受酢而不薦至獻大夫乃薦於其位

張氏爾岐云正主人皆有啐酒唯不告旨賓獻訖即薦脯醢此主人

是臣故酢時不薦至獻大夫後乃薦於洗北盛氏世佐云不於此時

薦主人者亦辟正主之義且以其土賤也褚氏寅亮云注云未薦者

臣也蓋鄉飲鄉射主賓敵故主人受獻後即薦此臣代君為主故未

即薦案義疏云正主酢則必薦此未薦者以主人堂上無位堂下又

未定洗北之位無所薦之且公卿未主人不拜酒不告旨正義曰

薦不得輒薦主人非但以臣而已正義曰拜酒謂拜謝其以旨酒飲己也酒非賓物則無是二禮可知盛氏世

佐云拜酒告旨本是一意上經云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即其禮也凡

言不告旨則不拜酒可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

知此並著之者文詳也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崇充也不以酒惡正義曰注不以酒惡謝

俱無惡字似誤胡氏肇听云通解作不以酒惡充滿謝賓者多充滿

者三字考鄉飲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則鄭氏原不作充滿

解通解所引蓋以意增非注本如是也○敖氏曰不崇酒者無崇酒

之拜也酒非己物故是禮亦不可得而行方氏苞云崇酒敵者所以

致渥洽也君專大惠而膳宰拜崇酒是代君尸惠故

不敢也○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二爵主人飲之也

右賓酢主人

賓降立于西階西既受獻矣不敢安盛疏正義曰敖氏云己之獻酢禮畢而射

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東西牆謂之序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賓疏正義曰敖氏云

主人進之於君而曰獻者以主人為獻主故也公在席而東北面獻之亦因獻賓之儀而為之也經言獻酌在席者多矣獨此與大射見獻公之儀若是則其他之獻酌者皆正鄉其席與方氏苞云敖說非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皆於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蓋賓席在西階自宜西面公席在阼階自宜東面而進獻自席南故皆北面耳注云象觚觚有象骨飾也者敖氏云注云象骨恐當作象齒案骨為總名齒乃骨之類也敖氏易之非是蔡氏德晉云象觚觚以象骨為飾實於膳籩者也主人獻公更用象觚君臣不敢同爵也云取象觚者東面者李氏如圭云南面取則背君膳籩之南有臣籩不得北面取故因自西階來東面取也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

薦進也曰宰胥薦脯醢正義曰賈疏云凡此篇內公應先拜者皆後拜之尊醢由左房醢公故也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重故也敖氏云拜

於下者臣也此惟一拜而已蓋答公拜也一拜則不稽首答公拜而不稽首亦獻禮然也其他則否凡臣先拜其君皆再拜稽首郝氏曰

升降不敢由阼辟君位也釋官云獻賓脯醢折俎皆膳宰薦設獻公使士薦脯醢者蓋以異為敬君尊不敢全以賓主之禮行之也設俎

則膳宰之職故不變大射公及賓之脯醢皆使宰胥薦者以士亦與射故紓其力上即上立於西方東面北上者賈疏因下注云膳宰卑

於士遂謂士尊故使士薦非也褚氏寅亮云獻禮之受爵送爵固皆一拜但臣與君行禮無不再拜稽首者且既下拜矣又何獨不遵再

拜稽首之禮乎經不言者可知矣集說謂一拜不稽首未然又案下文自酢兩言再拜稽首獻酢禮均則此豈宜獨異又云公答再拜則

此一拜受之說亦未然矣李氏如圭云賓之薦俎皆使膳宰公之薦俎異人者公尊故也大射公與賓之薦俎同人者略於飲酒主於射

也方氏苞云私家燕飲之禮主人親饋故燕禮獻賓脯醢折俎皆膳宰薦設正其為賓主也獻君則士薦脯醢不敢用賓主之禮而少變之也大射則君及賓之薦設皆使宰胥蓋小膳宰皆君之親臣祭祀有常職焉故息其筋力使得盡志於射自大夫以下皆不獻亦此意也敖氏云升自西階者俎也著之者嫌設公俎宜由阼也膳宰既設俎則少退東面而俟既贊授肺乃降注引大射禮者賈疏云證此脯醢從左房來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故言左房大夫士無右房故言東房而已公祭如賓禮疏正義曰敖氏祭肺祭酒也其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尊者於下見之膳宰贊授肺者以授肺而贊之也君尊不興取尊變於肺疏正義曰敖氏云贊授肺者以授肺而贊之也君尊不興取賓也肺未祭則授之既祭則受之惟言授但見其一耳不拜酒者以其為己物也不拜酒則亦不啐酒凡男子之坐卒爵者奠爵乃拜婦人之尊者立卒爵而執爵拜此立卒爵而奠爵拜其君禮與公於其臣乃先拜既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筐疏正義曰敖氏者亦獻禮重也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筐疏云奠于膳筐見籩者取之亦在此也吳氏廷華云膳筐西面取觚者當對面取之故注以為東面疏謂膳南有臣之筐據上筐在洗西南肆膳筐在其北不得北面隔筐取象觚是也至所以不南面及西面者蓋南面嫌與主同也○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三爵宰夫獻公公飲之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

拜更爵者不敢襲至疏正義曰賈疏云主人受公酢而自酌者不敢奠者古文更為受疏煩公尊君之義楊氏云君尊不酢其臣主人

自酢成公意也雖更爵亦酌君之膳酒者明酢之之意出於君也方氏苞云公受爵而拜卒爵而拜主人答拜皆不稽首循獻禮之常也至代公自酢則賓主之禮臣下所不敢望於君故再拜稽首以比於君賜之爵而不敢以主人自居也注云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者

賈疏云襲因也獻君自酢同用觚必更之者不敢因君之爵喪服傳云君至尊也敖氏云更爵者改取南籩之觚蓋不敢用君器也云古文更為受者惠氏古義曰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春秋昭二十九年傳云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知古文更字

皆為受胡氏承琪云更與受聲義皆不相近古文作受者字之誤鄭所不從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疏正義曰敖氏云亦與坐奠爵乃再拜稽首執爵興○高氏愈曰此主人飲之第

也二爵

右主人自酢於公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

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膳為散今文媵皆作騰疏正義曰拜賓賓降筵校勘記

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重石經考文提要云大射禮當此節曰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不疊賓字例同又云疏無降筵

二字注云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又云今文媵皆作騰者說文併送也从人舛聲古文以為訓字段氏玉裁注云併今之媵字送為

媵之本義以姪娣送女乃其一端耳訓與併音部既相距甚遠字形又不相似如正足少艸亏之比今案訓當作揚由揚譌詠由詠復

譌訓始則聲誤終則字誤耳據鄭檀弓注知禮經作騰記作揚騰爲古文揚字若今文禮騰作騰騰正與揚義協胡氏承琪云禮經言騰者訓送是其本義說文具部騰下一曰送也騰與騰聲義並同騰讀爲揚則聲轉而義亦異鄭注檀弓以有謂之杜舉舉與揚義相近故云揚近得之此注云騰送也讀或爲揚則是送爲騰之本義揚爲禮家異讀賈疏云揚訓爲舉義勝於騰送故讀從之以說檀弓則可以疏此注則非今文騰皆作騰騰義近揚禮記本今文故作揚解鄭注儀禮以騰從古文送義爲正故不從今文作騰賈疏又謂騰與騰皆是送義亦非至騰讀爲揚者釋名騰承也承與繩通詩抑子孫繩繩韓詩外傳作承承繩本从繩省聲方言蠅東齊謂之羊郭注今江東呼羊聲如蠅騰讀爲揚此其聲例段云騰卽古文揚字恐未必然胡氏肇昕云胡說是也古文作騰今文作騰禮記今文宜作騰經師以訓詁字易之爲揚故曰揚解騰可訓爲揚騰不得訓爲揚注或讀爲揚者讀騰爲騰義得爲揚耳騰送一義揚舉一義注自分明段氏乃合騰揚爲一字誤矣郝氏云騰言酌嗣舉也初獻爲正再酌爲騰騰副也與饋通貳嫡曰騰獻而又酬所以爲騰盛氏世佐云騰送也副也合二義乃備胡氏肇昕云說文訓併爲送義自賅括諸家拘於騰爲貳嫡之稱遂於送之外更加副義不知禮經多言送爵騰觚者猶云送爵也獻而又酬所以爲騰說雖巧而非經義也褚氏寅亮云凡獻以爵者則酬以觶今獻既辟正主而不用爵則酬亦不用觶矣安可以改觚爲觶朱大韶曰唐石經作坐奠爵拜賓降筵不重賓字是也禮於獻酬酢但言坐奠爵拜未有言拜主人言拜賓者鄉飲鄉射二禮皆云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西階上答拜斂射主賓分階燕大射公席於阼故賓主人皆於西階大射儀與此同儀節盡同作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答拜亦不言拜賓云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膳爲散者李氏如圭云賓酢主人酌膳不敢卑主人

主人酬賓酌散不敢自尊也少儀君之乘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

車君綏曰良綏副綏曰散綏散義同此
拜賓答拜 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
疏 正義曰朱子曰正主之酬皆

立飲今不立而坐則是不降故辭不敢當也張氏惠言云大射儀注

則云比於正主酬也疏各為之說案正主酬賓坐祭遂飲卒觶與坐

奠觶拜無立飲之禮此以公卒爵立飲決主人代君行酒亦宜立飲

今坐卒爵故辭之注又言所以坐飲之故乃比於正主酬也大射注

為是此注誤耳敖氏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觶不敢

復煩主人之更酌己且遠辟騰爵於公之禮也騰爵於公者亦皆先

自飲乃更酌之云卒爵拜省文也大射禮曰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

興盛氏世佐云賓辭之意敖蓋得之如注說則主人之代君久矣鄉

受賓酢亦不立飲賓何以不辭邪褚氏寅亮云注謂辭其代君飲酒

不立飲蓋君臣酬酢君立飲而臣坐飲賓以尊君之禮尊代君飲者

故辭其坐飲也敖說殊牽強豈有酬而不先自飲者乎下經云酬賓

亦立飲可見君當立飲吳氏廷華云正主當指公公立飲主人坐故

曰降於正主若鄉飲酒鄉射正主本坐飲與此同何得謂之降焦氏

以恕云注解甚當敖說非禮意不可從也○高氏愈云此主人飲之

第三
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 不拜洗酬

疏 正義曰據獻禮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 拜者拜其酌也

疏 正義曰注拜其酌也校勘記云

徐陳集釋通解楊氏也俱作已 云拜者拜其酌也者賈疏云案鄉

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主人實觶席前北面賓始西階上拜此及大

射主人始酌膳時賓已西階上拜者以其燕禮大射皆是主人代君

勸酒其賓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也案疏說分析甚明而

敖氏云拜爲將受之是時主人已在筵前北面盛氏謂此與鄉飲酒禮亦同但文有詳略當以敖說爲正恐不可從韋氏協夢云賓西階上拜主人宜少退卒拜然後授賓爵于筵前吳氏廷華云禮無拜酌之例此言拜下卽言受爵則仍是拜受爵非拜酌也受爵于

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也奠之

者酬不正義曰敖氏云主人酬賓不奠乃授之者亦與士禮異者舉也**疏**也主人拜亦於賓右少牢下篇酬尸酬賓亦皆親授解方

氏苞云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奠爵而不授以此解不用不煩賓以親受也燕則君賜故親相授受以致其嚴恭郝氏云賓不飲酬酒猶

必坐祭後奠敬君也韋氏協夢云鄉飲酒鄉射旅酬之禮賓主之故主人酬賓奠而不授爲將以此解舉旅也燕禮公主旅酬之禮故主

人酬賓授受如常禮○高氏愈云此飲賓第二爵賓奠不舉李氏如圭云於酌膳時賓卽拜且手受而祭之及承主人之酌重君物也此

皆異於鄉飲酬禮褚氏寅亮云授而不奠異於士禮少牢下篇酬尸賓皆然豈此乃大夫以上之酬禮歟又代君行酬卽是尊者之賜矣

故尊之而祭與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內位

先拜之義一也其禮彌卑記所謂一**疏**正義曰注其體彌卑校勘記云體徐陳集釋張一弛者是之類歟通解楊氏俱作禮案大射疏引亦作禮胡氏

肇昕云此疏述注亦作禮記所謂一張一弛者一弛釋文作壹弛○主人降復位李氏如圭云下經薦主人于洗北則洗北者主人之位

敖氏云位西方東面也此時未有洗北西面位至既獻大夫而薦乃有之賓降降筵也曩者賓降於階下而君命升之故此時惟降筵而

已恐褻禮而重煩君命也李氏微之二云東南面立鄉君也敖氏云不立於序內者升降異處以相變爲敬注云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

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者賈疏云賓初得獻立序內此酬訖立席西漸近賓筵是位彌尊酬禮漸殺故云禮彌卑也引記一張一弛者禮記雜記文案義疏云主人復位經不言其方據下胥薦主人于洗北似洗北其位也然經明言復則其初位矣入門時未聞有洗北之位考周禮膳夫上士前入門士在西東面復位當指此言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

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媵爵

者獻酬禮成更舉酒於公以為旅酬之始注云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張氏爾岐云長幼可使當云年長而可使者敖氏

云長謂下大夫之長也此但云命長不言下大夫者其以下大夫媵解有常職故與盛氏云長官之長非年之長也下大夫五人以屬於

司徒者為長蓋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其義異也章氏協夢云如注說則賓乃大夫豈可使卿媵爵乎敖說較長褚氏寅亮云注中卿

字衍觀大射儀注卿則尊士則卑鄭君之意便明義疏云賓以大夫則媵爵自無使卿之理長如達官之長非以年計也注兼卿言

且并幼也立說非也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作使也卿為上大夫不使之者為其尊

疏

正義曰敖氏云

以公命作之也二人所謂長也大夫在入門左之位北面則小臣作之者其亦南面與韋氏協夢云小臣作媵爵者宜東南南面若南面則

背君矣注云卿為上大夫不使之者為其尊者盛氏云注意蓋謂媵爵之事賤不可使尊長為之也此與命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義

異韋氏云大夫有三等上大夫卿固不可使而中大夫乃副於卿者大射儀謂之小卿是也惟下大夫爵位稍卑故使之吳氏廷華云獻

畢未樂賓即行旅酬之禮者重飲也南面者大夫在門右少進北面故向之二大夫皆最長者也君命長而使二大夫其為常法可知

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再拜稽首君命也疏正義曰敖

亦東上方氏苞云主人及媵爵者皆代君行禮而君禮之則異何也宰士也且為獻主職素定矣故臨事無加命媵爵者大夫也小臣

作之必進受命於君故答其拜也主人獻賓獻公酬酢始畢即作媵爵者俾主人得暫息然後獻公卿大夫也媵爵者立于

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

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與公答再拜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

階上既酌右還而疏正義曰賈疏云西面北上者是未盥相待之位

反往來以右為上疏序進盥則北面向洗注云序次第也猶代也

者禮記祭義卿大夫序從注序以次第從也又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注序猶代也案公食大夫禮序進注序猶更也更代同義更

代與次第義互相成故兼言之云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為上者賈疏云二大夫盥洗訖先者

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

楹之北西階上北面相待乃次第而降故云交而相待於西階之上敖氏云序進之節先者既洗後者乃進也先者既洗即升立於西階

上以俟後洗者也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發於西階上也交於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右也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為便降時亦先者降三等後者乃降蓋同階而同時俱降之法然耳張氏惠言云下經云序進坐奠于薦南注往來由尊北

交于東楹之北疏以爲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案大射注云
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相左俟于西階上乃降
往來以右爲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
若如疏說則是相右非蓋誤會注以右爲上之文也凡往來無相右
者鄉射禮可證鄭云以右爲上者謂階下並行時來既上階居由右
及其升堂上階由階上之東進奠解右還與進者相左則在西方而
降又居右也韋氏協夢云始言序進者以序而盥也後言序進者以
序而酌也先者既洗當退立于階下而立俟後者既洗與之以序而
升也升亦先者升三等後者從之敖氏謂先者既洗即升立于西階
恐未然褚氏寅亮云前之序進進而盥洗也後之序進進而酌也故
兩言之若如敖氏先者立于西階上以俟後洗者酌酌散時肩隨而
行安得有交于楹北節文凡相交者必相左吉事皆然經不盡言耳
吳氏廷華云注云往來以右爲上賈疏合洗南西面及階上北面言
之愚謂在洗南時先者既洗而還後者又往洗往來相交時先者在
東南行後者在西北行先者在後者之右後者在先者之右賈疏以
楹南西面言之不知楹南爲暫立之位雖有左右何往來之有至階
上亦暫立相待之右亦無往來又云此及下若君命皆致二節凡四
言序進其兩序進在洗南者不必言矣其堂上之節據經酌散者升
階卽言序進實觚者既酌始言序進則酌散者之序進在階上始發
步而未酌散之先實觚者之序進則在既實觚將往奠薦南之頃據
此則酌散者既升階卽序長幼爲先後長者先進少者待于階上長
者既東面酌散乃退由其右西面遠視其初進酌之道爲少南初進
酌之道則在其北也後者當先者既酌而退之時卽發步循先者初
進酌之道而進當西楹之北轉而東行乃與退者東面相值退者西
面以北爲右進者東面以南爲右彼此相爲右所謂交也然後先者
待後者反而並降焉酌散者之序進相交者如此實觚者升階卽東

西並行當尊乃轉而東行及尊並實觚然後序進後者待於瓦大尊
所先者由方壺之西轉方壺之北又轉而南當公席乃東面奠于薦
南既奠亦退從其右由西南而北而西還及方壺之北即東楹之北
視初進奠之道亦在其北後者當先者既奠而退時亦從尊所循先
者初進奠觚之道而進轉及方壺之北亦與退者東西相值而彼此
相為右與酌散者同及階上待後者並降而拜送實觚者之序進相
交又如此合而計之

媵爵者皆坐祭遂卒

觶

正義曰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媵爵者皆先自卒
爵示欲代賓大夫導飲也而賓大夫更卒觶必自

致其敬而後安也燕射宰夫代君以獻大夫似可代君以酬而公酬
賓亦自卒觶以君之於臣不可以獻而酬以導飲則無妨也至酬賓
以後三舉酬不復卒觶則義當有節耳○蔡氏德晉
云此下大夫二人媵爵于公各飲一觶以導飲也 媵爵者執觶待

于洗南

待君命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洗南西面鄉者之位吳氏
廷華云待于洗南者以將奠觶于篚也

小臣請致

者請使一人與二人與優君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致如致爵之致酒君物也以進
于君故謂之致張氏爾岐云或皆致或一人致

取君進止吳氏廷華云優字未安大射注云不必君命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

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

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

序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之北奠于薦南不敢必

君舉也大射禮曰媵爵者皆退反位

疏

正義曰升賓之校勘記云賓唐石經作賓徐陳
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實○敖氏云皆皆二

人也言若者不定之辭下文云若命長致與此互見也亦小臣命之
乃序進又實之乃云序進見其既酌而並立于尊所乃行也此進退
皆不相待于西階上蓋急於爲君酌與拜送也注云序進往來由
尊北交於東楹之北者賈疏云前二人酌酒降自西階故交於西楹
之北此酌酒奠於君所故交於東楹之北交於東楹北者先酌者東
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
於楹北與反者相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
反相隨降自西階褚氏寅亮云羸執角觶待于洗南俟後命也既得
命則先奠罇于篚乃拜命既拜乃洗象罇禮之女第宜然此經始言
序進在奠罇前次言序進在升實後不在西階上立俟明矣又先酌
者西行宜在北後酌者東行宜在南如是乃得相左而交於楹北疏
似倒說云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者賈疏云鄉飲鄉射皆云奠者
於左將舉者於右是鄉飲酒一人舉罇及二人舉罇皆奠于薦右今
言賤爵于公是將舉旅當奠于薦右而奠于薦左故云不敢必君舉
也江氏筠云二大夫賤爵疏於交于楹北無明文至序進坐奠于薦
南疏則謬案大射交于楹北注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
楹北相左于序進奠于薦南則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
楹北亦相左疏云言亦者亦前酬酌自飲時相左于西楹之北時後
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向西階右還北面待後至降也今此二
人先升于尊西東面酌訖于東楹之北東面向公前奠之右旋于東
楹之北北畔西過後者亦于尊西東面酌訖于東楹之北南過東向
于公前奠之是亦交于楹北相左也較燕禮疏爲是也敖氏釋交于
楹北云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者爲便然由楹北至
尊後由尊北至君席前俱南相行爲疾而北相行較緩臣趨君命理
宜由疾其先者酌訖奠訖訖既得將事其後者方進將事則後者之進
先者于時宜少北以便之疏說不如鄭義也李氏如圭云尊在東楹

之西以執冪者在尊南故既酌由尊北楹北往奠于君所薦南君左也盛氏云公席在阼階上西鄉薦南即其左也奠于薦南與鄉飲酒記所謂將舉者于右之義異故注以不敢必君舉釋之引大射禮者張氏爾岐云見此二人阼階下拜訖亦反門右北面位也

右二人媵爵於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

賓升成拜與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升成拜復再**疏**正義曰李氏

舉旅行酬也敖氏云鄉者君與賓各受主人之獻其情意猶未接至是公乃酬賓而與之為禮也注云與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者

李氏云酬賓就西階降尊以就卑也盛氏云公酬賓于西階上以貴下賤也胡氏肇昕云敖氏云與以酬賓謂興立于席舉觶鄉賓而酬

之也酬賓亦不下席君尊也說與注異解禮者多據以駁注方氏苞云凡獻酬主人就賓之階賓就主人之階經皆明著之況以君而就

臣之階以酬以拜無不特書之理敖說於文義昭合韋氏協夢云如注說則當云降適西階上酬賓不當祇言興矣且公若降酬賓則於

賓之拜公可自辭之不必使小臣矣案經文簡質多互文見義云興云賓降西階下則公之就西階可知也賈疏云賓降拜不于阼階下

而言西階下故知公在賓西階上也不言西階者以公尊空其文也發明鄭義最為明顯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

未成然者上云再拜稽首此云升成拜是升而復再拜稽首也蔡氏德晉云謂之成拜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

拜稽首以成之也敖氏云西階下再拜稽首雖為賓不敢不盡臣禮也辭者不受其拜下之禮賓之也賓升成拜順君賓己之意也培案

小臣以公命辭賓不于阼階遙辭之乃至西階東且西面者準上命執事者必就其西方之位又聘禮賓在東則使命東面致命此經賓在西故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

稽首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疏**正義曰注云不言成

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者敖氏云賓未卒拜而小臣辭之異於初也此不言成拜者未卒拜於下無所成也吳氏廷

華云下時將拜未拜君即辭之因而升拜非下後遲回未拜也韋氏協夢云上云升成拜此云升再拜稽首者上降時已再拜稽首特升

以成之耳故云成拜此降未拜升始拜必言再拜稽首者嫌祇升拜而不再拜且稽首也云此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

者賈疏云上云公酬賓于西階上則此賓升再拜者拜於君之左可知不言者不敢敵偶於君闕其文也盛氏云奠觶答拜皆于西階上

敖云奠于薦右郝云答于阼階上皆非也君無北面之禮雖就賓階酬之然其西面自若也賓之拜也於其西北面則不得云拜於君之

左矣注說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疏**正義曰敖亦未是

氏云賓受虛爵于君席之前故云進必就而受之者臣事君之禮也受時蓋東面於薦北方氏苞云觀此則公不就西階益明矣凡經言

進體例不一於揖讓行趨而言進者各指其事表其地也於受爵而言進者皆至其席前鄉飲酒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鄉射賓進受爵

于席前是也於授物而言進者婦見舅姑執筭進拜奠于席是也公酬不言就西階飲不言降席而賓受虛爵曰進則進受于公之席前

明矣案盛氏云賓於此云進則拜時于西階上少西矣受虛爵亦北面敖說非公既受觶反位○高氏愈云公復卒觶以導賓飲蓋公飲

第二易解洗君尊不酌故也凡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爵矣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進受虛爵尊君也不言公

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正義曰注云凡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疏更自敵以下言易者賈疏云謂受尊者爵

與尊者爵皆言更受卑者爵與卑者爵皆言易此公酬賓與卑者爵故言易也案朱子謂更易本無異義敖氏云易解者謂更取角解也

或言更或言易互文耳張氏爾岐云易猶更也注於更易二義太生分別賈疏援證雖多亦未見確據胡氏肇昕云少牢更爵注亦云更

猶易也蓋散文則通對文則異鄭以篇中或言更或言易故通校前後經文而分別之如此公有命則不易不洗

反升酌膳解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

親辭則聞命即升升正義曰敖氏云命謂使之仍用象解也賓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疏不易之不敢違君意也不洗者嫌也承尊者

後而復洗之則嫌若不以為絮然注是以不言成拜校勘記云以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亦云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

者賈疏云禮殺者謂若酬時是也或君親辭者謂若公食大夫云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升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是階下未拜不拜於階上也於公答再拜正義曰注云於是賓得言升成拜也是賓請旅侍臣請旅侍臣者李氏如

主云請行酒於羣臣也記曰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賈疏云大射於此時賓請旅於諸臣此不言者文不具賓以旅酬于

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公卿先受酬而後獻何勸卿大夫飲酒也君不可親酌以獻臣若酬則自飲以相

導故可親也公卿君之所敬故既親酬賓因藉手於賓以酬之士為獻主而媵爵者以大夫何也君親酬賓暨公卿大夫禮重於宰夫之

獻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存矣
疏正義曰注云言作
長者尊先而卑後

李氏如圭云王制曰上大夫卿通言之則卿亦大夫方氏苞云周有
六卿之貳皆中大夫記又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也下經分獻公卿及

大夫則此大夫包公卿明矣云長者尊先而卑後者吳氏廷華云此
經皆卿大夫分言之則上大夫在卿中大夫則惟中下大夫耳此注

又以大夫中有卿者蓋經祇言旅大夫不言旅卿故謂卿即在大夫
中下經所謂賓以酬長是也與上下經單指中下大夫異張氏爾岐

云卿稱上大夫旅三卿徧次至五大夫敖氏云長如若長之長大夫
長謂上卿若諸公也此惟據受賓酬者而言若有諸公則先酬之

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在右者
疏正義曰注左
右者校勘記

云左諸本俱作在云賓在右者相飲之位者賈疏云賓在西階上
酬卿賓與卿並北面賓在東卿在西是賓在大夫之右賓位合在西

今在東者相飲之位也敖氏曰惟云大夫者諸公與卿亦大夫耳大
夫未獻乃先受旅者此酬禮不主于己故無嫌韋氏協夢云敖氏既

謂若有諸公先酬之則此所云大夫惟三等大夫而已且王制賓坐
云諸侯上大夫卿未聞稱諸公大夫者敖謂諸公亦大夫非是賓坐

祭立飲卒觶不拜酬而
疏正義曰注云酬而禮殺者賈疏云對酢之
時坐卒爵拜既爵是禮盛也敖氏云賓獨

祭酬酒者以此酒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
為公所酬異之也

言更觶**疏**正義曰注云言更觶卿尊者與卑者爵稱易與尊者爵稱
卿尊者也更賓為大夫卑於卿故言更觶者卿尊者敖氏云公優所
酬者或使得用象觶而不可以及乎他是以更用角觶旅酬而洗者
亦為更觶新之也餘則不洗賓既拜送則就席張氏爾岐曰膳觶本

非臣所可襲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則必更矣注釋更字義亦未可信盛氏世佐云此為公有命則不易不洗者言也若既易則不更不洗而竟實散矣不復酌膳者異於公所酬也吳氏廷華云所以易解者蓋君本以不易者優賓賓既飲訖不敢輕用之大夫也○高氏愈云此賓酌解自飲而因以導大夫飲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蓋賓飲之第二爵也凡諸大夫皆飲一爵

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卒猶後也大射禮曰奠于篚復位今文辯皆作徧 **疏**正義曰辯

受酬如受賓酬之禮者敖氏云如射人作升受旅以下之儀也方氏苞云一如公卿受賓酬之禮而無殺也不祭者賈疏云酬禮殺也敖氏云此見其異者也酬酒不祭乃其正禮賓之祭者有為為之耳張氏爾岐云辯受酬皆拜受拜送但賓之初酬有坐祭後酬者則不祭為異卒受者敖氏云下大夫之末者也無所酬獨飲于西階上張氏云大夫辯受酬不及于士也吳氏廷華云下燕時大夫卒受者有酬士之文此亦當然今依經闕之蔡氏德晉云堂上無士席三旅皆自大夫止不及于士至三旅後乃徧及也 注引大射禮者張氏云奠

解復位復門右北面之位

右公舉媵爵酬賓遂旅酬初燕盛禮成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 **疏**正義曰張氏

至降奠于篚主人獻卿又二大夫媵解于公公又舉媵酬賓若長遂旅酬凡三節此獻卿而酬燕禮之稍殺也○敖氏云實散降于賓也

凡獻于西階上皆西南面章氏協夢云獻卿實散者非公所命獻之人也凡公命獻者皆酌膳 注云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

儀禮正義十一

十一中華書局聚

十一中華書局聚

十一中華書局聚

酬也者賈疏云此酬非謂尋常獻酬乃是君為賓舉旅行酬飲酒之禮成於酬酬辯乃獻卿以君尊臣卑是以君禮成卿乃得獻故云別尊卑也楊氏曰卿者君之股肱腹心燕禮之所當先也獻禮後卿何也燕義云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既命大夫為賓故先獻賓獻賓而後獻公又獻禮成於酬禮成而後獻卿此專之序禮之宜非後於卿也褚氏寅亮云凡旅者不洗此洗者為更爵也吳氏廷華云此燕義所謂公舉旅行酬而後獻卿也卿不與賓同獻者卿與卿飲尊者等至此乃獻亦待尊者意也胡氏肇昕云卿尊於大夫而親於君不以卿為賓者如子不為父尸之例以子親於父也此即燕義所謂明嫌之義也既以大夫為賓則大夫雖卑而為賓則尊故獻賓必先於獻卿飲酒成於酬既旅酬則獻賓之禮已成乃特獻卿焉亦以尊卿也注所謂別尊卑者指賓與卿言疏謂君尊卿卑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

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縹布重蒲筵縹布純也卿坐東上

統於君也疏正義曰注云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縹布席自房來疏純也者敖氏云兼卷謂以兩席相重而並卷之也其卷

亦是未執時兼卷是設時亦兼布之矣此固異於設加席之法亦以其二席之長短同故得由便為之爾張氏爾岐云重席但一種席重

設之故注云重蒲筵縹布純也加席則於席上設異席如公食大夫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縹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是也經義聞斯

錄曰經云兼卷則上下長短同其為一種席可知若上經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賓大夫也下經若有諸公獻之如獻卿之禮席

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為近君屈也鄉飲酒禮賓若有尊者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大夫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

無諸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鄉射禮大夫若有尊者席于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皆非一種席矣吳氏廷華云周

禮司几筵大朝覲疏云初在地者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上
經司宮筵賓疏說亦然此經筵賓無加席是就初在地一重言之故
只曰筵鄉射記言蒲筵緇布純公食記蒲筵常緇布純同當俱指在
地一重其上則據司几筵設莞筵加纁席加次席公食記蒲筵
加萑席是加席與下一重之筵不同此注以重為重蒲筵非也蓋因
鄉飲酒有加席而彼經只言蒲筵故以重蒲筵意會言之要知此經
重席當卽是加席鄉飲酒禮先曰重後曰加蓋重卽加耳墳案義疏
曰燕以尊賓為節故席於中堂鄉雖貴於賓而不敢以尊于正禮故
後賓獻而位於賓東又布席徹席者須在席之上下為之乃便於卷
布今司宮席鄉西面從上布之也鄉辭重席者當在將就席之先則
北面近席時也楊圖皆誤敖云拜送不言鄉可知又賓東卽鄉飲酒
之尊東蓋尊者之位也彼尊在房戶閒故以尊為節而謂之尊東此
房戶閒無尊故以賓為節而謂之賓東云鄉坐東上統於君也者盛
氏曰鄉席於賓左猶鄉飲酒禮之尊者席於賓東也惟東上為異遵
席西上尊亦主也故統於賓鄉席東上鄉亦臣也故統於君鄉飲酒
禮尊于房戶之閒故尊在賓東實在尊東此雖尊於東楹之西而席
鄉之處亦如之知不繼賓而東者以賓東戶牖之閒為王設展之處
宜辟之也三鄉之席亦以東為上司徒最東次司馬次司空也云席
自房來者公食大夫云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
宰夫筵出自東房是也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
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疏正義曰注云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
為其重累去之辟君也疏累去之辟君也者敖氏云謂徹去上
席也卿以重席為辭故去其上席為卿設重席正禮也必辭之者去
君差近宜辟之張氏爾岐云以君有加席兩重此雖蒲筵一種重設
嫌其兩重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
與君同也

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降復

位不醉辟君也無知此亦降于賓者也升降席皆自西方盛

氏云復位復堂下西面位也吳氏廷華云此經與大射不同大射為

祭而設賓無專屬故卿與賓同設俎此經如聘賓勞臣賓有專屬卿

不得與賓同故無俎也或問上有無事而燕之禮賓亦宜無專屬與

大射同而卿亦無俎何也曰有專屬者當以此禮為準無屬者則可

以大射禮通之如聘使之燕應有戒宿此經請賓但就己臣言蓋經

文不能偏具以理為斷可也注云不醉辟君也者張氏爾岐云獻

公主人醉于阼階下此不醉者嫌與獻公同也韋氏協夢云卿不醉

主人者非正賓也主人亦不自醉者嫌與君禮同也云卿無俎者燕

主於羞者敖氏云無俎者燕禮輕於大射故卿遠下賓也方氏苞云

大射大夫有胥而燕則卿無胥何也唯食禮有茹牲醴饗燕皆祭而

不舉大射將祭而辨尊卑義近於饗故備設薦俎以見其文燕示慈
惠庶羞畢陳以致滋味故公及賓而外不設薦俎以見其質也○高
氏愈云此主人獻卿辨獻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筐今文無正義
而卿各飲一爵也注云今文無奠于筐者胡氏承拱云上文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筐
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筐又下獻工云主人受爵奠于筐知此
亦當有奠于筐大射儀亦云辨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筐鄭以彼
決之故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
禮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正義曰注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
一人言諸者容故有三監孤一人言諸者容故有三監者張氏

爾岐云鄭司農注典命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後鄭從之是孤卿本一人也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是方伯之國或有三公故云諸公也賈疏又云立三監是殷法周使伯佐牧不置監其有監者因殷不改者也故鄭云容容有異代之法也叔氏云此禮通五等侯國言之故於諸公云若有蓋上公之國乃有四命之孤侯國以下則無之也褚氏寅亮云獻雖先卿其升席亦必俟射人命之亦與卿序升叔氏謂獻卽先升恐未是吳氏廷華云公舉二大夫媵爵者三上公爲賓舉旅一也下若賓若長惟君所酬二也笙入之先公又舉奠三也外此則舉賓所媵爵者一下公坐取賓所媵解與惟公所賜是也若無算爵曰酌膳爵者酌以進公酌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二者雖曰公賜而不言公舉是二大夫所媵止須三爵上二人所媵既有二爵則此一爵已足命長之義如此且可知經言若者雖是無定之辭實以上須三觶前媵兩則後媵必一前媵一則後媵必兩故云若則所謂若者名曰無定實則有定耳注以命長爲優蓋謂命長則少一觶少一觶則公少一舉耳不知三觶皆公舉何論優與不優乎又曰三監之說雖本之王制然是殷皆於周制無考此言諸者當兼致仕者言之盛氏云孤一人而曰諸公者以別於其君之稱公也諸衆也若曰猶是衆臣云爾周禮典命職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眠小國之君注云眠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惟其禮如子男故亦得稱公惟其列於卿大夫之位故加諸以別之亦有言公而不加諸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也以其在鄉里言之也天子之上公亦有稱諸公者曲禮曰諸公東面是也以其在王朝言之也正名之義各有攸當注乃引殷法以釋之誤矣胡氏肇昕云諸公之說各家不同釋官以注說爲允詳鄉飲酒禮今案盛氏說亦明析可備一解蓋對公而言則別之曰諸公此經是也不對公而言則亦曰公鄉飲酒禮是也此亦散文則通對文則異

之例 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席孤北面為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親

寵苟敬私 **疏** 正義曰注云席孤北面為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者敖氏云席之於此以其尊於御而

不與之序也阼階之西於君席為西南直其左也諸公在君之左御在君之右蓋以左為尊也東上者亦統於君也無加席者以太近於

君故設時即不敢與之同而不待其辭也上為御設重席而已而於公乃云無加席者明其尊於御若或於君所用兩席焉則當有加

席而非重也禮加席尊於重席方氏苞云諸公乃天子有加命而禮絕於同僚者也故席於阼階西所以別於御大夫而并無加席以示

下不敢過於賓上不敢儼於君也褚氏寅亮云此同於賓也不設之而待其辭者敖氏謂位近於君是也不言無重席而言無加席者別

言之則席同者曰重異者曰加統言之則重亦名加此經是也

右主人獻卿或獻孤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上經云皆復致是猶有一奠鱓未舉也

小臣又請之者此媵爵之節耳蓋舉者公命皆致今猶有一奠鱓若惟命長鱓則奠鱓無矣故於是時不以奠鱓之有無皆當媵爵蓋以

為節也方氏苞云公若命長致則仍有奠而不舉之爵而再請媵爵者以此為公卿大夫舉酬之始不可仍酬賓未用之爵也曰二大夫

媵爵如初見媵爵者始終惟此二大夫也為君行酬則致爵者大夫坐而飲則執爵者士輕重之衡也張氏爾岐云二大夫媵爵自阼階

下皆北面再拜稽首至執鱓待于洗南皆與前二人媵爵者同也 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鱓

于筐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命長致者公或

時未能舉自優暇也古疏正義曰注古文以下十字今本並脫徐本

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疏集釋通解俱有注云命長致者公或時

未能舉自優暇也者李氏如圭云若者不定之辭前所賡二解上解

以為賓舉旅下解以為御舉旅今所賡一解以為大夫舉旅所用唯

此三解而言若命長致者優君之辭敖氏云長二人中之尊者命長

致云若則或有命皆致者矣蓋脫屨升坐以前君凡三行酬則大夫

所致者當有二爵然大夫致爵之節惟止于再故公之命致爵者或

前多則後寡或前奇則後偶皆互為進退以取足于三解之數使之

無過與不及耳此經之所明言者乃前多後寡者也其所不見者則

皆言若以包之若然則此時之當致者蓋有定數而小臣猶請之者

當由君命而不敢自專也張氏爾岐云前賡爵云若命皆致此賡爵

云若命長致皆不定之辭非謂前必二人後必一人也欲互見其儀

者公或

命長致

者公或

命長致

者公或

命長致

者公或

命長致

者公或

命長致

者公或

命長致

者公或

為賓舉旅下觶仍在今又賤一觶奠于薦南知其在此公所用酬賓觶
之空處也云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者上云賤爵者二大夫賤爵如
初是共勸君也敖氏云不致者亦拜以始
者並受君命宜終之也亦拜于阼階下

右再請二大夫賤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賤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

則以酬長長疏正義曰注云一爵先賤者之下觶也者以前二人賤

則以酬賓疏觶奠二觶于薦南其上觶已為賓舉旅今為卿舉旅

又行一爵故知為先賤者之下觶也敖氏云先若二人觶則此一爵

乃先致者之下觶先若一人觶則此乃後致者之上觶也云若賓若

長則賓禮殺矣者對前為賓舉旅為賓禮盛云長公卿之尊者也者

有諸公則公為尊若無則卿為尊也而諸公三卿中又自有長者云

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者經言若賓若長未定之辭注故兼言之

敖氏云長公若卿之尊者也至是云若長者公卿已在堂故君得酬

之君酬之是亦賓之也故其為禮與正賓同此酬主于公若卿乃或
又酬賓者容遂尊者之所欲耳公卿既受獻君乃為之舉酬禮之序
也下於大夫之禮亦然旅者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方氏苞云賓
前已受酬矣長之中若有諸公及師保之卿則宜先故所酬無定也
公舉酬爵經文凡三變此不曰舉觶而曰又行一爵唯公所酬者前
已再卒觶矣能更勝酒則仍親卒觶若不能勝可竟以此觶授賓若
長而使自行酬也吳氏廷華云上已酬賓此為卿舉所謂卿舉旅行
酬而後獻大夫也經兼言賓者明或有加禮義疏曰此之舉旅為卿
也為卿則以酬長正也而亦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
或由賓以及長是仍優賓也

觶降奠于筐疏

正義曰賈疏云言如初者一如上為賓舉旅之節款氏云在堂者酬訖大夫乃升受旅以辯言大夫卒受

以見士不與也楊氏曰經云如初謂如前公為賓舉旅時禮也前君命二人皆致有兩觶奠于薦南後命長致有一觶奠于薦南前後凡有三觶燕禮自立司正以前凡有三舉旅用此三觶也初酬賓時公坐取所勝一觶以酬賓是行一觶也此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注云公又行一爵先勝者之下觶也下觶未舉今舉之是行二觶也工歌之後笙入之前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是行三觶也又主人獻士之後賓勝觶于公公取此觶為大夫舉旅此又在三觶之外也

右公又行爵為卿舉旅燕禮之再成

儀禮正義十一

儀禮正義十二

南菁書院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

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不拜**疏**正義曰敖

洗升不言酌散者可知也大夫升拜拜位亦如獻賓郝氏云不祭脯

醢至終燕脫屣升席而後祭也降復位反堂下北面東上之位也吳

氏廷華云大夫未獻故於此獻之不敢先卿獻也注云既盡也不

拜之者禮又殺也者賈疏云前卿受獻不醉已是禮殺今大夫受獻

不但不醉又不拜既爵故云禮又殺張氏爾岐云自此下至樂正告

公主人獻大夫未及旅而樂作獻工後乃舉旅旅已奏笙闋歌合樂

爵樂更作以成三旅禮又殺而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胥膳

樂大備所以致和樂之情也

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疏**正義曰注云胥膳宰之吏

尊之也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胥俎實也者李氏如圭曰胥庶人
在官為什長者薦羞者皆膳宰知胥膳宰之吏也云主人大夫之下
先大夫薦之尊之也者釋官曰主人以膳宰為之是士注云大夫之
下正明其士耳大射注云主人下大夫也謂主人之爵下於大夫也
吳氏廷華云禮有一時並行者主人自獻大夫胥自薦主人一時並
行故經特載之獻大夫之中文雖若有先後其實並行無所謂先後
也褚氏寅亮云薦主人不於賓酢時者公未獻也不於獻卿時者爵
卑於卿也薦於獻大夫時者亦大夫也同爵而先薦者則如經所云
尊之也於此經而知主人之為大夫也益決既是大夫而注云上無

位者堂上非本無位也案大射儀注云辟正主故不薦於上不薦於上則上無其位矣其始也與大夫同立中庭北面之位至從賓升階後則遂定位於洗北非至薦時方易位也集說亦誤云不於其上者上無其位也者張氏爾岐云此主人是宰夫代君為獻主君在阼階

上則已不得于正主之位而薦之堂下故云上無其位也敖氏云宰夫士也先大夫薦之者以其為主人異之也不於賓酢而薦之者以其爵本賤也宰夫之位本在西方亦以其為主人故至是而薦之於洗北因使之易位焉其意與卿大夫士既獻而易位者同洗北於正

主阼階東之位為近主人居之亦宜也薦西面主人在其東也盛氏云宰夫天子以下大夫為之在諸侯當為士也天子膳夫為獻主膳夫亦是上士敖說得之云胥俎實者賈疏云胥者升也升特牲體於俎故云俎實也敖氏云無胥者賤也自卿已下已無胥矣乃於主人

見之者嫌其與賓行禮或當有之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 徧獻之乃薦略布席 正義曰注而後布席校勘記云後徐葛陳閩監本集釋通解也 俱作后 賈疏云凡大夫升堂受獻後獻訖即降獻徧不待

大夫升遂薦於其位大夫始升故言遂也 注云徧獻之乃薦略賤也者對上卿與賓得獻即薦為貴也方氏苞云自大夫以下皆徧獻後同薦省其節以便事也隨獻而薦則費時多矣云亦獻而後布席也者敖氏云辯獻乃布席布席然後薦是皆變於卿者也繼賓以西

東上言其薦之次也其席亦如之主人辯獻大夫則降奠爵於篚而立於洗北之位褚氏寅亮云辯獻乃布席布席乃薦之經言卿席設於賓左大夫繼賓以西則賓西無卿與大射禮異孔氏穎達燕義疏謂小卿在賓西者非主人辯獻大夫方有事安得遽薦之經雖言於

辯獻大夫之前實待一獻訖乃薦主人不過在布大夫之席之先耳盛氏云繼賓以西若鄉射三賓之位然從其類也賓東之席惟三

卿小卿亦在賓西言大夫則兼之矣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皆下唐

石經徐本集釋楊氏敖氏俱有升字通解無石經考文提要云前主人洗升節疏述經起訖云自此盡皆升就席明有升字案大射亦有

字升

右主人獻大夫兼有胥薦主人之事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

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疏正義曰敖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云樂正先升

變於射禮也北面立于其西亦與大射儀樂正立于西階東之文互見也方氏苞云燕與鄉飲酒樂正先升大射則後工而升何也此二

禮笙入閒歌合樂備舉而後樂正告樂備故先升以示並監堂上下之樂也大射惟歌鹿鳴故樂正從工師而升旋隨而降以監下管禮

略故其辭亦略也鄉射惟合樂而樂正先升卒告樂備何也鄉大夫與賢能故笙歌閒歌宜備舉以厲羣士州長教射則但舉鄉樂而鄉

之正歌亦可云備矣若大射則國政也禮宜備樂而射事殷繁工歌鹿鳴管惟新宮故不得告樂備耳褚氏寅亮云所主為燕者或卿或

大夫不定故必辯俟其升席後乃以樂樂之禮之序也注瞽矇校勘記云矇嚴鍾葛本俱从目徐本誤从月云工瞽矇歌諷誦詩者

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又引少牢饋食禮與樂記者瞽矇諷誦詩本於周禮執技藝見於王制釋官云鄭引周禮瞽矇解為瞽無目者引王

制少牢解稱工之義引樂記證師與工亦通稱國語工史書世章注工瞽師官也左傳工誦箴諫孔疏云儀禮通謂樂人為工工亦瞽也

樂官必以瞽矇為之取其精於音聲周禮大師小師為瞽矇官之長左傳屠蒯酌以飲工而檀弓云曠也大師也則是大師以下通謂之

工也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者釋官曰周禮無樂正而見於禮記王制文王世子者有大樂正小樂正文王

世子云小樂正學于注小樂正樂師也孔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

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今案文王世子所記多文王以前為諸侯事周公制禮別立大司樂樂

師為天子之官而以樂正為諸侯之職故此經燕射諸篇並言樂正而不言樂師王制雜陳天子諸侯之禮故亦言大樂正小樂正也周

禮大司樂樂師同官諸侯樂正兼彼二職小樂正當天子樂師則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也大射禮重有大樂正監其事故特言小樂正

告樂備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正故不言小其實亦小樂正以周禮樂成告備使樂師不使大司樂又饗食諸侯序其樂事燕射帥射夫

以弓矢舞皆樂師掌之知諸侯燕禮亦使小樂正也周禮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皆大司樂掌之知諸侯大射雖小樂正

告樂備亦當有大樂正監之也樂正掌教國子及造士其職較尊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大

樂正當下大夫為之小樂正當上士為之又案鄉飲鄉射二篇樂正不言小亦小樂正可知以大射特言小樂正從之則知前三篇升堂

者皆小樂正也但對大樂正則稱小不對大樂正則小樂正亦通言樂正例在大射小臣下小臣納工工四人二

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

臣坐授瑟乃降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弦為主也相扶工也後

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
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 **疏**正義曰注案禮輕校勘記云

燕與疏合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者以大射儀工六人
為禮重從諸侯制也賈疏云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

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案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
不得有工四人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羊六人四人不問者自是舞

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吳氏廷華云此經工四人大射工六人鄉
射工皆四人四與六若有諸侯大夫之分故鄉飲疏謂天子八諸侯

六大夫四士二非確有所據也若以此疏引公羊傳舞列例之則此
四人正是諸侯之禮大射六人是諸公之禮燕與射或兩舉之所謂

互文見義未可知也又云注以面鼓為燕尚樂之故疏以面鼓較鄉
飲後首為臣降於君之故兩說各別然注說為近云面鼓者燕尚樂

可鼓者在前者對鄉飲酒左何瑟後首而言也云後二人徒相天
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者此周禮

序官文釋官云大射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
上工此言小臣納工又云小臣左何瑟不別正與師蓋總舉其官之

辭鄭引周禮序官諸侯小臣下亦有僕人同官大射小臣事繁故不
相工而專使僕人相工燕禮事省小臣與僕人同相小臣為官之長

故總言小臣以燕不主辯尊卑略之也又案此篇單言小臣者唯此
為統舉全官之辭餘皆謂小臣正也胡氏肇昕云此經說者不一如

敖氏云此諸侯之小臣乃多於周官所言天子小臣之數亦其異者
也郝氏云周禮夏官小臣四人公燕小臣相工四人其他請饗辭賓

之類又小臣則諸侯小臣不多於天子乎故禮言難盡合也蔡氏德
晉云案周官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而祭僕御僕隸僕中

下士凡二十人天子之制也今諸侯之制小臣相工者四人而請饗
辭賓之類亦皆小臣則小臣之數幾多於天子矣然以大射儀考之

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
上工既稱小臣又稱僕人則是大僕之屬俱得以小臣稱之其數固
未嘗多也盛氏世佐云小臣止四人而盡用之相工鄭疑其不足於
他用故引周禮序官之文以見其同官者衆或可兼攝遞換也殊不知
知此相工之小臣即羣之請騰辭賓者蓋小臣之職掌王之小命詔
小法儀正燕服位於諸侯當亦不異今以此篇考之其始戒羣臣設
公席納卿大夫既而請執事及羞膳者請騰請致辭賓下拜皆以小
臣爲之至是又納工而爲之相前後執事各不相妨雖四人何慮其
不給乎若謂其不止於四人則諸侯設官必無多於天子之理適足
以滋後人之惑亦愚所不取也又案小臣相工方行禮之時則然耳
非專司其事也專司其事者眡瞭也舊說諸侯無眡瞭使小臣代之
非蓋瞽者不可一刻無相周禮上瞽中瞽下瞽共三百人眡瞭之數
亦如之每瞽一相必不可少也諸侯之眡瞭雖減於天子亦豈小臣
所能充其數乎且眡瞭非官也而小臣則以上士爲之於諸侯亦當
爲中士豈得以羣僕侍御之臣而親茲細事乎然則眡瞭職云凡樂
事相瞽常職也此篇及大射儀納工之時相以小臣等官以樂賓故
重其事也若以暫時之相而廢其常職有以知其
必不然矣小臣降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士之位也

皇者華 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講道修政
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

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
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
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
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
可則效也效釋文徐

本集釋通解要義俱作傲陸氏云傲本又作諒同更是勞苦是
徐本作自集釋通解要義俱作是○解歌詩與鄉飲酒篇同

右升歌

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便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不辯工之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工拜於席疏為大師與否皆為之洗以其

取觚於洗西之篚宜因而洗之也下洗獻篚其義亦然鄉飲酒鄉射非獻大師則不洗者以其取爵于上篚故不特為賤者降也盛氏云

鄉飲鄉射人臣禮大師之有無未可知故或洗或不洗燕大射人君禮大師無不在故皆洗也章氏協夢云鄉飲射臣禮可略燕禮則有

事公宮不可不敬且燕禮之主人非正主故不妨為之洗也然亦為長者一人洗觀拜受爵惟一人則洗亦一人可知主人西階上拜送

爵褚氏寅亮云凡不洗者不祭下衆工皆祭酒則皆洗可知皆洗皆祭君禮之異者也獻笙同江氏筠云獻工獻笙疏謂皆為之洗謬也

鄉飲云大師則為之洗而其羣工羣笙悉皆言祭此經相祭及坐祭之文有一與彼異者乎且疏於彼處亦引記文彼衆工祭飲注云獻

酒重無不祭也疏云得獻酒者無有不祭其正酬亦祭至旅酬以下則不祭而已故下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注云酬禮殺也不甚

潔也此衆工不洗而祭是以云獻酒重無不祭也然則不洗有祭而記所云者不可以例正獻明矣又案此經之所洗獻者恐工與笙俱

各於其長一人工之一人則大師也鄉飲大夫無常官必君賜之樂并樂人與之乃有大師此則諸侯有常官自有大師卒歌後自先得

獻大射儀一人拜受爵注云謂大師也是也然其所以為之洗者卻非如鄉飲酒專以其為大師而尊之蓋彼是尊君賜此則發端之禮

宜然亦以此主非正主故也故其於笙亦洗獻笙之於此宜洗獻者鄉飲工歌獻工笙入獻笙其事相承此則工歌之後笙獻之前闕公

為大夫舉旅一節以其禮更端故與彼異也疏謂羣工衆笙皆為之

洗殆未必然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主人獻工于西階及阼階上拜

送爵賓主正禮也獻笙即拜送爵于西階禮殺也燕大射獻工亦拜

主人皆阼階上拜送爵燕禮之主人亦在西階故即于西階上拜送

爵注云左瑟便其右者李氏如圭云工北面酒從東來故空其右

以受獻詩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謂此

獻工之爵云工拜於席者以拜必降席經不言降席知拜於席也薦

脯醢輒薦之變疏正義曰注云輒薦之變於大夫也者李氏如圭云

獻一人即薦禮尚異故變於大夫也方氏苞云公及賓與公卿獻薦

相隨而工亦然何也工數少儀略故歌奏獻薦同時而畢事同而義

異也盛氏云每獻輒薦自使人相祭使扶工者相疏正義曰李氏云

是獻工之常禮注說鑿使人相祭其祭薦祭酒相祭文承薦下

則長一人祭薦胡氏肇昕云扶工者即上文之小臣也卒爵不拜賤

小臣坐授瑟乃降使之相則必升經不言升相省文也卒爵不拜賤

禮主人受爵將復獻疏正義曰章氏協夢云受爵亦工授主人而主

復獻衆工也者明此為獻工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

長一人下乃獻衆工之事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

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遂猶因也古文疏正義曰敖氏云工之長

爵文互見也注云古文曰卒爵不拜鄭不從者胡氏承珙云上文

主人獻工一人拜受爵卒爵不拜云一人工之長者賤不備禮是工

之長者以賤故祇受爵拜卒爵不拜此衆工更賤受爵且不拜矣言

遂卒爵無庸更言不拜大射儀亦云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鄭

以彼決之故
不從古文

右獻工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疏**正義曰張

氏爾岐云奠觶騰爵者奠於薦南之觶也公舉之為大夫旅酬也如

初如為賓為卿舉旅之節也方氏苞云為大夫舉旅不於獻後而介

於獻工獻笙之閒何也正禮再獻再酢一酬公與賓尚有閒而獻主

無時休息雖強力者亦倦矣故別使大夫騰觶以休獻主自是以後

公為賓舉旅而主人獻公卿公為公卿舉旅而主人獻大夫皆騰觶

者與獻主遞代而即事獻大夫禮略獻工尤略故同時而畢然後公

為大夫舉旅而主人獻笙仍與騰觶者事相閒耳吳氏廷華云此所

舉蓋再騰所奠者經不言大夫據燕義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此

在獻士前故疏以大夫言之褚氏寅亮云言賜者無論卿大夫必先

以酬賓乃以次而下注云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者對上為

賓舉旅為卿舉旅皆言酬不言賜也敖氏云賜與酬其禮同特經之

立文異耳方氏云上經云又行一爵唯公所酬或親卒爵或徑以授

賓若長不定之爵也此曰唯公所賜則唯舉奠觶以賜受酬之大夫

而公不自飲之辭也蓋公既三卒爵矣即能勝亦不宜多勝以自檢

右公三舉旅以成獻大夫之禮

卒旅畢**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
言此者為下節也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以

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奏南陔白華
華黍皆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
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
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
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闕
五篇而已疏正義曰注宜正考父校勘記云宜徐陳集釋通解要義
此其信也疏俱作且云縣中縣中央也者賈疏云諸侯軒縣闕南
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有一磬縣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
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敖氏云此云縣中蓋
與鄉飲酒磬南北面之文互見也磬南而
云縣中者縣主於磬也餘詳鄉飲酒禮

右奏笙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
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禮一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疏正
日韋氏協夢云獻笙之爵即獻工之爵也獻笙為之洗亦以其有事
於公敬之也注引鄉射禮者證一人拜亦拜於下也鄉飲酒注同
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

右獻笙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闕代也謂

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也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

疏正義曰詳見

遂歌鄉樂周南

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疏正義曰詳見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昔

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

始一國爾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爲鄉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食也於是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

土是以前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

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

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合

小雅也天子與文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闋之篇未聞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作蕈采芣芣陳閩監本俱作繁注能脩其法度也盧氏文弼改脩爲循金曰追云脩鄉飲作循詩序亦作循案鄉飲注之循徐本作脩此注之脩諸本無作循者於時文王時誤作是德化被於西土西徐陳集釋通解要義俱作南鍾本西土作南山夫婦之道者集釋無者字

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徐本集釋要義俱無之字通解有○李氏如圭云歌者亦與衆聲俱作而歌之鄉飲酒自歌其樂故不言鄉樂也蔡氏德晉云謂之鄉樂者關雎葛覃諸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自天子至於庶人無異道故鄉飲酒鄉射士大夫家皆得用之而遂以為鄉樂也餘詳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為為之音者

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明其掌而和之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闋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

亦成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大師告樂正告下唐石經徐本集釋要義也楊氏敖氏俱有于字通解無注大師以六律大師徐本集釋

通解楊氏俱作六詩是也與單疏述注合陳葛俱誤作六師疏同○楊氏云燕禮歌笙闋合四節與鄉飲酒禮同鄉飲酒禮則四節相繼

而作燕禮於工歌三終之後公為大夫舉旅既舉旅之後乃笙入三終闋歌三終合樂三終而後樂備蓋燕尚飲酒故於工歌之後笙入

之前有旅酬之禮注云大師上工也者釋官曰大射有大師又有上工此注云大師上工者散文大師既通稱工大師為樂工之長則

亦稱上工也云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也者此約周禮大師職文六詩謂風賦比興雅頌也刊本注六詩或誤作大師

張氏爾岐據誤本以為之說云六師周禮磬鍾笙鑼鞀箛等六師也謬矣子貢問師乙云云見禮記樂記鄭引以為為證也云正歌者升歌

及笙各三終闋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者樂必合此四節為一備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是備亦成也樂正

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復位位在東縣之北

曰注云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者李氏如圭云工席在樂正東故樂正由楹內以適東楹之東也敖氏云由楹內堂上東行者之

節也必著之者以其立於堂廉嫌或由便而自楹外過也蔡氏德晉云由楹內樂正立工西工坐階際故由楹內而往堂東也東楹之東往君阼階上西面之面也云復位位在東縣之北者張氏爾岐云初樂正與工俱在堂廉今告樂備復降在東縣北北面也敖氏云降復位則是反其初位矣初位未詳其處鄉飲酒注云樂正降立西階東北面盛氏云上經不見樂正所立處而此云復位則亦在西方東面北上之位矣蓋樂正於天子爲樂師樂師下大夫則樂正士也士之位已見上故於此言復注蓋出於臆說敖亦未確釋官曰此注殊可疑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鄉飲酒禮云設工席于堂廉東上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鄉射禮及此篇云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是樂正在堂上則位在工西而立於西階東其降也亦立於西階東北面以其工猶在堂上西階東則仍與工相近故鄉飲鄉射樂正告于賓乃降注皆云降立西階東北面是也此經云復位者即西階東北面之位樂正與工升降俱自西階其入而未升也當先位於此故降云復位鄉飲鄉射二篇不言者文有詳略耳其實亦與此同燕禮告于公公在阼階上故由楹內轉而之東其降也仍自西階無緣位在東縣之北鄉射將射工遷于下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射畢工升自西階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然則樂正之位總與工近明矣所以必與工近者以凡樂事皆樂正主其令故也此時工在堂上樂正安得離而位於東賈疏引大射況之不知燕時之射亦與大射異且燕禮止有小樂正無大樂正皆緣下左右正注而誤義疏云由楹內而東其節應爾楹南儘寬非以其窄而無過處也樂正之位不離乎工在堂則北面於工之西樂備而工猶未降則西階東北面乃近之蓋工初入而將升時樂正卽位乎此故云復也注良由以樂正爲有二人故致誤不知大射儀亦無兩樂正也

右歌笙閒作遂合鄉樂而告樂備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

君許其請因命用為司正君三舉爵樂備

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無算爵皆坐燕盡歡之事既立司

正安賓次主人獻士及旅食次或射以樂賓次賓騰解于公為士舉旅酬次主人獻庶子以下諸臣乃行無算爵無算樂凡六節而燕禮

備注云君許其請因命用為司正者以射人請立司正而公即命用射人為司正也蔡氏謂射人即自為司正不待君命者以有常職

故不知射人無不待君命自為司正之理蓋經文公許之中即兼用為司正之意經未明言故注明之也云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

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者李氏如圭云三舉爵者為賓為卿為大夫舉旅也晉語云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

而無肴郝氏云初燕禮廢終則易懈初酬賓 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

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

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洗奠角觶於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

其實不主 **疏**正義曰敖氏云中庭亦南北之中蓋阼階前也司正不

意於賓也 **疏**位於階閒者以燕亦有時而射宜辟之也盛氏曰司正

奠觶之處與鄉飲酒鄉射禮同皆在兩階之閒庭之中也鄉射禮云設楹于中庭南當洗當射既為南北之節則中庭為東西節明矣此

惟言中庭則南北之中亦因以可見敖云阼階前非階前為堂塗何云中庭也若射則司正為司馬遷位於司射之南說見鄉射鄉飲鄉

射司正奠觶皆北面此獨南面者立司正所以監無君在堂北面嫌於監至尊故南面以示監堂下諸臣也焦氏以恕云鄉飲酒立司正經文云階闈北面坐奠觶鄉射禮此條無注亦主階闈爲東西之節與鄉飲正同燕禮大射云南面坐奠于中庭不別著階闈者已見鄉飲故也敖氏昨階前之說鑿空言之不特與鄭異與經文違背斷不可從○注不主意於賓也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有云洗奠角觶於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者敖氏云洗角觶爲將酌也奠之乃升受命者君命尊不敢執觶由便以受之也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鄉大夫以我故安者張氏爾岐云司正述君之言以命鄉大夫我者君自我也言我欲留賓當爲我安坐以留之也吳氏廷華云鄉飲司正執觶升堂蓋以示愆儀有罰之義如屠蒯揚觶是也受命於君不敢以罰爵向君故奠之君曰者舉君命命之也以我安鄉大夫者以我命安之也不言賓賓亦大夫也埤案經言安公鄉大夫而不言賓諾亦言公鄉大夫而不言賓要之賓重於鄉大夫舉輕則重者可知敖氏云以我安云者若曰以我爲司正所以安汝也蓋達君之意而自爲之辭大射儀曰命賓諸公鄉大夫此不言賓諸公者文省耳方氏苞云立司正恐既醉而號啾俾謹其禮法也而不可以爲禮辭故曰君命我爲司正乃所以安鄉大夫使坐而行酒耳言鄉大夫則賓可知矣不及諸公燕禮輕非大射擇士以祭之比或不以煩諸公也胡氏肇昕云敖氏以我爲司正自我與注說異而方氏從之其說非也經文君曰以我安明司正述君之命我爲君自我也下文鄉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因聞君命故對之敬謹如此司正不尊於鄉大夫且在君之前而後然自稱曰以我爲司正所以安汝有是理乎考詩南有嘉魚序云樂與賢也其詩云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引燕禮曰以我安又湛露序云天子燕諸侯也其詩云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皆此經以我安之

意也郝氏云以我安即命辭以猶與也我君自謂也賓安則我安望諸臣共留安賓因以安君殷勤誠切之至也盛氏云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非強有力者弗能勝故於禮成樂備之後設有請安一節君尊唯恐其臣或以己故而不敢久留也故命司正告之曰子大夫其與我而俱安乎蓋示以留之之意也於是賓卿大夫不復辭而直應之曰諾敢不敢也敢不安者言君安孰敢不安也詩人之愛其君也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君之禮其臣也曰以我安古之君臣藹然家人父子之情一體相關之誼於斯可見矣云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者此以以我安兼有二意上言欲留賓飲酒故命卿大夫是意主於賓此言其意亦欲卿大夫共安意不專主於賓故推言之也 司

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

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為君之在東也少立

者自嚴正慎其位也疏正義曰注自嚴正慎其位也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嚴鍾併無慎字通解有案無也字與單疏標

目合○方氏苞云鄉飲鄉射主人作司正故許諾而主人拜焉司正

答焉燕與大射則官事有常故司正自請而不拜也惟卒觶之拜則

皆無答而其義各別飲射之觶將糾旅酬者之儀法而先自飲以為

式若主人與賓答拜則似與司正共監眾賓故不敢答示己亦在所

糾之列也燕與大射則有司共其常職君無庸答拜而主人亦不敢
答示共稟於君命與眾賓同也褚氏寅亮云注疏從觶西往來之說
確不可易敖氏謂由觶東則與經文左右適相反矣日月五星右還
亦自北向西自西向南也天左還亦自南向西自西向北也如何以
右還為自北而東左還為自南向東邪其中庭位為阼階前南北
之中而非階闕南北之中誤與鄉飲同阼階前之中庭公立處也臣

可立乎吳氏廷華云南面奠觶則在觶北從觶西右還至觶南則又北面卒奠之又從觶西還於觶北故又南面蓋南面者以西爲右故曰右還北面者以西爲左故曰左還洗者洗於阼東南反者反於中庭其所亦中庭也奠觶本在中庭故曰其所右還則右手向外其說是也必從西行者東爲主位當避之故升降皆由西也注云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者賈疏云右還謂奠時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乃從觶西南行而右還北面者從觶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以其君在阼故也敖氏云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皆欲從觶東往來也必從觶東者變於在堂者升席降席之儀而由上也司正之位東上少立者定其位也案敖說故與注異焦氏以恕謂辟君當從觶西古注本無漏義而敖氏不遵用謂變於堂上凡敖氏往往言某禮變於某禮愚謂禮惟其宜實不須屑屑示變以著其新異敖氏憑臆私幾欲自爲一經宜分別觀之焉盛氏世佐亦謂敖云從觶東非而謂注爲君在東之說亦未然云於觶南乃北面者爲當取觶而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飲鄉堂而拜以示受命於君之意也

奠于其所反奠虛觶**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司正奠觶取觶皆南面不空位也明將監堂下酒儀也北面拜者明監酒出君

命也吳氏廷華云虛觶必洗而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奠之者蓋以待愆儀之罰也

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

若君親疏正義曰敖氏云鄉者司正受命安賓諸公卿大夫賓奉命徹然而不取辭以俎今司正請徹之所以達其意告於賓亦西

階上北面告之既則降燕賓乃執俎而出者臣也出授從者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賓請而後主人命徹尊賓也君臣之禮則有司要其

節而請於君宜也盛氏云司正於此不請坐於賓而遽請徹俎於公亦君禮之異者也注云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者

李氏如圭云鄉飲酒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燕禮公不降故膳宰降自阼階也郝氏云人臣升降由西階

膳宰徹君俎降由阼階重君物別於諸臣也以東歸東壁也盛氏云鄉飲鄉射主人之俎亦降自西階從賓也燕公俎降自阼階君尊得

自由其階也釋官曰周禮膳夫職曰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褚氏寅亮云降字似宜在告於賓下非衍也義疏云此說是也大

射云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西告于賓不降案司正告公告賓前後皆在階上不應於徹

俎獨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以待賓反也疏云降立西階下賓反入

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凡燕坐必說屨屨屨賤不在

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凡燕坐陳本通解俱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疏作座非也相親之心也徐本集釋楊氏

俱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有注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者李氏如圭云不言公降說鳥於堂上席側也凡坐於堂者說

屨於堂下於室者說屨於戶外少儀曰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謂尊者也此君尊在堂上說鳥於席側可知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

飲酒褚師聲子韉而登席公怒蓋古者見君以解韉為敬也敖氏云賓入少立於鄉之北司正升賓賓乃及卿大夫說屨而升也盛氏云

大射儀云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此不言司正升賓者文略也云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者此釋經燕安坐之義案爾雅安止也又云安定也又云安坐也詩嘉賓式燕綏之妥與綏古相通是安之義謂止而坐之也今人猶謂設席燕

賓請賓入席曰安坐卽是此意饗主於敬燕主於樂樂則相親鄭云
燕安坐相親之心也敖氏謂乃安謂賓及卿大夫之心至是乃安也
失其義矣敖氏又云自此以後有升降而行禮者皆跪也至醉而退
乃屨褚氏寅亮云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此禮說
屨卽跪矣然亦未嘗見膚也深衣連衣裳爲之而曰短無見膚則羞
殊衣裳者制亦可知吳氏廷華云公以皆坐則就席時未坐也

庶羞 謂臠肝膾狗臠也骨體所以致敬也 **疏** 正義曰注云臠肝膾
庶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厚賢之道 **疏** 狗臠也者李氏如

圭云案內則肝膾取狗肝一蒙之以其膾燕禮牲用狗知有肝膾狗
臠醢也以經云庶羞知不但臠醢而已方氏苞云牲以狗而羞則庶

觀六月韓奕二詩所陳品味惟嘉惟儲可羞無不薦也此西周之詩
可以證周公之典禮敖氏云亦先賓乃及公而後及其餘未獻士而

羞此則是不及於在下者矣義疏云肝膾非速致之具此未必有吳
氏廷華云周禮膳夫羞與珍並言肝膾爲入珍之一不得雜入庶羞

盧氏文昭云庶羞衆羞也必不止於狗臠醢記所云庶羞不踰 大夫
牲者謂用豕不必以羊爲庶羞若魚鼈之類非所得踰者也

祭薦 燕乃祭薦不敢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受獻禮成於祭薦五行
於盛成禮也 **疏** 禮爲盛敖氏云獻時不得祭薦至是乃爲之

必祭之者宜終此禮然後可以食庶羞也郝氏云初 **司正升受命皆**
獻大夫於西階上未升席故未祭至是升席乃祭也

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皆命者命**
皆命者命

夫也起對必降席 **疏** 正義曰注云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者以下
司正退立西序端 **疏** 文云賓及卿大夫皆興知之也案南有嘉魚末

章云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加厚
之據上云嘉賓式燕綏之綏爲安卽此經之無不安下云又之又卽

儀禮正義 十一 中華書局聚

此經之無不醉也又與侑古音相近通用言其舉酒以相勸侑也又
湛露云不醉無歸亦即此經之無不醉也云司正退立西序端者盛
氏云注蓋約鄉飲酒禮言之然非也西序端者相旅之位此下方獻
士未須相況獻士之時司正亦將與焉則其降復解南之位以俟可
知也敖氏云惟云受命皆命又不著其所如上文可知既對則司正
降而復位當以此說為正褚氏寅亮云究以注退立西序端之說為
正蓋既為司正則獻酬時俱當立堂上以察儀
迨其受獻乃降復解南位獻訖仍升立序端也

右立司正命安賓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解獻士用解士

為疏正義曰主人拜受解校勘記云受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要義

觚楊氏敖氏俱作送○李氏如圭云士堂上無位故燕坐乃獻之

郝氏云樂終而後獻士士卑也士長士之尊者如司正司士等是也

注云獻士用解士賤也今文解作觚者敖氏云凡獻無用解者當

從今文盛氏云觴以小為貴故獻用爵其他用解鄉飲酒之禮是也

燕禮輕故獻用觚觚大於爵也大夫以上既用觚則獻士用解禮亦

宜之今文作觚者以解字角旁著氏與觚相涉致誤也敖氏定從今

文非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夫宗廟之祭獻以散者有之

矣燕禮以解獻士何以決其必無哉胡氏承琪云鄭注特牲饋食記

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此鄭以前儒家治

禮經者相承之師說也禮器正義及梓人疏引許氏五經異義云今

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

說亦與之同許君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

鄭駁之云觶字角旁著氏汝穎之闕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

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觚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與

一爵三觶相應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據此知鄭君所引儀禮舊說與韓詩說古周禮說叔孫通

禮器制度馬季長說皆同惟許叔重獨自為說說文云觶受四升又云觶三升者謂之觚此蓋師承之異鄭以與經不相應故為此駁至

觶觚二字之誤則由觚觚形近易譌言之尤為明晰儀禮古文多作觶故雖觚字亦為觶今文多作觶故雖觶字亦為觚鄭參校古今文

以義定之上文獻辟正主不用爵而用觚古文作觶此古文之誤也此獻士用觶者士賤也賈疏云對大夫已上獻用觚旅酬乃用觶此

獻士即用觶故云士賤也今文作觚此今文之誤也其他今文多誤觶為觚又有古今文皆誤者如燕禮賓降洗升媵觚于公注云此當

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大射儀賓降洗象觚注云此觚當為觶此則觶本作觚字形

近觚古今文皆因之而誤者也鄭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於注一一是正可謂精密之至矣

坐祭立飲他謂眾士也亦升受爵不拜**疏**正義曰注云他謂眾士也者郝氏云謂長以下即祝史小臣等云亦升受爵不

拜者李氏如圭云笙長受爵於階上知士亦升受爵吳氏廷華云周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此注眾士大約與笙師等上文獻笙于

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堂受爵降彼何嘗升堂邪

人立于觶南東上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司正為上**疏**正義曰李

司正在上庭長也此皆有事者故別在觶南北面而先薦司士士中之尊者敖氏云此皆士也獻與士序每獻則薦之薦不與士序者亦

儀禮正義 十一 十一中華書局聚

異之也司士之位正當解南射入而下以次而西執罍者既薦則復
 立於尊南郝氏云乃薦謂既獻於西階上乃以脯醢各薦於其位先
 薦司正等四人先長也司正即射人為之故曰一人盛氏云此五人
 者皆士長也得獻在先故因獻而薦之射人大射正也司士二人此
 在解南者又其長也觀司士之先得薦可見士受獻亦以尊卑為序
 不以齒矣賈疏云此經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先薦其餘在於眾位
 依齒也非褚氏寅亮云司正庭長於獻士時而先薦之益可明薦主
 人於獻大夫時者亦以爵同也獻司正等仍與士序獻訖即薦不待
 辯獻乃薦所以殊之於羣士中其位則司正正當解南射入而下以
 次而西俱北面吳氏廷華云司士本不言位而亦薦於此者據周禮
 司士掌朝儀之位為之擯據聘禮擯相幣在中庭則司士固有在庭
 之位經文不具耳則其與司正並薦宜也執罍固是士位在尊南亦
 薦於此者或以分卑而近公不敢薦於其位故就堂下近其位之地
 與司正並薦之耳方氏苞云司正射人也可稱司正以特薦宜首庭
 長也鄉射之司正司射司馬皆以州之屬士攝事而假以是稱燕則
 皆以大射正為之故下經特標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以明篇首之
 射入此特薦之司正皆大射正而同薦之射人則小射正也司射反
 為司正不見於經何也以鄉射作相為司正司正為司馬司馬反為
 司正義可互見也大射正為司正又為司射則射畢之後反為司正
 者非大射正而誰哉燕而射則不立司馬而凡禮事皆射人主之何
 也周官射人掌公卿大夫士之朝位詔相其儀法君行必從則燕射
 之禮事惟射人掌之為宜注云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
 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者釋官曰注引天子射人者謂天子射人
 下大夫二人諸侯以上士為之長亦有二人一為司正一仍供射人
 之職故經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又云周禮司士下大夫二人中
 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諸侯司士上士為之文王世子云其在朝則

以官司士爲之注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是諸侯司士所掌與天子司士同左傳成十八年荀賓爲右司士屬焉服注司士主右之官孔疏以爲卽周禮司右與此司士辯獻士士旣獻別左傳官名多出於東遷後所增改此亦一證也

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每已獻而卽位於東方疏正義曰方蓋尊之畢獻薦於其位氏苞云其

文正與辯獻大夫遂薦之相明大夫於獻之時遂薦士則辯獻畢立於西方而後同時齊薦也注云每已獻而卽位於東方蓋尊之者

賈疏云庭中之位卿東方西面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是東方祝史尊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位空士得獻卽東方卿位是尊之也祝史

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次士獻之已不變疏正義曰注云位自在位之時祝史在門東小臣在東堂下是在東方也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

坐祭立飲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不洗者以其賤略之疏正義曰不洗者因獻士之爵而遂用之不復別取於篚也凡取爵於下篚雖所爲酌者賤亦必爲之洗旅食者與士異尊矣乃繼士獻之而遂因士爵且不殊其長皆略賤也方氏苞云就其尊而獻者在禮侍飲於長者拜受於尊所士旅食者位卑人衆而禮不可廢故體主人之勤而簡其節也褚氏寅亮云當依注尊後北面酌向君之義爲長獻之或西南面敖說可從義疏云惟君面尊酌者於尊背酌之若非君尊

則酌者鄉尊而酌之如尊于房戶之間者尊南面酌者則北面也此門西之尊北面則酌者南面可知義疏云大射注則云主人旣酌西

面旅食北面受之不同案燕旅食尊在門西旅食立于其南主人獻

之于尊南有尊在北不嫌背君故得南面大射注云凡授爵向所受

儀禮正義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者是其正也大射避射位旅食尊設於樂縣之南旅食者位在士南是不當尊南若南面獻則是背君故西面獻而北面受也

右主人辯獻士及旅食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

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如鄉射之禮者燕為樂卿大夫宜從其

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為司正者亦為司馬君與賓為耦鄉

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檀亦其異者也

疏正義曰注記曰校勘記曰曰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

文云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者釋官曰司射之為大射正於此經見矣賈疏以為大射之時大射正不同為司射非也說詳大射儀云

如鄉射之禮者燕為樂卿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者敖氏曰此記及鄉射記言君燕射之儀與大射儀

略同乃云如鄉射之禮者以其惟一侯侯道五十弓而射器皆在堂西也如是則自君之外凡他禮與鄉射大同小異而於大射則或有

不可以相通者此所以惟蒙鄉射禮也先徹階閒之縣遷於東方乃張麋侯納射器其再射即用樂行之亦其異者案鄉射告弓矢既具

是初射時事退中與算是三番射訖時事注舉此者明經如此自初射至射訖皆如鄉射之禮也云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於君乃以

命賓及卿大夫其為司正者亦為司馬君與賓為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檀亦其異者也者敖氏曰注云納射器而張侯其為司正者

亦為司馬君與賓為耦言其與鄉射同者也云其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言其與鄉射異者也又云鄉射記自君射至龍檀亦

其異者也詳其意蓋謂國中若郊若竟君皆得而燕射如鄉射之禮惟旌與中則異於鄉射者也此意與彼記之注不同疑此為得之但

其前以鄉射禮為據謂此亦納射器乃張侯似未為當鄉射於納射器之後云命張侯者謂繫左下綱耳非謂始張侯也恐不必以之為據此禮則當先徹階前之縣遷於東方乃始張麋侯赤質并繫左下綱其侯道亦惟五十弓而已既張侯乃納射器其節蓋與鄉射不得

不異鄭氏於此蓋偶考之不詳耳云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者李氏如圭曰大射主於射大夫未舉旅則射行葦之詩王肅以為燕射於燕旅酬後為之春秋傳襄公二十九年晉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亦燕射也張氏爾岐曰若者不定之辭或射或否唯君所命若不射則主人獻旅食後賓即騰解舉酬注云薦旅食乃射是燕射主於飲酒者對大射主於射未為大夫舉旅即射也褚氏寅亮曰亦大判言之如鄉射耳其實異者正多即注亦略舉其一二端餘則讀者以意求之可也吳氏廷華曰大射先行燕禮此因燕而射乃不行大射禮而如鄉射之禮者蓋大射禮既重且繁不如鄉射之稍省也案義疏曰注據庭中無侯至納射器乃張之非如鄉射之繫左下綱也賈疏以大射納射器無張侯之事故特言之非矣大射始張侯不繫左下綱則納射器後亦必有張左下綱之事又不具耳

右因燕而射以樂賓

賓降洗升騰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

荅再拜

此當言騰解酬之禮皆用解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解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曰賓受公賜

多矣禮將終故騰解以序厚意執氏曰騰解于公乃下大夫之事而賓於是時為之者不敢以賓自處恭敬之至也執解以下如下大夫騰解者之為但拜於西階下異耳公降一等者重其騰解之禮也賓從命則公升矣凌氏釋例曰前三次舉旅行酬皆二大夫騰此以賓

賡解者禮以相變為文也吳氏廷華云賓主獻酬不敢亢禮於君也但公既酬賓賓亦當酬公彼此相酬仍近於亢故於旅酬之未行之不言酬而言賡謙若下大夫之為亦不敢亢之意案義疏曰賡觚於無算爵之先其禮已殺乃賓必下拜公且降一等辭者尊賓三答拜俱應降席而經無文則禮漸殺可知據下受公賜者亦就其席坐行之此其證也至受者就席未詳其人要不外卿及大夫耳又鄉飲酒禮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此經士受酬與衆等則受自左也故右大夫執爵者序端蓋待事者司正其準也注云賡觚為賡解者說

已見前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今疏文曰洗象觶

正義曰敖氏曰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此拜不下者拜受拜既本同一節不敢再煩君命也賓降奠角觶于篚乃洗象觶此降拜已再拜稽首故下云成拜盛氏曰此降拜亦未拜也凡賓下拜之禮無論已拜未拜聞君命即升升又再拜經於此或言升成拜或言升再拜稽首文互異耳敖說太泥賓於下必再拜稽首而後升成拜者惟初受公酬之時為然餘則否褚氏寅亮云前公酬賓升成拜與君行禮之

始此賓賤公而升成拜與君行禮之終公坐取賓所賡解與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與者也今文解疏正義曰敖氏曰此酬主於士而所賜則不及之以其賤又為觚疏而在下也郝氏曰此君為士舉旅而不即賜士由貴逮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為賓再為卿三為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賤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賡解以致敬於君君即取所賡之觶以賜卿大夫使遞酬以及於士以示君於羣下一視同仁而賓之敬亦達於上下矣

也今文解疏正義曰敖氏曰此酬主於士而所賜則不及之以其賤又為觚疏而在下也郝氏曰此君為士舉旅而不即賜士由貴逮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為賓再為卿三為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賤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賡解以致敬於君君即取所賡之觶以賜卿大夫使遞酬以及於士以示君於羣下一視同仁而賓之敬亦達於上下矣

也今文解疏正義曰敖氏曰此酬主於士而所賜則不及之以其賤又為觚疏而在下也郝氏曰此君為士舉旅而不即賜士由貴逮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為賓再為卿三為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賤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賡解以致敬於君君即取所賡之觶以賜卿大夫使遞酬以及於士以示君於羣下一視同仁而賓之敬亦達於上下矣

也今文解疏正義曰敖氏曰此酬主於士而所賜則不及之以其賤又為觚疏而在下也郝氏曰此君為士舉旅而不即賜士由貴逮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為賓再為卿三為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賤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賡解以致敬於君君即取所賡之觶以賜卿大夫使遞酬以及於士以示君於羣下一視同仁而賓之敬亦達於上下矣

也今文解疏正義曰敖氏曰此酬主於士而所賜則不及之以其賤又為觚疏而在下也郝氏曰此君為士舉旅而不即賜士由貴逮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為賓再為卿三為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賤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賡解以致敬於君君即取所賡之觶以賜卿大夫使遞酬以及於士以示君於羣下一視同仁而賓之敬亦達於上下矣

也今文解疏正義曰敖氏曰此酬主於士而所賜則不及之以其賤又為觚疏而在下也郝氏曰此君為士舉旅而不即賜士由貴逮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為賓再為卿三為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賤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賡解以致敬於君君即取所賡之觶以賜卿大夫使遞酬以及於士以示君於羣下一視同仁而賓之敬亦達於上下矣

也今文解疏正義曰敖氏曰此酬主於士而所賜則不及之以其賤又為觚疏而在下也郝氏曰此君為士舉旅而不即賜士由貴逮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為賓再為卿三為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賤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賡解以致敬於君君即取所賡之觶以賜卿大夫使遞酬以及於士以示君於羣下一視同仁而賓之敬亦達於上下矣

注云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者李氏如圭曰既燕坐而又言興明不倦矣方氏苞曰二大夫隣解之始君坐取解至是復坐取解禮以嚴終說履升堂坐而行爵無算易受者如初受酬之禮疏正義

曰敖氏曰初受酬者賓也張氏爾岐曰如其自賓降至進受虛爵也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

成拜公荅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疏正義曰敖氏曰擯者三

乃別云更爵洗蓋先時公或命之勿易解此則全不命之亦以禮殺也注云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者韋氏協夢云旅酬禮坐行之者

以是時已燕坐也燕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

坐則飲酒不立行禮酌授之者疏前舉旅皆酬者自酌

至此有士執爵行之敖氏曰坐而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也疏正義

行酒故須有執爵者代酌授之曰郝氏曰唯最初一人受公賜爵者拜

其餘執爵者所送皆就席坐飲不拜也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

興以酬士欲令疏正義曰敖氏曰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謂行爵已

以是命執爵者也必命執爵者告之者備有未知者也是後則司正不命而執爵者亦不復告之張氏爾岐曰前三舉旅皆止於大夫今

為士舉旅故命之相旅固司正執也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即其命之辭盛氏世佐曰是時司正蓋升于西階西北面命執爵

者命訖退立序端以相旅與吳氏廷華曰執爵者非大夫卒受者乃大夫命命執爵者轉命大夫也使卒受者酬士耳下節即所命之實

也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荅拜興酬士者

士立堂下疏正義曰敖氏曰於是執爵無坐位疏者降以己亦當與旅也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

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庶子以下未獻故亦

未酬無算爵乃及之敖氏曰其旅皆如大夫酬士之儀卒受者亦以解降奠于篚焦氏以恕曰案下章主人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

禮又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又鄭氏謂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鐻人鼓人僕人師僕人正盡獻可知也

夫阼階西階所以別外內臣也而均之在堂上則同若拘旅食不升獻亦不升旅之說則凡為外內之從官皆得升旅於堂上而獨置旅

食者恐非為士舉旅之禮意故鄭說為不易矣褚氏寅亮曰旅食已得獻則旅酬宜及之故注云皆及焉但細玩經文上云士旅于西階

上辯者似專指士故言辯而不言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序自卒至士旅酌卒始指旅食言耳疏旅畢司正降復位疏正義

曰焦氏以恕云有疑此節專指旅食之士而言謂旅食當在堂下不與羣士升旅于西階上也愚案無算爵云士旅酌亦如之承上酬士

于西階上之文又云士終旅于上如初解者謂徹幕之時士蓋先大夫而降至是升旅于上如初不異也必言此者嫌既降則宜遂旅於

下也觀此則旅食者之卒旅畢司正降復位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旅酌于西階上益明矣

右賓媵解於公公為士舉旅酬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

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

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教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
人正也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正立於其北北
上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正陪於工後內小臣
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
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鑼人鼓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立於
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凡獻皆薦也疏東縣之北立誤作令鑼人
陸氏曰本又作鑄下同案諸本鑄鑄雜出後不悉校凡獻皆薦也薦
誤作爵胡氏肇昕云亦學國子以舞學當作教各本作教云庶子
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者此約周禮
諸子職之文云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教國子以舞者以掌正
六牲之體是與宰聯事掌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是與樂正聯事也
敖氏曰庶猶衆也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周官亦多以庶子繼士而
言指此者也燕義以此爲諸子之官似失之獻之于阼階上變於其
父所斂之處也庶子未必皆有爵乃先左右正獻之者明不與之序
也盛氏曰周禮宮伯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大司馬職云
王弼勞士庶子則相又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司士職
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酒正職共饗士庶子之酒凡此皆以庶子
繼士而言謂卿大夫士之支庶也以其貴遊子弟且有宿衛之勞故
獻之以其未有爵命故得獻在士後以其爲宮衆故獻于阼階上若
燕義所謂庶子官卽周禮之諸子也爲其掌庶子之戒令教治故以
名其官其職與司士相連其爵爲下大夫於諸侯則上士也其位當
在西方東面亦當在西階上不於此也釋官曰庶子見禮記文王世
子及燕義其職與周禮諸子同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
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
鄭注庶子猶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今案燕義
本釋燕禮之事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之文記人欲釋其義故

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訓皆爲衆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國子國子衆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燕義因諸侯言庶子欲見庶子與諸子一耳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諸侯之庶子兼掌公族子弟及卿大夫士之適子詩魏風有公族之官卽此以其主正於公族故又名公族春秋時唯晉有此官而爵爲大夫不如禮也經云如獻士之禮則庶子爲士明矣獻不于西階于阼階上者下云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則其位在此以庶子主公族同姓之官又設折俎與膳宰聯職故屬主黨也經義聞斯錄曰或疑鄭以此經庶子如周禮之諸子故賈疏云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也但考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戒令教治職旣重而位亦尊矣且其職云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未嘗云王燕則正六牲之體也使諸侯之官降于天子一等亦當爲上士今乃於士旅酌卒始獻之而云如其禮大射儀又云士旅酌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是其人更輕於士故與左右正內小臣相次也大射獻賓獻公皆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獻服不則宰夫有薦庶子諸折俎燕與大射又皆云胥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執大燭于門外夫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內小臣閽人又刑餘之輩耳柰何天子教國子之大夫在侯國者名同職同而位顧下儕於庶人在官及刑餘之輩哉考之周禮宮正宮伯皆宮中之官宮伯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後鄭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殆卽此經之庶子與曰官有長有貳燕與大射禮大事繁故在公者長貳及府史胥徒皆趨事篇中有長貳並言者大射正小射正大樂正小樂正大史小史司馬正司馬師小臣正小臣師僕人正僕人師是也亦有不並言者長事多而貳事少則貳別言之如燕禮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卽知其餘言小臣皆長也燕禮記云羞卿者小膳宰也又云凡薦與羞

者小膳宰也禮不備者記補之貳事多而長事少則長別言之如大射庶子正徹公俎卽知其餘言庶子皆貳也考天子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諸侯降等則庶子長當爲上士貳當爲下士下士則獻於獻士之後而與司宮同掌執燭不亦宜乎況禮有胥有宰胥有宰夫有司有小臣師從者及工人士隸僕人等皆其官之屬吏府史胥徒之類則安知設俎執燭者非庶子之屬吏而文有不備邪庶子非官故獻之在士之後如士禮耳或疑司宮卽周禮之宮正職云宮中廟中則執燭者考宮正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則執燭者或亦其屬爲之故與庶子聯事也褚氏寅亮曰庶子官燕義有明文不知後儒何故必不信禮記而以卿大夫士之子當之卿大夫士之子苟無其位必不與燕旣有列於位獻當從其爵豈宜在旅食後注是也唯注以左右正爲樂正則未敢深信蓋獻大小樂正亦不應在旅食後竊疑左右正如宮正等官與內小臣一類夫人之官也庶子爲世子之官左右正內小臣爲夫入之官故不論爵而最在後獻之且不與旅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於其北北上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於工後者李氏如圭曰云左右正則二樂正分居東西各監一縣也僕人亦相工者工席在西階上僕人宜近其事故立於西縣北北統於堂案鄉射禮射時遷樂于下工降阼階下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燕禮若射則是時僕人陪于工後亦在樂正之北也張氏爾岐曰左右正據庭中之位而言大樂正在東縣北故曰左正僕人正在西縣北故曰右正釋官曰此篇以經考之不見有兩樂正注誤賈疏引大射鄉射況之不知燕時或射或否不定未可據爲左右之名鄉飲酒記云衆賓立者東面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鄉射記云樂正與立者齒注尊樂正同於賓黨然則樂正之位當在西方不當于阼階

上獻之明矣經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同處疑左右正即小臣僕人之
 官侍從於君而位在阼階上者周禮有大僕小臣皆僕官諸侯以小
 臣兼大僕掌正君之服位在君左右故謂之左右正書立政云左右
 攜僕是其證也又案上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是小臣既
 受獻矣此所獻者蓋其正小臣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在君左右故
 于阼階上獻之不然此篇及大射俱云獻小臣師而不及小臣正何
 與以此益見左右正為小臣之屬矣胡氏肇昕曰敖氏郝氏說皆與
 注殊敖氏曰左右正未詳其官然與內小臣同獻則意其亦為內臣
 也郝氏曰左右君左右詩曰膳夫左右正長也盛氏亦曰左右者侍
 御近習之臣而正則其長也左右非一故不言其官然以詩書考之
 雲漢以膳夫共稱立政與攜僕並數則其職掌亦略可見矣云內小
 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者周禮內小臣職文釋官曰
 案周禮內小臣與寺人別官諸侯亦有內小臣與寺人別詩秦風云
 寺人之令毛傳云寺人內小臣非也內小臣又謂之巷伯箋云巷伯
 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于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是
 也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做宮杜注孔疏解司宮為內小臣而以
 巷伯為寺人皆誤又案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小臣左傳僖四年
 云與小臣小臣亦斃晉語說此事云斂小臣酒亦斃韋注小臣官名
 掌陰事陰令闈士是也又公食大夫禮稱內官之士即此云皆獻於
 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者張氏爾岐曰在鄉遂采地者為外臣在朝
 廷者為內臣庶子以下皆入君近習故云別於外內臣也案張氏惠
 言曰大射注云三官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是以三官為內臣別
 於卿大夫之外臣也此非鄭意盛氏曰庶子以下皆扈衛親近之臣
 故皆獻之於阼階上經不著其入門位次者以其本在門內故也其
 位蓋在東方西面北上云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鑼人鼓人
 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者周禮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鑼師中士

二人下士四人數人中士
六人諸侯並以下士爲之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於阼階

無算爵

算數也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

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

疏

正義曰

氏曰亦各序進盥洗其解以升郝氏曰士也謂執爵皆士也膳爵君之爵散爵賓卿大夫之爵方氏苞曰特表其爲士以事之終或疑使無位者代其勤也自大夫以上皆得親與君爲禮士則受酬於大夫並不得與公卿接故於禮終使二士執無算爵不惟執膳爵者得徑進于公即執散爵亦先進于公而公親命之以賜公卿所以作其志氣而厲其節行也士位在堂下而獻必于阼階上亦此義也獻執爵者無文何也該於上經辯獻士也褚氏寅亮曰上騰解以大夫此則以士且變文曰執爵禮殺者也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

疏

正義曰郝氏曰酌以進公酌膳尊不拜送也韋氏協夢曰前大夫騰解及賓騰解皆于阼階下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然後奠解于薦南此士不拜送故公亦不拜受不拜送者士賤不敢與公爲禮也

執散爵者酌以之公

命所賜

疏正義曰郝氏曰酌以之

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

稽首公荅拜

席下席西也古文曰公荅再拜

疏

正義曰敖氏曰降降席也此不降階而惟拜於席下者宜別於公所親酬

者也

注云席下席西也者李氏如圭曰前受公爵者皆降拜升成拜至此拜下而已席以東爲上統于君注引古文作再拜者姜氏曰

大射嚴君臣之禮尚有再字燕禮可知當從古文盛氏曰案經但云答拜者荅一拜也燕禮貴和君子皆荅再拜姜說得之胡氏承琪

曰案此經注疑有脫誤經文當是公答再拜注云古文曰公答拜蓋

凡臣再拜稽首公皆答以再拜有但言公答拜者省文耳若古文明

云公答再拜鄭不應反從今文去再字又大射儀此節亦云公答再

拜知此經文亦必有再字但賈疏標目已如今本則其誤久矣褚氏

寅亮曰古文云公答再拜注不從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

者以此時禮殺止答降席之拜也後飲不敢先虛爵明此疏正義曰

勸惠從尊者來也禮受賜爵者不先卒爵而俟者膳酒之酌

久矣不必先飲之也士相見禮言卒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宴

爵而俟者始飲酒若為君嘗之者然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宴

在於飲酒疏正義曰叔氏曰未當公飲之節故奠之此不言所奠之

成其意處則亦在薦南與士既終旅則君自舉之盛氏云公既

卒爵不以降奠于篚而復實之者欲公重舉此觶也不與散爵並行

而反奠于君所者象觶非臣所飲也方氏苞曰此爵公終不舉而奠

之何也奠之而公不舉以示受賜爵者與授執散爵者乃酌

飲有秩節而無醉飽之心也行之勸者予其所疏正義曰叔氏曰大射

受也非賜爵者受授則皆坐酌者酌散也行之謂每授之於席也受

賜爵者若賓也則此觶先以之諸公若卿受賜爵者若諸公若卿若

大夫也則此觶先以之賓餘皆以女行之惟已飲賜爵者則不復授

之褚氏寅亮曰此禮無算爵止一爵序酬無兩爵錯酬之儀吳氏廷

華曰與授爵者尊君賜也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

大夫不拜乃飲實爵而猶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卒受爵者自酌酬

士不使執爵者不以己尊孤人也前為

士舉旅時大夫猶拜至此不拜禮又殺義疏曰公所賜諸節亦借卿席以明之卒受者經未詳其人據下言大夫故以為大夫之節敖氏曰大夫自實爵旅酬之禮也於是執爵者降以酬者自酌且士不拜已亦與旅也張氏曰此實爵當是大夫自酌與之不使人代

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疏正義曰敖氏曰如其不拜而飲不旅于階上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而不拜也

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

不言賓賓彌臣也君各拜於上示不虛受也疏正義曰敖氏曰冪兩緹之冪也命徹冪者此酒不自異也在堂者皆降拜謝君意也士不拜賤不敢與君為禮也云有命又云則見其然否不定也徹冪之節其在大夫就席之時

乎辭者辭之使升拜辭之而不敢從命小臣以復于公公乃答拜卒拜于下而不升成拜臣之正禮也必辭之者以賓在其中也賓與羣臣皆卒拜于下禮宜然也於此云辟者嫌旅拜則不必辟也不言賓

及諸公文省凡小臣辭皆公命之經特於始末兩著之以見其餘也褚氏寅亮曰徹冪在大夫旅畢士初行旅之時韋氏協夢云則者承

上之辭見公有命徹冪卿大夫即降拜也敖氏謂見其然否不定之辭似未然方氏苞曰君命徹冪使羣臣盡膳尊而卿大夫降拜反坐

不復行爵士終旅是至此士亦酌膳以相酬也蓋賓與卿大夫各受特賤之膳爵脫屣升堂又酌膳坐行以徧故不敢專君之惠而均諸羣士貴臣推賢讓能不敢賴寵之義也燕之初卿大夫獻酬皆以散

至末而羣士皆斂膳示君之馭臣名分則親貴不敢假恩義則疎賤不敢遺惟嚴於始乃可以厚終也禮之起教於微渺類如此注云

儀禮正義卷十一
大中華書局聚

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者李氏如圭曰鄉飲酒賓至則徹冪者酒賓主共之君專大惠其尊恐塵加之故有命乃徹之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者方氏苞曰公不命升成拜何也此禮終而總拜君之賜也異國之賓明日拜賜君不復見而聽其稽首于門外故本國之臣聽其稽首于階下而不復命之升成拜蓋以朝夕君所之人而拜賜于明日是自同於國客也故必變其節而後各明其義焉云不言賓賓彌臣也者以經但言卿大夫不言賓是賓彌自卑同於臣也云君答拜於上示不虛受也者燕義云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是也遂升反坐士終旅于上如初於其反席卒之 **疏**曰正義氏爾岐曰士方酌旅以卿大夫降而遂止及其拜訖反席士復終旅于西階上褚氏寅亮曰上已言士旅酌亦如之矣復言此者見士旅時有公命徹冪卿大夫降拜士暫止爵之事故俟其反坐而終旅也朱子曰案此士方旅酌而大夫降則爵止不行公辭而大夫復升士乃終旅無算樂升歌闋合無數也取 **疏**正義曰注云其樂章亦然者於上也無算樂歡而已其樂章亦然 **疏**明所用者不但鄉樂已也

右燕末無算爵無算樂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閭

人為大燭于門外宵夜也燭燠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為位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闈人為大燭于門外唐石經無大字案大射亦無大字注云宵夜也者歐陽氏修曰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

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盛氏曰燕禮行於朝退之後而賓主獻酢之節又繁不繼以火則不能盡歡故詩與

禮皆有夜飲之事若飲於臣家則不可春秋傳載齊敬仲飲桓公酒而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是也云燭燹也者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燹鄭注未燹曰燹但在地曰燎執之云燭詩庭燎之光傳云庭燎大燹也箋云於庭設大燹周禮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燹庭燎故書墳爲贄鄭司農曰贄燹麻燹也賈疏云古者未有麻燹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臘燹陳氏奐毛詩傳疏曰賈說非也巷伯傳使執燹放乎日而薪盡是薪蒸與麻蒸皆爲燹庭燎爲大燹亦猶是爾吳氏廷華曰注以燹爲燹疏引少儀抱燹注謂未燹曰燹是燹特燹之未燹者耳此云執燹則已燹矣據司烜疏謂人所執者用荆燹爲之案周禮莖人注引喪禮楚燹證之以楚燹卽契所用灼龜燹謂炬其存火則燹是已灼之炬此注以燹爲燹亦指已燹者與少儀未燹之說不符據曲禮注云古未有燹以大炬照夜此疏亦謂古無麻燹而用荆燹則燹當如莖氏燹契蓋樵薪之樵卽木耳彼疏謂鄭音爲爵取莊子燹火之義瑩瑩然也荆燹爲可然之木未燹則爲木其名曰燹已燹則爲燹此注以燹爲燹蓋推其未燹者言之要知燹與大燹皆是荆燹之已燹者但大小有別耳至大燹庭燎之分據此經大燹在庭則門內亦曰大燹不必曰庭燎矣余謂諸經多言執燹不聞有執庭燎者大約燹可執燎不可執司烜墳燹可執之燹也庭燎不可執之燹也在庭故稱庭詩及司烜庭燎是也若在門則亦稱門閭人門燎是也則司烜注門內門外之說固不足憑毛鄭詩說亦有未盡也釋官曰先鄭注周禮云庶子宿衛之官周禮宮正職云國有故則令宿後鄭注引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是諸侯之庶子掌宿衛與宮正同此經云執燹于阼階上周禮諸子職無執燹之文宮正職曰宮中廟中則執燹然則諸侯兼官庶子又兼周禮宮正之職與云甸人掌共薪

蒸者釋官曰左傳云甸設庭燎是執燭于庭其職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國語甸人積薪章注甸人掌薪蒸之官

與注合云闈人門人也者釋官曰周禮闈人職曰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凡賓客亦如之闈人所掌同鄭注周禮云闈人司昏晨以啓

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春秋闈弒吳子餘祭公羊以為近刑人賓醉左傳鬻拳自刑楚人以為大闈是諸侯闈人亦使刑人為之也

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疏**正義曰郝氏曰賓醉燕以醉為節

也盛氏曰詩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又曰醉眾謂以賓為節也取薦脯榮君惠而不出是謂伐德故賓出必以醉為節也

節也凡夏以**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遂出**必賜鐘人鐘人掌以鐘

鍾鼓奏之明雖醉不忘禮古文賜作錫**疏**正義曰注云必賜鐘人鐘人掌以鐘

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諸侯鐘人所掌同云今奏陔以節己用賜

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者叔氏曰此非擊鐘以奏陔之鐘人乃其

黨之在旅食之位者先立於此因過而賜之以其同事也方氏苞曰

工笙並受獻不宜獨遺於金奏故賓以薦脯賜之九夏皆以鐘鼓奏

而所賜惟鐘人以罇師掌金奏之鼓別無鼓人也賓及門內雷則奏

陔者尚未離庭中之位所受特其黨之立于門內者耳蓋以為禮也非飲食之道也一人受則與眾同之矣又云凡薦之實皆不舉則既徹府史胥徒皆取分焉故以賓脯賜鐘人見其凡焦氏以恕曰賓出

一說也鐘人設有從者相之賓過而予之以賜鐘人如叔氏所擬又

不具說耳胡氏肇昕曰此不過言以薦脯賜掌鐘鼓奏九夏者耳言鐘人以概其餘也不然奏九夏者非獨一鐘人賓何爲獨用賜脯以報之敖氏擬議過拘焦氏尤爲詞費古文賜作錫者胡氏承瑛曰案賜正字錫段借字

送賓禮訖疏正義曰敖氏曰公與其臣燕而不送者以其不爲獻主是臣也疏也若於異國之臣雖不爲正賓君雖不爲獻主猶送之

郝氏曰賓本臣始無迎終亦無送也凌氏釋例曰凡君與臣行禮皆不送燕禮大射儀賓出公不送覲禮侯氏出經不送天子尊故不送

也是臣與君行禮皆不送也又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若嘗爲臣者賓出使饋者還其贄于門外考經文但云還贄于門外不云送是主

人不送也士見于大夫賓退送再拜是賓主之禮此嘗爲臣者不送則君臣之禮也又君賜之食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

辭退下比及門三辭注不敢辭其降於己太崇不敢當也下亦降也疏云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大夫大臣中尊者亦得辭降

也竊謂燕禮大射賓入不迎及庭公但降一等揖之然則賓出不送公亦當降一等揖之此經之賜食亦是燕類經云君降送之蓋亦降

一等與敖氏曰送之亦當至門又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其說皆非也經云三辭

卽終辭也終不敢當君之降及門指大夫而言非君送至門也君但降而已不送至門證以燕禮大射則禮之通例明矣又士昏禮親迎

賓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注主人不降送禮不參此因婿與女行禮故女父不送非君臣之禮也

右燕畢賓出

公與客燕謂四方疏正義曰賈疏云此下論與異國臣將燕使卿大之使者疏夫就館戒客之辭事但燕異國卿大夫與臣子

同唯戒賓為異故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

於禮未特見之也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以其爵寡鮮也猶言少德

使某也以請謙也腆善也上介出請入告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

不腆酒正義曰注云禮使人各以其爵者公食大夫云使大夫戒

無之各以其爵是也云上介出請入告者亦約公食大夫之文

云腆善也又云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者胡氏承珙

曰腆正字殄古文段借字詩新臺籛條不殄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

與此訓同毛詩古文段殄為腆與禮經古文亦同胡氏肇昕曰此鄭

參合古今文而酌用之也古文作殄段借字故從今文作腆今文無

之文不備故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上介

從古文有之主國使者辭也私謂獨受恩厚也君無所為辱賜於使臣謙不敢當也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注謂獨受恩厚也

受徐本作有集釋通解俱作受謙不敢當也敢誤作告云私謂獨

受恩厚也者李氏微之曰私之言屬也謙詞也春秋傳載叔孫穆子

之言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茅夷鴻告吳人之言曰

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此可見矣敖氏曰客

自謙不敢以敵國之使自處故云然云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者謂

聞命怖懼用勢直決之辭也褚氏寅亮曰或晉使聘于邾滕豈有反

自稱其君為私屬之謂敖氏同誤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

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重傳命固如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使者重

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於是出見

主國使者辭以見

許為得命今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使者三請而客許之今文無使文無使某疏某鄭不從者無使某則文不備且上兩請皆有使某

也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

君命君貶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賜也猶愛也敢拜賜命從使者拜

君之賜命猶疏正義曰此賓對使者之辭也敖氏曰賓既對遂再謙不必辭也疏拜稽首所謂拜賜命也於是大夫還賓遂從之

右公與客燕

記

燕朝服于寢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曰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鞞白履也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

禮玄端而衣皮疏正義曰注云謂冠玄端緇帶素鞞白履也者此言弁服與禮異也疏朝服據士冠禮之文敖氏曰朝服兼君臣而言也

玄端玄冠素裳緇帶素鞞白履士之朝服也大夫冠衣之屬皆與士同惟雜帶以玄黃為異若人君則又朱服帶也其餘亦與士同玉藻

曰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黃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是其異也云燕於路寢相親昵也者燕以娛賓取其和樂故饗於廟而燕則

於寢相親昵之義也引漢法者見所服者與經所言或異也吳氏廷華曰據士冠禮素裳白履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履也案特

牲記朝服玄冠緇帶緇辟可見朝服鞞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為玄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履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履非也

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此節經注今本並其人與為禮也疏脫經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氏敖氏俱

有注徐本集釋楊氏亨于門外東方亨于門外東方臣所掌也**疏**正義曰賈疏云此俱有通解經注皆無

言于門外鄉飲亨于堂東北不在外者臣禮宜主人親供也敖氏曰門外東方曩所在也故於焉亨之古者寢廟之門外皆有曩吉則在

東凶則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

在西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告饌公即席小臣請執纂請羞者乃迎賓也

凌氏釋例曰凡燕四方之賓客略如燕其臣之禮**疏**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胥不啻

肺不啻酒其介為賓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

欲以臣禮燕為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胥折俎也不啻啻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

降迎上介以為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獻公既獻苟敬乃饗觚羣臣即位如燕也

作鄉釋文集釋通解楊氏俱作饗陸氏曰或作鄉非案疏亦作鄉然以聘禮記賓為苟敬注考之作饗為是彼注與此注文異義同彼言

饗食此專言饗者春秋僖二十五年左氏傳曰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胥是饗有進醴之事與燕同類故對言之且饗食與燕其事相連

若聘後禮賓自為一事何容相較乎且聘禮注云今文饗皆作鄉則鄉饗古通用此注即作鄉亦當讀為饗不當讀為鄉也今燕又且獻

焉且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宜○李氏如圭曰饗食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既親獻也故燕以介為賓而席賓於諸公之坐以介

為賓而後公可以無親獻也苟敬之席在公之左春秋傳宋公與魯叔孫昭子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右坐者居公之右改禮坐也

不齊啐如卿之禮苟者聊且粗略之意苟敬猶曰殺敬也敖氏曰苟誠也實也苟敬者國君於外臣所燕者之稱號也其類亦猶鄉飲酒之介遵矣此燕主爲賓而設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賓爲苟敬也此席當有加席與食禮者同而東上公與賓既揖讓升公拜至賓答拜公乃揖賓各就其席公降擯者以命命上介爲賓上介禮辭許再拜稽首公答拜上介出公乃升就席擯者納賓皆如羣臣爲賓之禮必以上介爲賓者禮君與臣燕其爲賓者不以公卿而以大夫雖燕異國之臣宜亦如之賓卿也上介大夫也此其不以賓爲賓而以上介爲賓也與阼階之西諸公之位也席苟敬於是皆有齊皆尊異之不齊啐者辟正賓又下記言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此以介爲賓固足以明其卿爲聘使之禮若大夫爲聘使則燕賓其以主國之大夫爲之與盛氏曰苟敬之義敖氏得之而其解以賓爲苟敬以介爲賓之故則非也蓋燕禮輕於饗而外臣與己國之臣又有閒若以聘賓爲燕賓公親獻與則賓意既有所不安且非所以申款曲致殷勤也使宰獻與則與待己國之臣無異又非所以尊賓也於是席之於君側諸公之位不齊不啐其禮似殺於賓而折俎之設又有非己國諸公所得同者則其敬之也不以文而以實矣故以是名之與必以介爲賓者聘禮云于賓壹食再饗介壹食壹饗其與賓行禮之時介每爲賓所厭而不得以伸我敬焉故必特爲介設食饗之禮至燕則合之而以介爲正賓則其所以待介者亦不薄也此其斟酌尊卑豐殺之宜化裁乎賓主君臣之道洵有非聖人不能爲者蓋禮以義起而義由內出孟子所謂庸敬在兄斯頌之敬在鄉人亦此意也豈必卿爲聘使而後以真介爲賓哉褚氏寅亮曰如敖說則反主爲客矣卽以聘使爲賓亦無所嫌但無苟敬之席耳苟敬之席在外臣則聘賓也在本國則諸公也二者之外則無矣若公所與燕者或卿或大夫自各從其本位耳朱子

謂所與燕者雖不為賓亦當如苟敬恐未然倘有諸公位之於何處邪不啻酒則亦不告旨矣胡氏肇昕曰此經苟敬人各為說訖無定論鄭注且假之義郝氏極排之而戴氏震別自為說以為說文苟自急敕也音棘从羊省與苟且字不同近時說經者如翁氏方綱陳氏壽祺洪氏頤煊等皆從其說而王尚書經義述聞則云敖氏戴氏之說皆非也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賓主敬也是主人於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為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恭敬故謂之苟敬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為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為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義命為苟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若訓為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矣非經意也胡氏肇昕曰此解推求經注之義與情事恰合蓋賓席於諸公之位其禮已殺其敬亦殺與鄉飲酒之尊者相等飲酒之禮尊者不齊肺不啻酒此注云不齊啻似若尊者然也尊者即尊者謂此賓似若尊者然也戴氏以說文苟字說之義雖新而與經不合敖氏之說亦牽強至方氏苟謂苟當作者則益穿鑿矣張氏爾岐曰苟敬者坐近君側而簡於禮儀無膳尊無膳爵降尊以疑於苟矣實則敬之故立以為名是也

曰注云降尊以就卑者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本於此李氏如圭曰不自尊別於外臣敖氏曰膳尊瓦大也膳爵象觶也所燕者非己臣子故不宜自異然則尊篚之數皆減矣張氏爾岐曰欲敬異國之賓故不自殊異也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

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

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今文無則下無燕

疏正義曰注君但以大夫爲

賓者校勘記曰但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恆與單疏述注合陳本誤作恒○賈疏云此謂與己臣子燕法朱子曰公所與燕者雖不爲

賓亦當如異國之賓爲苟敬也敖氏曰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者嫌爲賓或當以所燕者也公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者嫌爲賓者或當

降於所燕者一等等如上例也必以大夫爲賓者賓位於堂且與君爲禮宜用稍尊者也不以公卿爲之者以其太尊於主人故也盛氏曰

不以公卿爲賓自是明嫌之義敖云以其太尊於主人似曲賓爲苟敬唯燕四方聘客則然若己國之臣各有位次阼階西北面之位非

諸公莫敢居也朱子之說亦未能以爲然注引公父文伯者事見魯語今文無則下無燕鄭不從者以其文不備故從古文也吳氏廷

華曰聘禮上介鄭注以爲大夫則上介爲賓即大夫爲賓也方氏苞曰賈疏云不以公卿爲賓者恐逼君古者五十方爲大夫累日積久

以至孤卿年必過者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亦量其筋力難勝畏逼則聘賓之受饗本國公卿之禮食君親與爲賓主之禮又何以不畏逼

乎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尊君也膳**疏**正義曰敖氏曰經但云請

見其爵故明記之注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者盛氏曰士上士也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凡位於西方者皆是膳宰即周禮膳夫也膳夫

上士則膳宰非上士明矣故注云膳宰卑於士釋官曰天子膳夫有上士中士下士諸侯之膳宰以中士爲長亦當有下士爲之佐小膳

宰蓋下士之屬經不見羞膳者與執冪者之爵故記特著其爲士羞膳者即膳宰以下云羞卿者小膳宰參之可見羞膳有常職而執冪

者無常職故經特言命執冪者而不言命羞膳者下文薦司正射人及執冪而不及羞膳者正以其膳宰故不自薦又下主人亦膳宰得

儀禮正義十一
三中華書局聚

薦者以其為主人異之褚氏寅亮曰惟薦則公以士賓以膳宰以見
等差至設折俎則同以膳宰矣此言羞膳者士而不別言羞賓之人
則亦同君而以士可知下文云凡薦與羞者小膳宰
也言凡見自賓而外卿大夫同豈專指大夫以下乎羞卿者小膳宰

也膳宰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以經不辨其人故記者指言之
佐也注云膳宰之佐也者方氏苞曰特著小膳宰明羞膳與

賓者皆膳宰正也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

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鍾鐃

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疏正義曰叔氏曰君
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與臣燕不以樂納

賓常禮也其或於此用樂者在君所欲耳及庭而奏肆夏尊賓也未
卒爵而樂闋辟君也必於此而樂闋者亦以其為獻禮一節之終也

公受爵而奏以其獻禮始於此也卒爵乃闋獻禮之終也此蓋以樂
與其禮相為終始亦足以見尊君之義矣盛氏曰以樂納賓亦謂與

四方之賓燕也賓即其上介也聘賓為苟敬公迎之于大門內而不
以樂其介為賓則亦賓者納之及庭公降一等揖之而以樂所以寵

異之也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非蓋卿大夫有王事
之勞是公所與燕者也賓則他大夫也既不以所與燕者為賓何取

乎納賓之時而奏此樂以尊之乎肆夏逸詩也周禮大司樂職云尸
出入則令奏肆夏又鐘師職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與此名雖

同而音節必異若皆頌之族類必非諸侯所敢用且彼是迎尸送尸
之樂歌而王出入於大寢亦用以為行節燕禮納賓於義何取鄭即

以金奏釋此亦誤拜酒謂賓既啐酒而拜告旨之時也闋止也樂終
曰闋必於此時樂闋者升堂而樂闋則嫌於兩君相見也卒爵而樂

闕則嫌於獻公也故以是為節與獻公亦以樂因賓也賓於獻時樂未闕獻公若否則非尊君之義矣卒爵乃闕明此樂為獻而奏也金氏鶯曰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即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殊禮謂燕他國大夫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為使臣不敢與聞蓋諸侯燕聘賓唯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外傳謂金奏肆夏繁渴渠肆夏其一繁渴其二渠其三以肆夏統之故曰肆夏之三猶文王大明縣三篇稱文王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稱鹿鳴之三也又樂闕亦有異記言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是賓未卒爵也郊特牲言卒爵而樂闕當兼賓主言蓋諸侯為賓其禮宜隆故樂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新宮小雅逸篇也管闕必待卒爵也

疏正義曰敖氏曰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是也凡升歌皆歌三篇不止一篇而已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大射儀曰大師

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足以明之矣舊說謂管如籥而小併兩而吹之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也於歌與管但言篇名於笙言三成文互見也褚氏寅亮曰此見納賓以樂之異於常燕也常燕則工歌鹿鳴之三而笙奏南陔三詩此則升歌同而堂所奏之詩所用之器不同故別言之考周官笙師管笙等皆用其所掌則管奏亦屬笙師故笙入取下管之文管指器笙指職一也若謂管新宮後而始入則吹管者何人三成者何詩俱不可通周公時已有新宮其非斯干可知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有辭可知故注云小雅逸篇吳氏廷華曰或謂新宮乃宮之子聲以之奏南陔白華華黍也將終則和以笙而樂成江氏筠曰經言升歌者四而文有不同此經與鄉飲酒禮皆云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射云乃歌鹿鳴三終此記云升歌鹿鳴於此無注於大射則謂歌鹿鳴三終

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叔氏於此云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是也於大射云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而其義曰工歌三終則益可見矣案叔正鄭之失明矣然鄭於大射與叔說異其於此記當與叔說同蓋其所以無注者以記所用之篇數與經不殊注已詳於經則於此不言可知也知鄭意如此者鄭謂大射不歌下二篇略於勞苦與諮事耳此無射事本於樂不略又鄭謂所燕為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而四牡皇皇者華一為勞使臣之詩一為遣使臣之詩鄭論用此二詩之義於四牡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實也於皇皇者華云采其更自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則以用之於賓較諸經所燕之賓尤於事情為切合有不三詩並用者乎此記視大射儀並少三終二字而鄭猶不得岐經記而言而反於彼為異說則即鄭之於此足以正彼注之非又即此記之文足以明彼文之義矣注云新宮小雅逸篇也者李氏如圭曰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即斯干之詩江氏筠曰樂賓有笙歌闋合四節四節之外別有下管輕言下管者二此記下管新宮大射乃管新宮三終是也此記樂共四節始升歌次下管次笙入次合樂疏則管笙為一節云笙入三成者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也大射升歌後惟下管一節而別無笙入文注云笙從工而入吹籥以播新宮之樂也叔氏謂管與笙入為二於此云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笙入三成者奏南陔白華華黍也於大射云文承大師少師降立之下明是降者管之春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是也案叔說是也蓋大射乃管新宮上云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考鄉射禮工之遷樂在司馬命張侯命倚旌後今何以司正猶未立而即行遷樂于下是明為管故而降堂早也其下云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坵之

東南西面北上坐考鄉射禮工于降時卽就阼階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今何以先立西縣鼓北至卒管而後遷于東是明爲管故而就位遲也又旣管後經不云獻注以爲略下樂通考全經凡工於就事訖無不得獻者此燕與鄉飲升歌獻工笙奏獻笙鄉射唯有合樂笙工並爲亦俱有獻惟得獻訖而後就事者其於事訖之時則不復重獻故此燕與鄉飲閉合不獻然則卽經之不云獻而管者之卽爲大師益明矣蓋自來於下字俱以地言鄭意以此下管之下爲笙入堂下之下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下匏竹在下匏指笙竹指管義非無據然就此記文案之於歌言升於管言下於笙言入則所謂下者明是指人言之謂下堂而非堂下也又仲尼燕居云下而管象益可明

遂合鄉樂

鄉樂周南召南六篇言遂者不闕也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不闕歌教矣

故於此殺之與獻時不奏肆夏則不下管乃有闕盛氏曰燕樂只四節謂歌笙闕合也此則有管而無闕亦取合四節之數與褚氏寅亮

曰此無闕歌亦異常燕若舞則勺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經云遂明不用闕之意若舞則勺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

爾公允師旣合鄉樂萬舞而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大武武誤作舞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

三篇而但歌鹿鳴下管不奏南陔白華華黍而管新宮不用闕歌笙入三終而遂合鄉樂又或爲之舞而歌勺以爲節皆與常燕異初旣

以樂納之及作正樂又有此異節以其有王事之勞故特異之也盛氏曰張說歌管之法與敎異當以敎爲正注云勺頌篇告成大武

之樂歌也者周頌酌篇序文鄭以勺卽酌也云旣合鄉樂萬舞而奏之者賈疏引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于舞也謂秉干以奏勺詩也

盛氏曰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女也疏家謂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然則勺蓋文舞之小者故燕禮

得用之朱子詩集傳云萬者舞之總名武用于威文用羽籥是舞勺

當用羽籥疏引公羊傳以為于舞蓋非先儒以象為維清勺為酌皆

用頌之篇而舞時歌以為節今亦相承解之然未見其必然也

惟公與賓有俎主於燕其餘疏曰校

勘記曰惟徐本作唯單疏通解俱作惟案諸本惟唯錯出不悉校

注云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者李氏如圭曰大射公卿皆有俎

曰經文已明記復言之者嫌所與燕者或當有俎如異國之賓然也

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釋此辭不

取必疏正義曰敖氏曰奏進也命謂君受與否之命注云授公釋

受之疏此辭不敢必受之者賈疏云謂主人獻公賓媵解于公雖非

獻亦釋此辭也盛氏曰主人親授公爵故釋此辭二大夫及賓

媵解皆奠于薦南示不敢必君舉之意無庸釋此辭也疏誤

凡公凡公所辭拜下也栗階猶歷階凡升階兩足並一

聲相近郝氏曰凡公所辭拜下也栗階猶歷階凡升階兩足並一

級更進曰拾一足一級曰歷張氏爾岐曰辭者辭其拜下命之升也

凡栗階不過二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疏正義曰賈疏云凡堂

者庫而少案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

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階以此推之

則一尺為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

階可知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

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

步也故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

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即聚足也天子以下皆

留上等為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雜記

云主人之升降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檀弓云杜賈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辟靈公蹠階而走是也敖氏曰凡凡公所辭者也不過二等明雖急趨君命猶有節也二等階之上二等也以諸侯七等之階言之則至五等左右足乃各一發盡階則復聚足然後升堂堂凌氏釋例曰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連步是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于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惟此二節平敵升階經不云連步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頭首也若疏所云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敖氏曰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蹠階栗與歷聲相近竊謂歷階當卽是栗階疏不必強生分別若趙盾蹠階疑非行禮常法敖氏乃以下階當之似未可從蓋禮經降階無君辭之事也又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此言練祥及虞附之祭考士虞禮升降本不散等以有兄弟之戚故鄭云略威儀也以栗階爲略與燕禮不同經義聞斯錄曰案注意將至堂二等乃栗階其下如天子堂九尺階九等則七等以下仍連步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則五等以下仍連步故云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考古人升堂止二法曲禮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尋常之法若急趨君命則栗階栗猶歷也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足不相併閱歷而上故曰栗階但不得超越而過故曰不過二等也疏謂升降有四種非也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擯者阼階下告於羣臣必請疏正義曰敖氏曰凡凡四舉旅之禮請於擯者侍臣者不專惠也侍飲之臣也其禮見大射儀注云既拜謂自酌升

拜時也者張氏爾岐曰賓受公虛爵自酌升拜
公答拜於是時請之擯者已下約大射之文
凡薦與羞者小膳宰

也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
者小膳宰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凡薦與羞
者通解無與字注小膳宰宰

下徐本集釋通解俱有者字案有者字與疏引注合
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者敖氏

曰謂於大夫以下者也上言羞卿者小膳宰者釋經文也此無所釋
故并薦言之文法宜然也然則經言羞膳羞卿之類亦并薦言之明

矣盛氏曰經云羞庶羞不言其人故記著之凡凡公賓卿大夫也士
以下無羞薦進也與猶以也或曰衍文羞庶羞也謂以庶羞進者皆

小膳宰也獻禮重故薦脯醢者異之脫屨升坐以後禮益殺故薦庶
羞者同之觀此則經記中所謂羞膳羞卿者皆專指薦脯醢言之明

矣經於賓云膳宰薦脯醢于公云士薦脯醢記亦云羞膳者士士尊
於膳宰也於卿之薦經不言其人而記著之曰羞卿者小膳宰也小

膳宰卑於膳宰也經於主人云胥薦胥又卑於小膳宰也於大夫以
下皆不言薦之之人記亦不著之者以胥是最卑主人既用胥則薦

在主人之後者可知也薦脯醢者尊卑之差如此釋官曰上言羞卿
者小膳宰所以別于賓見羞賓與君者皆膳宰也此復言凡薦與羞

者小膳宰又推而廣之有內羞謂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見大夫以下與卿同也疏正義曰敖

即房中之羞也祭禮尊者之庶羞內羞同時進之注云羞豆之實
醢食糝食者周官醢人文羞籩之實糗餌粉飧者籩人文敖氏曰注

以周官醢人籩人職所言羞豆羞籩之實為此內羞禮恐或然但未
必其皆用之也郝氏曰內羞自中饋女工出者外庖所煎和曰庶羞

盛氏曰周禮籩人醢人皆以奄
及女奴爲之此郝說之所本也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

就物君尊疏正義曰敖氏曰言與射則小臣以巾授矢稍屬君尊不疏

正義曰敖氏曰稍屬者稍與發矢時相連續也每於將發之節則授之郝氏曰稍屬四矢稍稍連屬不絕以授君也張氏爾岐曰稍屬者

發一矢復授一矢也盛氏曰稍猶漸也屬猶付也稍屬謂以四矢稍稍付公不并授也張說得之蓋以下記及大射儀考之公既發一矢

必使人執弓以俟其耦耦亦一發而不以樂志辟不疏正義曰敖氏

后公再發則以為接續而授者誤矣敏也疏曰古文志識

通不以樂志者言其每發不以樂之節為識而必欲應之也此亦優君也盛氏曰不以樂志者謂雖不與鼓節相應亦得釋算也凡射者

不鼓不釋而君獨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侯復發也不使疏正

否所以優之也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大射正燕射輕疏義

曰敖氏曰受弓以授弓人蓋卒射之事也記於既發言之未詳其或有脫文與郝氏曰凡射侯同耦揖降發畢弓猶在手惟君既發小臣

即受弓以授弓人不俟同耦也盛氏曰大射儀云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侯拾發以將乘矢此以弓人代大射正之役故注云燕射輕也

必由小臣授之者弓人疎且賤不敢親受之於君也然則其授弓也亦小臣受之於弓人以授弓與每發必使人執弓而侯亦君禮之異

者也敖疑此有脫文非既發發一矢也郝以為發畢亦非釋官曰弓人注疏未詳其職以周禮繕人考之疑即其官繕人職云掌王之用

弓弩矢箛矰戈扶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注贊授之受之疏案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焉者大僕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諸侯以小臣當大僕之官此云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故知上射退弓人即周禮繕人考工記有弓人為弓不預射事與此別也

于物一筈既發則荅君而侯對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答對徐本集

對釋俱有此注通解無各本並脫

中華書局聚

注云答對者張氏爾岐曰面鄉君也若飲君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疏正義

曰賈疏云夾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為夾爵胡氏肇

文燕上當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纁襦疏正義曰鄉射大夫與士射

亦有如字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厭於君疏則袒纁襦此對君則肉袒

於君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

酬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賓疏正義曰注謂公卿者酌之校勘記

降洗升媵解於公答恩惠也疏曰卿諸本俱作鄉唯嚴鍾楊氏與

此同酌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酬案此本雖作鄉而仍載許亮反

之音明係鄉字偶失校耳○敖氏曰賓謂介為賓者也執爵似指鄉

之媵解者而言贊猶佐也盛氏曰賓媵解于公之時則釋此辭也吳

氏廷華曰不敢斥言媵解于公故謂贊執爵者蓋若執爵者媵公而

賓贊之耳注云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者張氏相者對曰吾子無

爾岐曰賓媵爵在坐燕之後故云事賓之禮殺也

疏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正義

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

如燕媵觚則又夾爵也

正義曰鄉射大夫與士射

則袒纁襦此對君則肉袒

受賜謂

公卿者酌之校勘記

嚴鍾楊氏與

仍載許亮反

執爵似指鄉

之媵解者而言

贊猶佐也盛氏曰

賓媵解于公之時

則釋此辭也吳氏

相者對曰吾子無

爾岐曰賓媵爵在坐

燕之後故云事賓之

禮殺也

正義曰

敖氏曰

賓謂介

為賓者

也執爵

似指鄉

之媵解

者而言

贊猶佐

也盛氏曰

賓媵解

于公之

時則釋

此辭也

吳氏廷華

曰不敢

斥言媵

解于公

故謂贊

執爵者

蓋若執

爵者媵

公而

賓贊之耳

注云至

燕主人

事賓之

禮殺者

張氏

相者對

曰吾子

無

爾岐曰

賓媵爵

在坐燕

之後故

云事賓

之禮殺

也

正義曰

敖氏曰

賓謂介

為賓者

也執爵

似指鄉

之媵解

者而言

贊猶佐

也盛氏曰

賓媵解

于公之

時則釋

此辭也

吳氏廷華

曰不敢

斥言媵

解于公

故謂贊

執爵者

蓋若執

爵者媵

公而

賓贊之

耳

注云至

燕主人

事賓之

禮殺者

張氏

相者對

曰吾子

無

爾岐曰

賓媵爵

在坐燕

之後故

云事賓

之禮殺

也

正義曰

敖氏曰

賓謂介

為賓者

也執爵

似指鄉

之媵解

者而言

贊猶佐

也盛氏曰

賓媵解

于公之

時則釋

此辭也

吳氏廷華

曰不敢

斥言媵

解于公

故謂贊

執爵者

蓋若執

爵者媵

公而

賓贊之

耳

注云至

燕主人

事賓之

禮殺者

張氏

相者對

曰吾子

無

爾岐曰

賓媵爵

在坐燕

之後故

云事賓

之禮殺

也

正義曰

敖氏曰

賓謂介

為賓者

也執爵

似指鄉

之媵解

者而言

贊猶佐

也盛氏曰

賓媵解

于公之

時則釋

此辭也

吳氏廷華

曰不敢

斥言媵

解于公

故謂贊

執爵者

蓋若執

爵者媵

公而

賓贊之

耳

注云至

燕主人

事賓之

禮殺者

張氏

相者對

曰吾子

無

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爲樂也。叔氏云：奏之于房，故云房中之樂。蓋別於堂上、堂下之樂也。郝氏曰：房中之樂，所謂繚樂也。無鐘鼓而有管弦，奏之房中。詩云：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周禮：春官：旌人掌散樂，賓客以舞。其燕樂，卽房中之樂也。又曰：席中之樂，繫之末，簡其非。盡雅樂可知。鄭必以二南當之，亦非也。張氏爾岐曰：疏云：承上文與四方之賓，燕乃有之。愚謂常燕有無算樂，恐亦未必不有也。盛氏曰：鄭氏樵云：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然則作樂以行禮，舍風雅頌莫由也。頌爲郊廟祭祀之樂，歌大雅之體，亦肅穆宏達諸侯以下用者鮮焉。其上下通用者，不過小雅鹿鳴、南陔以下十二詩及二南耳。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非是則不免於僭也。淇露彤弓亦屬小雅，而諸侯歌以燕客，猶取譏焉。矧其他乎？燕禮升歌笙閒，以小雅合以二南。若以樂納賓，升歌管笙以二南亦合以二南。以是差之，則房中之樂，其爲二南無疑也。程子曰：二南之詩爲教于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而謂之正風。朱子亦謂周公制禮作樂，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箎瑟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其旨蓋深遠矣。郝氏乃謂其非盡雅樂，是以後世之黃帳外樂，疑聖人也。何其陋哉！至其用鐘磬與否，則先儒之說各有異同。今又後之數千載音樂久失傳，將何以定其孰非而孰是？然以義推之，則康成王肅之論亦未可盡非也。蓋古者樂縣之制，必視其人以爲之。等是故天子諸侯鐘磬，鑄俱有大夫以下無鑄。諸侯之士又無鐘，其御大夫之有金石，以待有功而後賜之。誠以樂主乎散而地道尚靜，故也。后夫人之德尤以幽閒貞靜爲主，其於

金石之樂似非所宜一也樂之設也各有其地歌者在堂鐘鼓在庭皆一定之謂毋相亂也此樂奏之于房房非設琴瑟在堂鐘鼓在庭皆一定之謂毋相亂也此樂奏之于房房非設縣之所二也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已漢書亦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然則漢之安世卽房中之遺響也史臣但云備其簫管而不及其他此亦無鐘磬之一證矣或謂安世房中歌有二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廷何以知其無鐘磬邪曰安世樂蓋用之於禱祠此特序其祭祀之時張此樂縣耳非謂歌此詩者必奏此樂也且其言曰樂充宮庭則又可見其宮縣之在庭而不在房矣然則周禮所謂燕樂鄭卽以房中之樂釋之何邪曰燕樂有鐘磬有舞教於磬師掌於旄人皆謂在庭之樂非房中也特是祭祀賓客之時房中之弦歌既作則在庭之樂皆應之而舞者亦取節於是焉猶合鄉樂之意也以其因燕而作故皆謂之燕樂燕之爲樂也既有在庭之樂又有房中之樂其羞也既有庭羞而又有內羞此可以見君之厚其臣者蓋有加而無已矣內羞與房中之樂皆不見於經而記著之以其爲禮樂之小者也且云有者見其出於君之加厚非常典也關雎之卒章曰鐘鼓樂之者詩人以旣得淑女而狀其懽欣和悅之意耳先儒以朝廷贄見之際釋之是已若援以爲房中之樂之證則出於傳會而陳氏取之過矣唐人采蕭統之說去鐘而用磬亦一偏之見也